

前言

长了这么大，她从未离开过纽约市，如今为了一份工作，妮娜却必须只身前往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家——澳洲。但这趟旅程并没有如她希望的顺利，才进入海关，她就发现钱包失窃了；而她的雇主已经去世的消息，更使她首次充满刺激的异国探险，顿时变成了一场梦后

为了筹措足够回美国的旅费，人生地不熟的她，鼓起勇气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到一个深入内陆的牧场上担任伴妇。

除了得面对澳洲的酷热、原始，和各种奇怪的野生动物之外，最令她感到困难的是，她必须博取所陪伴妇人的欢心。并且遵守她的要求——不得爱上她的儿子！

山思不确定自己匆促启用她的决定是否正确？他之所以带她到牧场的理由，表面上是因了替老妈找一个伴妇；然而，他心里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他已深深受到她活泼、迷人的风采所吸引！

他希望她能适应牧场的生活，同时也祈祷老妈能够喜欢她，否则，自己恐怕必须另找借口留住她了……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迥然不同的成长背景，在这片袋鼠跳跃的热情大地上，这两颗炽烈而互相来电的心，将如何跨越巨大的差异鸿沟，而迸出绚丽的爱情火花？

第一章

妮娜·柯尔踏进席德尼海关，但是她的头跟胃感觉起来仿佛她还在“海鹰号”上似的，随着每一道起伏的波浪翻腾、搅拌。

当大批新抵达的乘客，以及来欢迎他们的人涌入，海洋的气味与各种异邦语言袭向她的意识时，她的恶心感也不断上升。她犹豫地跨出一步，一波忧虑的战栗窜过她的脊椎。上帝，她想，就算我在月球，也不可能离故乡更远吧。

妮娜抱着她鼓胀的旅行箱，走向一张长板凳，板凳上坐满了人，只剩下末端的一个空位，她便坐下来。她的手臂沉重得几乎抬不起来，但她还是拉下她的棕色软帽，把它摆在皮箱上，再将皮箱挪到板凳后。她边打量四周，边敞开她的棕色羊毛斗篷，并抚抚她的红铜色的卷发。

妮娜这辈子从未离开过纽约市。如今，她却宛如隔了一大觉，反胃了许久之后，赫然在这里——澳洲的席德尼——醒来。想到这儿，她的心绪就象刮龙卷风那样混乱。

她昂起下巴。她即将面对她的新雇主——艾咪·文司洛——最好别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她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排身穿制服的司机举在手中摇晃的牌子上，看看那些牌子上有没有她的名字。

兴奋的感觉和晕船的感觉在她体内拔河。她舔舔干燥的嘴唇，挂上微笑，逐一阅读那些牌子。没有柯尔。一定是她遗漏了。她重新更仔细地找一

遍。每当某个牌子随着一位乘客的前去表明身份而被放下后，妮娜的笑容就随之减退一分。兴奋感被重新升起的忧愁取代。

她的手指绞缠着她的手提包的提绳。别慌，想清楚，她命令自己。越过房间，她看到一个身着制服、神情无聊的男人坐在一张柜台后，柜台前排着一串人。也许她应该鼓起勇气，过去排队，等轮到她时，搞不好她已经平静得足以向他寻求协助。“

她试探性地站起来，不料她的头一阵牙眩，她的身子一瘫，向后倒去。

说时迟、那时快，一双强壮的手臂从后头抓住她，并轻轻地扶她回原位。“好了，我的女孩，”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她耳畔说：“你没事吧？”

妮娜掀起沉甸甸的眼皮，望进一对嵌在一张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庞上的湛蓝眸子。

那对眸子烙进她已经够惶惑的心灵，她眨眨眼睛，几乎找不到声音来回答他。

“是的，我……我想我没事。我只是晕眩了一下。我猜这是长期坐船的后遗症。”

他投给她一朵微笑，而它的灿烂、温暖，对她的膝盖产生了某种影响。这股威胁要淹没她的，崭新而奇怪的虚弱感是什么呢？

“确实，对许多人而言，那是一段艰辛的航程。肚子闹革命，对不对？”

“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还想把早餐吐出来？”

妮娜闭上眼睛，双手抱着头。“别提早餐。”

“抱歉。你现在没事了吧，我的女孩？”

“她颤巍巍的吸口气，然后坐直。“是的，当然。麻烦你了，谢谢。”

“一点也不麻烦。”

他在她旁边坐下，一股混合着清新空气与阳光的气味扑向她。经过那番要命的航行，他怎么能闻起来这么好？妮娜既羡慕又嫉妒地想。噢，老天！看到他，让她更痛苦的意识到自己有多邈远。

妮娜无法像一个淑女该做的那样，移开她的视线。她公然打量他，并享受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一种陌生的大胆感觉。他修长结实的身体动作起来俐落、性感，令她联想到猫。

他上身穿着浅蓝色衬衫和饰有须须的皮革背心，衬衫的领口敞开，露出一片黝黑的肌肤和一点沙色的卷曲胸毛。一顶暗咖啡色的帽子吊在他的脖子后，帽沿缀着一串尖尖大大，妮娜怀疑是牙齿的东西。不晓得那么大的尖牙是属于何种动物的？还有，它们怎么会成了他的帽子的镶边？这些疑问令她越来越不安。

妮娜的目光循着他的棕色皮靴，洗得泛白的牛仔裤，来到被牛仔裤紧紧裹着的大腿。

她涨红脸，瞄向他的脸，看看他有没有注意到她的放肆。幸好，他似乎正忙着把一些东西放到板凳后。

由于他靠得非常近，因此，当一绝不听话的玉米色发丝滑落到他额前时，它们刷过她的脸颊，那感觉留在她的脸颊上，久久不消失。他抬起头，她赶忙把视线移高至他的脸。霎时，四周的人潮变双成一种股脱的背景。他朝她眨眨眼，使她本来就热烘烘的脸变得像着火似的那样烧烫。她想，无疑的，她的表情必定是错愕万分。

“抱歉。”他浑厚的嗓音和澄澈的眼神再度穿透她恍惚的意识，一波战栗窜过她的颈背。上帝，他的眼睛就像钻石那样闪闪发亮。

“那不是你的错。”她轻柔地答道。她从未遇过像他这样有扭力男人，所以，她一点也不介意他的头发刷过她的脸颊。

“不，恐怕它是。因为你瞧，我的马鞍似乎压扁了你的软帽。”

“你的什么？”她挺起肩膀。

“我的马鞍。”他拾起她那顶被压扁的帽子，把它交给她。“你的软帽。”

“噢，不。”她喘息道，她的脸上写满震慑。

“怎么啦？也没那么用吧，是不是？”

“恐怕有。我正要去见我的新雇主，我希望自己看起来整齐、端庄。如今我怎么可能……”她一抬眼，乃到他的嘴角牵出一抹有趣的微笑。

他歪着脑袋，问道：“你是美国人，对不对？”

她点点头。拼命忍住想哭的冲动。

不知怎地，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她老是觉得自己很无助，”而她一向讨厌无助的感觉。

“在航程中，我从未看过你。”他追问。

妮娜垂下头，努力想弄好她的软帽，“我很少出来跟人社交。”

他点点头，轻轻地抽走她手中的软帽，用他修长、黝黑的手指迅速地整理它。

“诺，我的女孩，别烦恼了，你的软帽变得跟新的时候一样的好了。”

妮娜几乎认不出那是一顶帽子。她瞪着它，仿佛它是一只昏迷的松鼠似的。她觉得很糟糕，她看起来很糟糕，而现在，她得戴一顶形状象被电击到的松鼠的帽子。这绝非她想给她的新雇主的第一印象。不晓得为了什么，也无力控制，她开始哈哈大笑。

“啊，就是该这样。事情并没有那么精。”他温暖的声音安慰道：“我会赔偿你的损失，你可以买顶新帽子。”

她笑得更厉害了。

他把手伸进牛仔裤后面的口袋，掏出一个扁平的皮夹，流畅地打开它。当他把手探进去时，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掠过他的脸庞。他把皮夹颠倒过来，用力摇晃两下，但是什么也没有掉出来。

“哇，你能相信吗？似乎有人扒了我的钱。”他呵呵笑。“看来你的新帽子得等一等，我的女孩。”

妮娜的笑声变得几近歇斯底里，很快的，他们便笑成一堆。她猛然煞住，并狐疑的盯着他。他对于被扒似乎不怎么生气，他或许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不过现在，她无法相信他所讲的任何一句话。无疑的，他只是个偷渡者，身无分文。而她竟跟他讲话，跟他一起大笑，仿佛他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她的邻居什么的！她几乎可以听见莎迪姑奶奶会怎样数落她。

她看着他一副巨大的黑色马鞍甩到肩上，并注意到马鞍上的银色装饰品。那马鞍看起来很昂贵，不过，一个乘船航行的人为何要带着马鞍呢？搞不好那是他偷来的，她想，除非，当然，他带着一匹马旅行。

这个房间又热又挤，她的前额开始冒汗，而这位迷人男子的靠近——虽然他可能是个贼——更是使她心跳加速。她把手伸进她的手提袋去拿手帕，在紧张中，她无法立刻摸到那方蕾丝手帕，也许她把它放到别的地方……

她的呼吸陡地卡在喉咙里。随着渐增的恐惧，她狂乱地搜索她的手提袋，然后她颓然放下双手，闭上眼睛。

“我的钱包，”她呛到似的说：“它不见了！”

金色的脑袋向前，望进她的手提袋。

“唔，看来我们两个都被扒了。”他再度呵呵笑。“来吧，我的女孩，我们要向海关报失窃案。我会帮你的，这是我至少能做的。我是指，你的软帽和一切。”

妮娜的眼眶开始蓄满泪水，不过她克制住哭泣的冲动。她任他提起她的旅行皮箱，领她走向海关的办公室——起初有点不情愿，但是后来，她完全向她的窘境投降。

也许她不该让一个陌生人接管她的事情，她谨慎思索。毕竟，一个英俊迷人的男子，也可能跟看起来丑陋、邪恶的人一样是个罪犯。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未给她任何威胁感。

她还能怎么办？她别无选择。于是，她边讶异他扛着一堆重物，步履还能如此敏捷，边跟着他越过拥挤的房间。

海关的官员盯着窃案报告上妮娜的名字，抓抓他的黑头发，转向一座竖在他的办公桌后，靠墙而立被隔成几个格子的架柜。“妮娜·柯尔……妮娜·柯尔。我相信这里有一封你的信。”他翻阅一叠纸件。“啊，有了。”他把一封信递给她。

谁会写信给她呢？妮娜纳闷。啊，这可能是文司洛太太留给她的某种指示！这种想法令她精神为之一振。她匆匆把信塞进她的手提袋，跟着那扛着马鞍的大个儿踏出办公室，回到拥挤的房间。

他护送她回到长板凳那边，放下她的皮箱，然后转向她。他站在那儿，瞅着她。有一瞬间，妮娜以为他打算留下来陪她，这个想法使她的脉搏变快。不过这个想法在他用两根手指碰碰帽沿，向她道别时便散去。

“再见了，我的女孩。相信你很快就能遇到你的新雇主。我希望你能拿回你的钱，虽然我自己不敢抱任何一丝希望。祝你在席德尼一切愉快。”语毕，他转身走开，很快的就被人泪吞没。

目送他消失在她的视野外，妮娜的心情变得低沉了些。她做个深呼吸，想振作起来，就在这时，她的肚子发出咕队咕略的声音，提醒她已经有许久没有吃东西。不管艾咪·文司洛的家是什么模样，妮娜相信她家的餐厅，绝不会象“海鹰号”的餐厅那样上下左右地摇晃。

想到她尚未看封信，她将它从手提袋中取出，兴奋的撕开它，开始阅读它的内容。

不！这不可能是真的！她的胃又开始翻腾。……本人遗憾的通知你，文司洛太太在你出发后不久即去世。所以，我们无法联络到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需要你的服务。

敬请谅解，我们十二万分的抱歉。最诚挚的……

妮娜抓着那封信，麻木地坐在那儿，模糊地注意到周遭来来往往的人群。她听见他们的笑声，看到他们互相拥抱。然后，残酷的事实以排山倒海之势袭向她——她距离故乡至少有半个地球那么远，如今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钱，彻底的孤立无援了。

在玛嘉丽客栈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山恩·梅力特望向摆在衣柜上的钟。明天的这个时候，他就在回“火树”的路上了。火树。在那里，他可以呼吸、

活动，再次感受到自由。他伸展一下躺在软绵绵的床上的修长躯体，绽线的被单滑下他赤裸的躯杆。一个金发凌乱的女人从被单下探出头来。

“怎么啦，蜜糖？”她用一种沙哑的声音问：“我做的不对吗？”

山恩调整一下自己被压在她丰满胸脯下的身躯的位置，仰视她麻起的红唇。“啊，丹妮丝，你一向都做对。”

她咧嘴而笑，然后又消失在被单下。丹妮丝急于取悦他，但是上帝，他为何无法专心享受它呢？人人都知道丹妮丝是最棒的妓女，但是今天，今天他却心不在焉。

今天，他觉得这个房间看起来比平常还要悲惨。他闭上眼睛，让丹妮丝发挥她的技巧。那个美国女孩悲翠般的眼睛与红铜色的卷发问进他的脑海，他霍然睁开眼睛。见鬼了！他是吃错了什么药？

丹妮丝发出呻吟。放松，他命令自己，放松，并享受这一切。他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是因为年纪变大什么的吗？不但是最近，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种奇怪的骚动感，而他依旧找不出原因。他厌倦了所有跟他胡搞的女人，却又厌倦孤单一人。

唔，该死！忘掉那莫名其妙的焦躁感，忘掉——海关官员叫她什么来着——妮娜·柯尔。反正他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她，以及那对碧绿色的大眼睛，还有那头红铜般的秀发。

丹妮丝挑逗的双手提醒她还在这里，使他回到现实。山恩灵巧地滑下去。翻到她身上。丹妮丝发出愉悦的呻吟。然后他挺进她体内，拼命冲刺，直到他的精力被发泄掉。

丹妮丝继续在他身下摆动，但他并未像平常那样回应她。等她明白自己是徒劳无功时，她便放弃，开始呼呼大睡。

山恩盯着天花板，静静地躺着。他为何会这样不安？无疑的，他在担心老妈。自从丹尼死后，最近这几年，她在身心两方面的健康状况，都愈来愈不佳。他想替她找个教养良好的伴妇，尤其是如今他是那么的忙于他的牧羊与羊毛事业。家里多个新人，大概可以让老妈的精神振作起来。

他望向有一头白金色长发的丹妮丝，他当然不能带这个女人回家。她不适合当老妈的伴妇。他想像自己把丹妮丝介绍给老妈的景象，开始吃吃窃笑。

唉，要命。他必须承认，他并未很努力的替老妈找个伴妇。老妈太独立、太骄傲，除了一管家她不会承认她还罚要任何人。所以，没有人回应他在报纸上刊登的那则启事也好。

他友善地拍拍丹妮丝的臀部。

“来吧，我的爱人，我请你喝两杯啤酒。不必把大好的光阴浪费在床上，不是吗，嗯？”

他一扬臂，掀开被单，跳下床。他准备要立刻改善他的心情。

丹妮丝翻个身，邀请地伸出双臂，舔舔嘴唇，望向他的下半身。“‘那个’绝对不应该被浪费，我亲爱的男孩。回到这里来，让我教你该如何妥善的运用它。”

“不，你不行，你这个淫荡的小东西。现在，来吧。我口渴死了，需要酒精滋润；我情绪不佳，需要酒精振奋！哈，你听见了没？我变成了一个杀千刀的诗人！”

妮娜战战兢兢地推开玛嘉丽客栈的大门，跨进去。煤气灯光在喧嚣的

前厅明明灭灭，她戒慎地扫视四周，悄悄地带上门——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然后朝角落里的一张高背橡木长椅走去。

她跌坐到椅子上，敞开斗篷，摘下她变形的软帽，撩起浓密的头发，抹去颈背的汗水。三月是澳洲的初秋，但是空气中仍旧残留着暑热。她的衣服是用来抵挡纽约晚冬的寒冷，显然不适合这里。穿着这身厚重的衣服，还要拖一个沉甸甸的皮瓶很快的就把她累坏了。

她把悸痛的头靠着椅背。这一切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她的大探险居然变成了一场梦魇！稍早，她在码头上甚至得到了一项更糟的消息——下一班驶往美国的船要两个月之后才启程，而且它还是好往旧金山的！这么一来，她不但需要买船票的钱，也需要买从旧金山到纽约的火车票钱。刘闭上眼睛，吞下梗在喉咙里的硬块，回到纽约，回到莎迪姑奶奶身边，回到在成衣工厂里担任裁缝女工的那种阴暗、嘈杂的生活，是她最不愿做的事情。

她重读那封信一遍，然后把它塞回她的手提袋，绝望的叹口气。浓郁的咖啡香从远处飘过来，妮娜渴望自己也能喝一杯咖啡。她饿死了，同时，她也俗要上洗手间。她边挥赶在四周嗡嗡飞舞的苍蝇，边沮丧地想道，没有钱，她能住哪里？要如何买食物？

她焦急的打量四周，想找个人来询问女洗手间在哪儿。当发现自己是大厅内唯一的女性时，恐惧抓住她。好几个男人盯着她，他们意味深长的炽热眼神使她不自在的换个姿势。当一波恐慌涌向她时，她想，我应该离开这里。

她的目光落到长椅上一份皱巴巴的报纸上，她飞快拾起它，把它摊开，当做抵挡那些粗鲁视线的盾牌。然后，她的眼光被报纸下方一隅的一个方块栏吸引住。

征求淑女的伴妇。应征者必须受过教育，端庄有礼，能够全神贯注于这份职务，身心健康。有无经验皆可。应征者请于三月十日前至玛嘉丽客栈，与山恩·梅力特联络。

一个主意开始在妮娜疲乏的大脑中盛开。也许她可以在席德尼找到别的工作，赚到足够回美国的钱。兴奋逐渐凌驾忧虑，也许……也许她根本就不必回去。

她将那则启事重读一遍。没错，她何不去应征那份工作？她适合那份工作。毕竟，她不正是来澳洲当淑女的伴妇？如果艾咪·文司洛没有死，此刻她不正是在做淑女的伴妇？

今天是几号？她瞟向柜台后的日历。三月九号。也许那份职位仍然空着。下定决心之后，妮娜迅速站起来，另一波晕眩袭向她，她抓住椅背，以稳住自己，然后，她挪到排在柜台前的那一串衣衫褴褛的男人的后头。她再次意识到许多只眼睛盯在她身上打转儿，不安的感觉包裹着她。她尽量抬头挺胸，直视前方，发誓不让他们看出她的害怕。

然后，令她诸愕的是，那些男人纷纷让出路来，他们有的绽出微笑，有的摘下帽子。

妮娜不懂他们为何突然变得如此绅士，但是她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退自走向柜台，利落地按按柜台铃。

“对不起。”她对着柜台职员的后背，用坚定的语气说。

“有何贵干？”他并未转过身来。

“你能不能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山恩·梅力特先生？”

“不行。”

其他男人兴味盎然地看着她下一步要如何做。妮娜毫不畏缩地踮起脚尖，双肘倚着柜台。所谓狗急跳墙，她可不准备让那个职员粗鲁毁掉她的最后一线希望。

她又按铃。“对不起，你是指不，你不知道他在哪儿？还是不，你不愿告诉我他在哪儿？”

对方依旧没有转过身来。“对，还有，停止按那个该死的铃。”

“别挡着我的路，小姐。”一名水手粗暴地推开她。“威吉，钥匙丢过来！”

那职员转过身来，把一把钥匙交给他，然后跟另一个上前来的人讲话。一大堆手肘不客气地将妮娜推离柜台，她四周全是浑身做发着汗味与鱼腥味的魁梧男人。显然的，他们短暂的绅士风度结束了。妮娜手捂着太阳穴，低下身，挤出人墙。她的头悸痛不已，而且她迫切地需要新鲜空气。

大门被推开，一大票今天大丰收的渔夫兴高采烈地冲进来，也带进来一股充满鱼腥味的冷空气，以及更多的苍蝇。妮娜皱皱鼻子，挥开一只苍蝇。有一瞬间，她考虑要夺门而出，但是，她能去哪儿呢？

“嘿，席拉。”那个形容憔悴的柜台职员越过人群喊道。

妮娜没有转过身去。

“嘿，你，小姑娘。你不是要找山恩·梅力特吗？”

妮娜奋力挤出镇静的微笑，挺直肩膀，慢慢转过身去，她碧绿的眼珠闪闪发光。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她强迫自己用甜甜的语气问。奇怪？那职员怎么会突然改变心意，决定要帮助她了？“没错，我是要找梅力特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但是我的名字不是席拉，而是……”

“她环顾那些依旧色迷迷盯着她的男人，决定还是别说出自己的名字为妙。”

“我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那职员的话里似乎含着一丝讽刺。

当她穿过人群，再度朝柜台迈去时，一片吃吃的窃笑声包围着她。

威吉的斜眼透过挂得低低的眼镜，将她从头打量到脚。

在他的审视下，妮娜不安地挪动一下，但仍保持镇定的态度。“抱歉，我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什么。你看起来不像平常那些姑娘，不过，我猜骨子里你跟其他人没有两样。”

“其他人？”妮娜不解地偏着脑袋。

“其他人？”那职员捏紧嗓门模仿她。然后，他倏地摘下眼镜，凑近她。

“别装得这样天真，小姑娘。你们全都是抱着同一个目的而来的。”

“哦，老天，我就怕那样。我来得太晚了——现在他不会要我了。”

威吉轻蔑地咋咋舌头，瘦小的胸膛抵着柜台，以一种优越姿态俯视她。

“别担心，小姑娘，山恩·梅力特要所有的人！”

妮娜大吃一惊。“你是指，他要的不只一个？”

“这个该死的世界究竟有多少这种货色呢？”

大伙哄堂大笑，笑声差点没把屋顶给震掀了。威吉露出沾沾自喜的微笑，把眼镜戴回去。然后他拿起一叠信，又转过身去。

妮娜皱起眉头。她的衣服粘着汗湿的皮肤，而这个封闭的房间内的各种臭味使她的胃又翻腾了起来。她觉得自己仿佛快窒息似的，于是她鼓起残

存的勇气，再次按按柜台铃。威古继续忽视她。

她挫败地垂下双手，想道；算了，我不想跟他玩比赛谁的意志力强的游戏。无论如何，要求一位淑女的伴妇来这种地方见他的山思·梅力特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妮娜摇摇头，决定自己最好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她开始朝大门走去。

威吉用一种嘲笑语气对她嚷道：“害怕跟别人竞争吗，小姑娘？”

妮娜停下来，手抓紧手提袋，下巴紧绷。她担过身去，凶狠地监对方一眼。“当然不是。我只是想等到他……打发掉其他人的时候。”

那职员咧开嘴，他沾沾自喜的眼神令妮娜咬牙切齿。“哈！说的好，说的好！嗨，小姑娘，如果你想跟其他人竞争，梅力特在酒吧里。”

“你愿意告诉我酒吧在哪儿吗？”妮娜请问。

威古哈哈大笑，胡乱的朝个方向点点头，然后又转过本分那些信件。妮娜懊恼地猛敲柜台铃几下，看到他的肩膀因为受到惊吓而抽搐，才在整屋子的男人的鼓掌、欢呼下迈开步伐。

威吉扭过头来，及时看到她拖着行李和斗篷，毅然地迈向一扇门——然后直接踏进女洗手间。

在幽暗的酒吧内，忧虑重新攫住妮娜。男性的喧哗声，厚重的啤酒杯撞击木桌的声音，一个肥胖的大胡子敲弹一架小钢琴的声音，鱼腥味、烟味、潮湿的羊毛和油布的怪味全混在一块儿，一首脑的向她扑来，令她感到天旋地转。

“你有什么需要吗，女士？”站在长长的吧台末端的壮硕酒保好奇的看着她。

妮娜踌躇地朝他移一步。他的表情染上一些不耐烦。“别这样，女士，我没有一整天的工夫，即使你有。”

“抱歉。”妮娜更走近些，并飞快打量他一眼。

他的白色背心沾满酒渍，露出两条毛茸茸，上头有刺青，肌肉纠结的手臂，他令她想起在纽约码头附近的鱼市场碰到的那种水手。她一向连正眼也不敢去瞧那类人，更别提跟他们说话。在这里，她觉得自己好象随时都会遭遇到新的挑战。这种感觉既刺激又吓人。

“我在找山思·梅力特，”她鼓起勇气，说道：“柜台职员告诉我他……她扫视这个房地间。“在这里”

“梅力特！”酒保大声叫道，吓得妮娜震耳欲聋。“这个席拉要见你！”他朝酒吧间的后头指指。

妮娜期期艾艾地朝他所比的方向踱去，然后扭回头。

“席拉！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或第四次……”

酒保擦拭着玻璃杯，没有理会她。妮娜眯起眼睛，想看穿幽暗的光线与重重的烟雾。

她挤出一丝紧张的微笑，边越过布满尘埃的木头地板，还得边问避一些喝醉的男人伸出的毛手。在酒吧间的最后头，几个穿着挑逗的大胸脯女人围坐着一张圆桌，虽然妮娜还是看出有一个男人坐在圆桌后。他站起来。

“梅力特先生？”

“大声点，我听不到你，小姑娘。”

那低沉的声音似曾相识。但是，怎么可能？

“你是梅力特先生吗？”她重复道，这次较大声了些。

“是谁想知道？”

妮娜几乎想答“没人”，然后逃之夭夭，但是他的声音使她象生根似的定在那儿。

那男人走上前，停在距离她只有几步的地方。妮娜的头微微向后仰，想看清楚他的脸。

“晤，你要找山恩·梅力特，我的女孩，你找到他了，现在，说明你的来意。”

上帝！真的是在海关解救她的那个人！妮娜的心脏狂野地敲击着胸膛。

他双手叉腰，望着她的脸庞，然后他的嘴角缓缓牵出一朵灿烂的笑容，震得她倒退一步。

“哇，这不是我那患难之交吗？一切顺利吗？我的女孩？难道？不！你不可能是来替老麦克工作的吧，对不对？”他将她从头打量到脚，推高帽沿，然后低低的吹声口哨。

“哇，我从未料到。我敢说是那顶软帽给人一种端庄的印象，虽然它几乎报销了，嗯？”

他对妮娜的职业的误解使她涨红脸。或者，他只是在跟她开玩笑？不管怎样，她很庆幸他们站在黑暗中。他无法看清楚她的脸。

她摆出公事公办的姿态。“如果你是山恩·梅力特，我是来应征你在（席德尼前锋报）刊登的那则启事的。那个职位已经有人了吗……”她的视线绕过他的肘弯，然后，一种好玩的心情升起。“或者，你还在……面试？”

山恩·梅力特循着她的视线望去，等他捧回头来，他的笑容变得有点腼腆。

“你是指那些女士？老天，不，小姑娘，她们只是几个帮我打发等待的无聊的朋友。”他歪着头，仔细地又将她打量一番。一抹有趣的金色光芒掠过他的蓝眸。

“你是在吃醋吗，嗯？其实不必。你自己也是个席拉。”

“席拉……为什么人们不断的叫我席拉？我的名字是妮娜·柯尔。另外……另外，我为何要吃醋？”她忿忿不平地问。

梅力特哈哈大笑，妮娜并不讨厌他友善的笑声。“我不知道你为何要吃醋，小姑娘。

还有，席拉不是名字，只是称赞你很漂亮。”

他比比靠近门口的一张桌位。然后对酒保喊道：“给我一杯啤酒，伙伴，给这位小姐一杯威司特。”

他轻轻扶着妮娜的手肘，领她走向那张位。山恩·梅力特恭维她长得漂亮，妮娜心想，不过，他指控她吃醋实在太自以为是。他几乎不认识她，她也几乎不认识他。所以，她何必在乎那些女人？他说她们是什么？寇巴？（译者注：澳洲俗称朋友为 COBBER）？她迷糊的皱起眉头。

山恩点点头。“美国人总是搞不清澳洲话。”

妮娜飞快瞄他一眼。他会读心术吗？如果是这样，她绝对得小心点。

“这很公平。你们有些字我们也搞不清楚，你知道。天晓得我们说的竟是同一种语言呢！”他看到她隔着烟雾，瞪大眼睛盯着他。看来她几乎没听见他所说的话。“对不对，我的女孩？”她摇摇头，一绺卷发被晃到她额前。

“我只是在讲，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话言。”

“是的。”

“对”

山恩扬起一道沙色眉毛，诧异地感觉到自己很高兴能再见到她。他很高兴自己在前锋报刊登了那则启事，很高兴她跑来找他。见鬼了！这表示什么？她不是那种跟这个男人一夜风流，然后又换下个男人的典型，不是吗？她说她是来应征那份工作的。她是认真的？抑或……？

酒保晃过来，打断了山恩的思绪。他“砰”的放下一大杯冒着泡沫的啤酒，使得一些酒液溅到桌上，再故作优雅地在妮娜面前放下一只小巧的高脚酒杯。

“哦，我不要任何……”妮娜开始抗议。现在她终于明白“威司特”是什么意思。

“喝掉它，女士，”酒保粗声命令道：“我刚学会如何听懂这小子的话，而且，我不会为你，或者任何人把酒倒回酒桶的。”他晃回吧台。

“什么……”妮娜一头雾水的望着酒保的背影，然后望向那杯酒。

“美国人，”山恩呵呵笑，“别烦恼，慢慢地习惯吧。”他指向他的杯子，“史吉纳（译者注；SCHOONER）是这种大杯啤酒。”他握住她的酒杯，“这个则是威司特……小杯啤酒。”他将它举向她。“喝喝看，我的女孩！”

“梅力特先生，真的，我不……”

她的手指绕住高脚酒杯，想把它接过来，她的目光落在他们的手指交叠的地方。他几乎是不情愿地抽回他的手指，她边想，这惊奇地看着他一口吞下大半杯的啤酒，他的喉结随着吞咽的动作而上下跳动。

她恢复镇定，说道：“我找你的时候不晓得自己该期待什么，梅力特先生。我是指，这里，在这种……这种地方。”她环顾周遭，再望向他。“然后我认出你是我在海关碰到的那个人。”这样说未免太含蓄了，她想。认出她？她简真是被他震撼得差点昏倒！

“当时你带着一副马鞍。你是牛仔？或者……你不是某个金矿主吧，是不是？”妮娜眯起眼睛，边端详他的表情，边等待他的回答。

在家乡，她听说有许多年轻的女孩来到澳洲，看到报纸刊登征求教师的启事，就前去应征，却不幸落入歹徒手中，被带往澳洲西部，或者卖给矿工当新娘。

妮娜可不希望自己也遭到那种可怕的命运。想到这儿，她的防卫心油然而生。

山恩浑厚的笑声使她回到现实，那声音就象她的斗篷，令她感到温暖、安全。

“金矿主？不。不过牛仔？对，我是个牛仔，我的女孩，我是牛仔。至少，有点类似。不是牧牛，而是牧羊，在NSW的一座牧场。”

“NSW？”

“是的，在新南威尔斯。”（译者注：NSW是新南威尔斯的缩写。）

“澳洲有牧场？”

“对。”他微微偏着头。“你家在美国的哪里，我的女孩？”

“纽约！你住在一座牧场里，不是在席德尼？”妮娜无法掩藏她明显的失望。

“正是如此。”

“你所提供的这份工作也是在那座牧场？”

“对。美丽的土地，”他骄傲地说：“一望无际，不象纽约那样拥挤。我

自己也正要回去，我在外头待得太久了。现在，告诉我你的资历，我们好瞧瞧你是否合适。我还以为我永远也别想找到……”

“噢，梅力特先生，恐怕我……”

他那对蓝眼睛里钢铁般的神情使她煞住，她的心脏“哆、哆”地撞得那样大声，使她几乎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不认为我能去一座——一座牧场。”

“为什么？”他的声音反映出他对她这番荒谬的话的错愕。

“那样就会远离一切文明。这个国家尚未完全开发，我是指罪犯，还有……还有土著……我看不出来自己如何能……”她挣扎着想说出正确的字眼。

“见鬼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山恩火冒三丈。“你以为过去这四、五十年我们在干什么？看着油加利树长高？你的常识实在贫乏得可怜，我的女孩。”

他倏然站起，使他的椅子“嘎”的刮过地板。他喝干他的啤酒，然后倾身凑近她，近到她的脸能感受到他的呼吸。

“看的出来，出了席德尼，你一天也撑不下去。某只疯狂的袋鼠会把你装进它的袋子里，带去某个荒凉的不毛之地，害你永远也回不来。你何不回美国，窝在你那舒适的安全的纽约老家呢？再见，小姐。”

话毕，他戴上帽子，迈出酒吧，酒吧的双扇门在他离去之后，兀自摇晃良久。妮娜感到一阵冷风吹向她的心坎。

漫步于奎街的妮娜，被码头上的各种活动吸引住，那人潮，那一阵阵的海风，席德尼非常像纽约，她吃惊地想道。

她的思绪回到她在家的最后一晚。家。她几乎从未把她和年老的莎迪姑奶奶的那栋公寓想成家，虽然打从她六岁父母双亡之后，她就一直住在那里。妮娜记得那晚她就像往常一样，为她们两人各自泡了杯茶，然后她坐到沙发上，安静地喝她的那杯茶。割破她们两个女人之间的孤寂的，只有时钟规律而单调的滴答声。

终于，莎迪姑奶奶开口了。“唔，你至少可以去问问看那间工厂的条件。”她提出了好最喜欢的一个话题。

莎迪姑奶奶是个老处女，也是妮娜唯一的亲戚。自从妮娜搬来，她就知道对莎迪姑奶奶而言，自己只是个累赘。

“真的，妮娜，你到底有没有大脑？你一向缺乏理智。我敢说，这点是遗传自你的母亲。若是她没有嫁给我侄儿……，很难说她会变成什么样呢。”

“莎迪姑奶奶，如果你有看过那地方，你就能了解为何我无法在那里工作。”妮娜反驳道。起初，她也曾考虑要去那家成衣工厂当裁缝女工，但是，一旦她看到那悲惨的工作环境，她便决定自己无法在那地方待上一秒。“没有任何女人该在那样的地方工作。”

而那里甚至还有童工，那些可怜的小东西。”

莎迪姑奶奶不理睬她的话，继续说：“你以为自己是谁呢？上流社会的小姐？自以为了不起。你拒绝那份工作就是自私，太自私了！你有没有为我想过一次？毕竟，我一直供养你、照顾你，如今该是你回报的时候了。结果你一事无成，二十岁了，也没个结婚的结象。为什么？因为你老是埋首书堆，幻想某种疯狂冒险。没有哪个自重的绅士会愿意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莎迪姑奶奶滔滔不绝地说着，妮娜在心底关闭那声音。她知道自己对家里的经济没有多少贡献，但是自从搬进来的那一刻起，她就扛起了所有清

理、打扫、烹饪、跑腿的工作，再加上照顾莎迪姑奶奶与她在学校的功课，她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她并不缺乏追求者，只是那些年轻人在她看为都太乏味了。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需要刺激，需要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她觉得住在这栋小公寓里，她的人生没有未来可言。而且无论她怎样努力，她都找不到她能够接受的男人，或者适合的工作。偏偏对莎迪姑奶奶而言，任何男人和任何工作都是好的。煮饭的老处女。”那老女人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

妮娜忍住想指出莎迪姑奶奶自己也是个老处女的冲动。

“相信我的话，我知道这些事。你应该接受澳洲的那份职位的，本来今天午夜，你就去乘‘海鹰号’出航的。”

在澳洲流行淘金热的那段时期，艾咪·文司洛——莎迪姑奶奶的一个朋友——便离开纽约，跑去澳洲了。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她写信向莎迪姑奶奶抱怨，在澳洲很难雇到适合当伴妇的年轻女孩。莎迪姑奶奶立刻回了一封信给文司洛太太，说她的侄孙女非常适合那份职位，会搭最近的一班船去澳洲。

妮娜乍听说这件事时，强烈地抗议。当伴妇并非她想做的那种工作，而且去澳洲？老天！那简直是残酷的放逐嘛！更何况，她想，她离开莎迪姑奶奶，只为了跟另外一个跟她一样的老女人泡在一起吗？

“既然你不肯去澳洲，就得去那间工厂。我已经跟厂里的一个负责人谈过你，他们要你明天就去上班。”

“你无权...”

“权利？别跟我谈权利，小姐。你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记得吗？在未来的这一年，我仍旧是你的法定监护人。你继承到的财产——天晓得它是那么的贫乏——已经快要用光了。我既无力也不愿意继续供养你。”

震惊莫名的妮娜强抑泪水。

莎迪姑奶奶放下茶杯，吃力的站起来，拄着拐杖徐徐走向她的卧室。目送那穿着黑衣的背影，妮娜觉得她的心从未这样沉重过。

她机械性地收拾好茶具，便走向她冰冷的卧室，爬上狭窄的小床躺好，一直蓄在她眼眶里的泪水此时终于夺眶而出。

“我但愿自己能尽可能的远离这里”她噪泣道。

不，我永远也办不到，她斥责自己。更何况，我能去哪儿？去某个蛮荒之地，就象.....就象澳洲？她翻个身，把脸埋进枕头，开始嚎陶大哭。

等她哭累了，她才抬起头，坐起来，用手背抹抹脸。

澳洲.....有何不可？澳洲有何不可？它绝对是非常遥远”妮娜绽出微笑，也许这就是她命运中的大探险！

怀着一颗兴奋的心，她跑向衣橱，翻出她母亲的蓝色旅行箱，把衣服塞进去。然后她又把它们统统倒出来，重新筛选她该带的衣物。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她瞄向时钟，离“海鹰号”出航剩下没有多少时间了。

她觉得没有必要吵醒莎迪姑奶奶，草草留了张便条，便将皮箱从窗口丢下去。再小心翼翼地爬防火梯溜出去。整个逃家的过程带给她一种探险和自由的感觉。

如今漫步在席德尼的奎街上，妮娜感到那股探险的欲望又涌向她。她的脚步和她的思绪同时煞住。

一座养羊的牧场能有多糟？她想。小绵羊不是很可爱吗？我不是和一个乖戾的老太婆，在一栋阴暗的公寓里住了将近一辈子吗？这世界上还有任何我无法忍受的情况吗？

她旋过身，快步向玛嘉丽客栈走回去。想到山恩·梅力特有可能在这段空档雇用了别的人，她便开始拔腿狂奔。她气喘如牛地闯进客栈的大厅，直奔柜台。

“还在找山恩·梅力特，小姑娘？”威吉还在当差，他懊恼、权威地瞄她一眼。

“稍早做的还不够，嗯？我一点也不惊讶。”

她并未吞下他的饵，和这种小人讲道理有什么用？“你知道他现在哪儿吗？”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知道。”他继续用鸡毛掸子除去柜台的灰尘。

妮娜叹口气。“你愿意告诉我吗？”

“是的，我会告诉你的。”威吉用他最傲慢的语气说。当他看到她的手坚决地伸向柜台铃，他连忙补充。“他在酒吧里。”

“还在酒吧里？”妮娜大吃一惊。

“你最好快点去。免得他要走了，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呢，完成你想做的事。”他朝她眨眨眼。

妮娜昂起下巴、拍一下柜台铃，然后迅速朝酒吧过去。

她踏进烟雾缭绕、光线昏暗的酒吧，直接朝山恩的桌位走去。他仍然坐在那儿，令她困惑的是，这次依旧有几个女人围绕着他。难道他不会厌倦吗？

“梅力特先生，”她提高音量，以盖过周遭的嘈杂。“如果你牧场的那份工作还没找到人，我要它。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出发。”

“哦……山恩，她要在你的牧场谋一个职位，”一个金发女人促狭道：“在席德尼谋职位如何，嗯，甜心？”

另一个女人咯咯笑。“真是的，丹妮丝，那些职位统统被我们填满了！我不相信还有空缺给象她这样的宝贝，除非是在育婴室里！”

大伙哄堂大笑。两个水手拍拍山恩的肩膀，妮娜感到自己的脸因为愤怒与尴尬而发烫。山恩·梅力特也面露微笑，显然的，他跟其他人一样在嘲笑她，她想到。

她红着脸，转过身，想退出酒吧，并开始纳闷澳洲是否有修道院。那些挪榆的声音尾随着她。

山恩的眸中闪烁着有趣。妮娜·柯尔决定要接受那份工作了。Z为此他感到雀跃不已，而且他明白，自己越上越受到她那对绿色的大眼睛和浓密的红铜色卷发所吸引。他的思绪使他的嘴角浮出微笑，一股奇异的暖流传遍他全身。

看到她转过身去，他马上知道他不能让她离开。“等一下，小姑娘，我还没答复你呢。”他唤住她。

她停下来，挺直肩膀。现在他该怎么办？为了多争取点思考的时间，他站起来，喝光他的啤酒。他想对妮娜说正确的话，但是生平第一次，他的大脑就是不肯合作。该死！

他怎么会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傻瓜？如果他不当心点，他可能会丧失他在女人方面的名声。

“你被雇用了，我的女孩。”山恩放下酒杯，平静地说：“明天清晨在十七号码头跟我会合。千万别迟到。”他坚定地说，希望自己听起来象个严厉雇主。他知道自己这样做多半是要给其他人看的。

“我会准时抵达的，”妮娜屏息说道：“谢谢你。”她转过身离去。

一名醉醺醺、一直在旁边视察的水手伸出手，抓住妮娜的手臂。“唔，这表示你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留给我，美人。让我们来彼此熟悉吧。”他粗声说道。

妮娜扮个鬼脸，斩钉截铁地说：“不谢了。”

“女人总是说不，不过她们从来就不是真心的。”那水手牢牢扣住她的手臂。

“我是真心的！”

妮娜用她的小拳头敲他的胸膛。他抓住她的手腕，开始将她拖向一个角落。她拼命挣扎，在混乱中，她的手提袋掉到地板上，里头的东西撒了出来。

山恩串向前，掰开那名醉汉的手指。“滚开，白痴。”他低吼道。

喝采声与笑闹声盈满整间酒吧，那名肥胖的钢琴手更用力也更快速地敲着键盘。显然的。这群人喜欢看人打架。

那名水手不理睬山恩，又去拉扯妮娜，山恩接连揍他两拳，使他向后跌撞进好几把椅子后，晕了过去。音乐越来越快，夹杂着更多的喝彩。妮娜膝盖一软，跪到地板上，假装忙于收拾她的东西，以掩饰她的恐惧。倘若山恩没情救她，天晓得她会怎样！

山恩跪下去帮忙她，有几次，他们的手指轻轻地擦触到，他注意到她总是飞快地缩回手，仿佛被火烫到似的。

等所有的小东西都被收进她的手提袋，他们一块站起来。山恩猛然想起他们一起被抓的事。他敢说她现在是身无分文。

“你今晚住哪儿，我的……呃，柯尔小姐，对不对？”

她点点头。“我没……我还没找到住的地方。也许我就坐在大厅里……”

“跟我来吧，我的女孩。”山恩挽起她的手臂，领着她走出酒吧，来到柜台。

“威吉，把柯尔小姐的东西放进我的房间，另外，再送一份晚餐上去。

“当然，梅力特先生。”威吉朝他眨眨眼，再投给妮娜意味深长的一瞥。

“哦，不！”妮娜抗议道：“我不能……”

“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山恩打断她的话

“它永远是。”威吉插嘴道。

山恩注视妮娜。“别担心，你的贞操不会受到任何损伤。我今晚会睡在小船上。”

“噢，多么可惜。”威吉吐吐舌头。

山恩射给他严峻的一眼。“威吉，我相信你会好好服侍柯尔小姐。这表示今天晚上，谁都不许打扰她。了解吗？”

“恩。我完全了解，梅力特先生。完全了解。”威吉转向妮娜，彬彬有礼地说：“我相信你会在这儿住得非常愉快的，柯尔小姐。请放心。”

妮娜对这项似乎十分不妥的安排感到极为不安，但她还是接受了它。整夜坐在玛嘉丽客栈的大厅里似乎不太安全，况且，山恩的眼神使她无力抗

拒他。

山恩清过帐单之后，便挽起她白手臂，领她朝楼梯口走去。妮娜停顿一下，扭过身，拍柜台铃最后一下，抛给威吉一朵满足的微笑。便跟着山恩·梅力特一块踏上楼梯。

第二章

黎明时分，妮娜在十七号码头等待着。温暖而雾蒙蒙的早晨表示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正适合展开一个新的生活。

海风迎面吹来，使妮娜的长裙熨贴着她的双腿。她抚平裙子，然后解开她的短外套和锦缎背心的钮扣，她的象牙色、蕾丝、高领衫，完美地烘托着她红通通的脸颊与火红的秀发，如果说妮娜有任何虚荣心，那便是这套衣裳。墨绿色使她的眼散发出翡翠般的光芒，而系在宽大的圆裙上的皮带则更强调出她纤细动腰枝，使她看起来就象她最爱在图书馆内翻萨的法国服饰书里的仕女留那样苗条。

但是气温越来越升高，穿着一层又一层衣服的妮娜也觉得越来越热。她左顾右盼，把码头附近扫描一遍。山恩·梅力特呢？他叫她准时，自己却姗姗来迟！他会不会把她扔在在儿不管了？昨晚只是一场梦吗？还是他真的在允诺要雇用她？她怎么会如此草率的决定跟一个陌生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她边胡思乱想，边绞着手提袋的提绳。他似乎很喜欢跟女人玩游戏，搞不好他真的丢下她跑了。她开始生气。哼！他会发现，他不能跟“这个”女人玩游戏！现在还不算太迟，她还可以在席德尼找别的工作。就在她拎起皮箱想离开码头时，她看到他高大、瘦削的身影，从码头远远的另一端过来。

从绕过行李室的那一刻起，山恩便可以看到在码头上等他的妮娜·柯尔。她好几次东张西望，显然是在搜寻他的身影。他闭上眼睛片刻，希望带她回“火树”的仓卒决定不会使他的生活变成一场灾难。

如果妈不喜欢她，他该拿她怎么办？他睁开眼睛。桃金色的阳光沐浴着她的脸庞，使她红铜色的秀发显得格外耀眼。他肯定自己在她头上看到了红铜色的光晕。一种想法跃入他的大脑：即使妈不喜欢她，他也要想别的办法留住她。

他皱起眉头。老天！他在想什么？他不该欣赏妮娜·柯尔的美丽，这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她是他雇来当妈的伴妇的女孩。如此而已，她最好记住这一点。

蓦然，他看她好像想离开似的。该死！现在他不能失去她！且慢，这是什么意思？呃，他不能失去唯一来应征他刊登的启事的女孩，他迅速纠正自己，并快步朝她走去。

“好了，我们准备好了。”他朗声告诉她。“清那批货花的时间比我预期的要久。”

她跟他并肩走下码头，他们经过一扇油漆的门时，他放慢步伐。“女洗手间在这儿。”

“不，谢谢你。”妮娜试图掩饰她的紧张。她不愿成为山恩·梅力特的负担。她可以等到抵达他家，再私下解决她的需要。

“你确定？”

“确定。”

“我们可是得旅行一段路程哟……”

“我不会有事的。”

“随你。”

他领她朝一辆狭长、漆成黄色的货运马车走去。一个筋肉横生的老人，一直坐在高高的长椅上看他们。他的双手松松的握着缰绳，两匹拉车的红棕色马儿不断地摆头甩尾，显然动飞舞在四周的苍蝇感到很不耐烦。

“嗨，德瑞克！”山恩挥挥手，喊道。

老人咧出一弯大大的微笑，挥挥手。他挑起一道眉毛，端详妮娜，妮娜感到自己从脖子一路红到发根。山恩先扶她上车，然后他自己才跳上车。

“德瑞克，这位是妮娜·柯尔小姐。”

“你好，小姐。”

妮娜微笑，当她在德瑞克旁边坐下时，德瑞克抓抓他皱巴巴的棕色帽子的边缘。等山恩在妮娜另一边落坐，马儿们向前一跃，使得妮娜的腰背撞上木椅的靠背，她疼得瑟缩了一下。

马车驶出码头区，进入一条狭窄、蜿蜒于席德尼市外围的道路。妮娜伸长脖子，想更清楚的一窥这座城市的全貌，可惜马车和市区的建筑太接近了，使她无法如愿。她要去陪伴的那位妇人一定会常出来采购吧？搞不好她偶尔还会上剧院，妮娜兴奋地想道。

“家里情况怎样，德瑞克？”山恩倾身绕过妮娜，跟他的朋友讲话。

德瑞克询问似的朝妮娜点点头，山恩也点点头，表示在妮娜面前谈论这些问题没关系。

“很好，伙伴。天气合作，牧场肥美，羊毛的品质好。丛林里的土匪一直有点棘手。”

另外。科林染上了淘金热，还结交了几个跟他一样染上淘金热的狐朋狗友，那些小流氓……”

山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科林一向容易跟着旁人起哄。等我回家，我会试着劝劝他。牧场的工人呢？”

“他们都很高兴你要回来了。”

“那老妈呢？”

“没啥改变。”

德瑞克呵呵笑，并抛给山恩神秘兮兮的一瞥。妮娜看见了那一瞥，而它令她不安。

他们仿佛她不在场似的聊着天，她开始觉得自己象是货物的一部分。她想，也许她该提醒他们她的存在。于是她转头面向山恩。

“所谓的‘老妈’就是我要陪伴的那位女士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不是卧病在床？”

“没错，她就是你要陪伴的那位女士，不过，她没有卧病在床。”山恩哈哈大笑。

“她是一个坚强的老母鸡，不过话说回来，她必须如此。她曾经有过一段艰苦的生活。”

她和她的丈夫从一无所有开始，直到建立澳洲最大的牧羊场。她了解它的每寸土地，也能够藉着羊鼻子上的皱痕辨别每一只羊。”

他凝视远方的湛蓝色眸子里洋溢着真正的温暖。妮娜喜欢那眼神。

“以前她疼爱每一头绵羊，以致不忍看工人剃它们的毛。”他呵呵笑。“不过，她很快就克服这层障碍。牧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她的丈夫又去世了——经营牧场和抚养两个小男孩的责任全落到她身上。虽然辛苦，不过她撑过来了。如今她越来越虚弱，恐怕也有点寂寞。虽然她不肯承认。”

“那两个小男孩呢？”

“他们长大了。”他苦笑。

“你在那座牧场上工作？”

“是的。”

“那附近……还在……别的女人吗？”她期期艾艾地问。

“还在两个。”他皱起眉头。“你对澳洲有且何看法，柯尔小姐？”

妮娜费力的咽口口水。“澳洲是一个——炎热、原始、充满奇怪的野生动物。丛林里住着土人的地方。”

他放松眉头。“没错，除了我想你所谓的‘丛林’是指OUTBACK。”

“房外厕所？你是指你们没有……呃，室内的厕所？”现在她真的开始担忧了。

山恩仰头大笑，妮娜涨红脸。

“OUTBACK，我的女孩，跟‘厕所’无关。唔，我收回这句话，也许有关，OUTBACK是……内地丛林，是尚未开拓的地方。”

“我们快到了吗？”她有点焦急的问。

“到哪里？”

“到……牧场呀。”

“噢不，目前，我们正朝‘魔鬼的脊椎？’驶去，然后我们上‘大北路’，穿过‘杭特河谷’，才算比较靠近‘火树’了。”

“火树？那是一个镇吗？”

“不是，小姐。”德瑞克插嘴道：“它是我们牧场的名字。”

“火树。”妮娜玩味着这个名字。它听起来很不赖‘魔鬼的脊椎？’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太妙”

“对。是钢铁帮的人建造那条路时命的名。”

“钢铁帮？”

“歹徒。你一定听过他们。所有的外国人都听说过他们。”

“你怎么知道我是外国人？”妮娜问：“喔，我猜是我说话的方式。”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德瑞克边操纵马匹，边答道。

“怎么说？”

“我在见到你之前，就知道你是个外国人。今天早上，码头的人告诉我，这一次山恩替自己摘了个KIWI。”

“摘了个什么？”妮娜转向山恩，但是他继续直视前方。妮娜意识到自己无法得到任何解释，便绕回原来的话题。

“这附近可能有任何歹徒吗？”她的声音有点颤巍巍的。

“不，只有土匪。”德瑞克抖动一下长长的缰绳。

一对五彩缤纷的琴鸟从他们眼前飞过，然后消失在浓密的树林里。妮娜着迷的看着它们。

“土匪。你是指强盗？”她追问道。这和帮派歹徒又有何分别？她暗自想道。

“对，看来你听说过他们了。”德瑞克清清喉咙。“那你一定知道‘疯狗’摩根。”

“他为何叫疯狗？”妮娜害怕知道原因，却又好奇得要命。

“我不能说，小姐，你不会想知道的。不过我听说有一回，只因为一头闲牛不肯听他的命令，乖乖站好，他就咬掉了它的耳朵呢。可见那家伙有多凶狠。”

妮娜打个哆嗦，再也不敢问下去。太阳越升越高，也愈来愈热。她脱下她的外套。

她汗湿的裙子粘着她的腿，马车的长倚似乎也越来越硬。随着马车的每一次颠簸，她甚至能更敏锐的感觉到山恩的大腿贴着她的大腿。她别扭地移动一下位置。唉，火树牧场到底有多远呢？

“下一站是‘帕乐马它’镇，”德瑞克宣布，“有谁需要任何东西吗？”

“我没有。你呢，柯尔小姐？”山恩望向妮娜。“现在该是开口的时候了。我相信我们可以在那儿为你找到洗手间的。”

“不，谢谢你，梅力特先生。我很好。”

德瑞克瞟山恩一眼。“我要说，这位小姐有很强悍的身体构造。”他催促马儿快跑。

“唔，她应该了解自己。”山恩哈哈笑。

妮娜疑惑地歪着脑袋。也许她应该叫他们停下来，好让她上洗手间，但是她太羞窘了。

而且，她相信他们很快就能抵达牧场。

“啊，瞧，远处那片就是蓝山，”山恩指向前方，“而那一座就是大分水岭。每趟旅行回来，我最爱看到它，它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

山恩的话使她更加相信他们离火树牧场不远了。

进入帕乐马名镇之后，马儿们熟悉地朝大街街尾的一个饮水槽跑去。妮娜兴味盎然地浏览他们经过的路人和建筑物。这里看起来几乎就象书上描述的美国西部小镇，只是这里显得更文明。这里的大街上有小茶室、面包店、理发店、文具店、烟草铺、糖果铺、服饰店，甚至还有报馆。走在两旁的人行道上的路人也都打扮整齐。

妮娜想，帕乐马名镇真是个居住的好地方。甚至比纽约还要好。她绽出快乐的微笑。

一切都会顺利的，会顺利的。

马儿们喝饱之后，似乎就急于离开。德瑞克驱使它们继续向北奔驰。妮娜扭过头去，眷恋的望着被他们越抛越远的小镇。

山恩靠近坚硬的椅背，一条腿抬放到马车前面，压低帽子，开始闭目养神。他强烈的希望妈妈会喜欢妮娜·柯尔，也希望妮娜·柯尔能够适应妈和火树。如今他们已经在半途上，疑虑却开始啃啮着他。她似乎非常纯真，不识人间疾苦，她真的能够忍受这种生活吗？能够忍受多久？

他把帽沿压得更低些。妮娜的贴近使他迷惑。他张开一只眼睛，偷瞄她一眼。她的侧面轮廓深刻、优雅，而且他又在她的秀发四周看到那种光晕。她看起来象个天使。他闭上眼睛。他哪会知道天使长什么样？他不是牧场，就是在席德尼，或者在某个地方的堕落渊该里，不是吗？

“我们快到火树了吗？”妮娜烦恼的语气使他立即从瞌睡中清醒。

“哇，牧场还远着呢，小姐。”德瑞克答道。

“可是，我以为……梅力特先生说它离席德尼并不远。”她的话中有一丝忧愁。

“没错啊！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嘛。”

“一百五十里？！可是……”

“等我们上了船，差不多向西北航行个六十里就到了。”

那时就太迟了，妮娜懊恼的想道。她迫切地需要上个洗手间。她明白她让她的骄傲阻止她在帕乐马它镇上洗手间实在太愚蠢。现在她该怎么办？于是，她询问他们要多久才会到达下个城镇。

“下个城镇！”德瑞克嚷道：“小姐，没有下个城镇。帕乐马名镇是火树和席德尼之间唯一的城镇。”

“我懂了。那么……呃，船上有洗手间吗？”

“没有。”德瑞克一科级绳，马儿们陡地向左弯去。马车的震动使得妮娜更强烈地感受到她的需要。

山恩听到这儿便恍然大悟。

“你是指，你现在需要……呃，上洗手间了？”他问。

她点点头，泪水开始涌入她大大的眼睛。

“要命。”德瑞克边前咕，边勒住马，让马车靠到路旁去。

“噢……我们干么停下来？”妮娜跟着扭过身去，看看德瑞克跟山恩在瞧什么。

“这附近有洗手间吗？”

山恩站起来，跳下马车，从长椅下抽出一把小铁铲，让它靠着车轮站立，再伸手扶妮娜下车。她不解地看着他，他把手伸得更过来，并握住她的手。

“来吧，我的女孩，让我帮忙你下车。”

山恩推高他的帽子。“唔，柯尔小姐，我想很明显的，这辆马车上，或者这附近并没有任何‘洗手间’，但是，你的自然需要又非解决不可，所以，你只有在那里解决了。”他指向远处一个布满岩石、杂草和灌木的地方。

妮娜的下巴往下一掉，并飞快地抽回自己的手。“那里？！你不是当真的吧！”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我的……柯尔小姐。现在，你越快过去办完事，我们就能越早到达火树。”“可是我……”她怀疑的打量四周。

德瑞克已经晃到马车后，卷好一支烟，抽了起来。

“呃，我不能去那边，如果他……难道我不能就等到我们抵达火树吗？”

“我认为答案你比我清楚。来吧。”

他抓住她的手，用力一拉，她便从椅子上跌进他的怀抱。他凝视她的眼睛片刻，然后扶她站好，把铲子递给她。她瞪着那把铁铲，好象她这辈子从未见过把铁铲似的。

“现在，你走过去，把事情办好。”他比比马车的前方。

“在马车的前头？在后头比较好吧。如果德瑞克先生能够好心的……”

“听着，我的女孩，我们没有时间这样瞎缠下去。我们的船八成已经等了你好一会儿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无论向前或向后，你都得走好一段距离才能脱离我们的视野，所以，你走到马车后头，再走回来，简直是浪费

时间跟体力。”

妮娜终于了解了。她把铁铲退回给他。“好吧，等我准备好时，我会通知你们，好让你们过来接我。”

“看来你尚未完全弄懂。你会需要这个的。”他把铁铲塞给她。

她困惑地盛起眉头。

他略显局促地说：“你得先……呃，挖个洞，然后……你知道的。最后，你就挥舞这把铁铲，通知我们你准备好了。现在你明白了吗？”

她涨红脸，机械地点点头，然后族过身，快步向前迈去，消失在她所能找到的最大的岩石后。

“来吧，是我要带她来的，随你骂我是怎样的笨蛋。我活该。”山恩说。

德瑞克一言不发，继续拍他的烟。

“我一直无法为老妈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而当时，她看起来就象上帝派给我的救星。”

德瑞克喷出一缕缕蓝烟。

“该死！德瑞克，说话呀！”

“我能说什么，伙伴？你似乎已经把全部的话都说完了嘛。反正你做你必须做的事就对了。”

“没错。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没错。”山恩猛点头。“噢，德瑞克，她会没事吧？”

德瑞克用他破旧的棕色皮靴踩熄烟。“哇，哈，瞧瞧这个。我不记得曾经见山恩·梅力特对他所作的任何决定感到七上八下哩！这场好戏我一定得继续看下去！”他装出幸灾乐祸的样子。

“嘿，别这样，伙伴，我需要你的帮助。真的，你究竟有何想法？”

“老实讲，伙伴，你只有试一试。我不知道老妈对于你把那女孩带回家当她的伴妇会有什么反应。家里的情况比我原先讲的要糟得多。她又病了。”

“够糟的，不过她还可以支撑许久。她是个坚强的女人。那个年轻的女孩可能对她有益，但是，她是否对那女孩有益……”德瑞克搔搔头。

山恩咧嘴而笑，他的一只手放在他老朋友的肩膀上，开始拉着对方朝马车前走去。

德瑞克的手飞快地伸出，攥住山恩的手臂。“等一下，还在一件事。”他盯着地面片刻。然后抬起头，直视山恩。“你离开了很久，伙伴。火树陷入了一点麻烦。”

“什么麻烦？土匪吗？我们可以解决

“不，不光是那样。科林有点……乱来，一部分是因为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家伙，不过一部分是……唉，这样说吧，老妈一直在帮他还债。由于他并未真正的做任何工作，等于是她在支付他的昂贵生活，如今，那些钱已经影响到牧场的资金。”

“唔，等我到家，我会跟她谈一谈！无论如何，我也有一部分的错。我应该插手管教他的事。他被宠坏了，没有父亲就会这样。”

“虽然我无权这样说，但是，你也没有父亲。”

“可是我比较大。我了解的比较多，或者，我认为自己了解的比较多。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德瑞克。医生看过她了吗？”

“看过了。现在听好，你不能泄漏你已经知道这一切。如果毛德知道我告诉你，她会剥了我的皮的。这些事泰半是在医生来拜访时，她偷听到的。

如果你问我，我会说那家伙是个蒙古大夫。”

“你认为他们全都是蒙古大夫。”

我这辈子只碰过两个，而我一个也不信任。”他用帽子拍拍大腿。“嘿，你想那个小姑娘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吧？”他绕过去检查马具。

山恩往妮娜消失的方向望去，果然，他看到她举起那把铁铲，疯狂的舞动两下。

他们三个人安静的旅行一会儿，不时的会有一群袋鼠从他们旁边跳过，大步地跳向远方。妮娜总是睁大眼睛，欣赏它们跳跃的本领，还扭过身去，依依不舍的目送它们远去。山恩深深地被她的模样吸引。他已经习惯了与袋鼠为伍，但是妮娜对它们的着迷令他觉得温馨有趣。一种想要带领她见识他所挚爱的这片土地一切的欲望充塞他的心胸，令他诧异。她会跟他一样爱上这里吗？突然间，这一点对他变得非常重要。

当一条宛如银色缎带的河流蜿蜒于远方的地平线时，妮娜如释重负的吁口气。虽然她对再次坐船并不怎么期待，但她绝对是坐烦了马车，她的身体似乎没有一处不在疼痛。

“哇，这附近真可爱。”她试着让她的赞美具有说服力，但是当她环顾这片零星点缀着石与灌木的辽阔大地时，她知道她应该闭上嘴巴。

“才怪呢，小姐，”德瑞克以他一贯的坦率说：“这里一点也不可爱，河流那边倒比较有看头。”

妮娜试着不显示出太被德瑞克的坦率刺到。一群大鸵鸟在他们的马车旁跑了好一会儿，它们的高度和大步伐令妮娜感到兴奋不已。

“这附近有许多野生动物吗？火树附近呢？”

山恩知道接下来会上演什么。他清清喉咙，缩进椅子，德瑞克则逮住这个天赐良机，开始吓唬这个外国女孩。

“我猜你指的是那种毛茸茸的傻笑鸟，那可能是你最常听说的东西，还有发狂的羊群。”

妮娜猛然扭回头，张大眼睛盯着他。

“还有塔斯马尼亚魔鬼。哦，那玩意儿可飞得快了，没人能抓住它们，除了有一次，我听说有一只乌鸦倒着飞，一只塔斯马尼亚魔鬼转错了弯，被乌鸦的长嘴钩住，结果它们双双坠落到地上，哇，那真是世界一大奇观。”

他边摇头，边偷瞄妮娜一眼，发现她因为听不懂而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这下德瑞克可更得意了。

“当然，还有那种巨型的炮弹袋鼠。”他继续瞎扯。

“只要你对它们表示尊敬，它们是不会伤害你的。不过，你可别对们太放心。不行，不行。它们是一种脾气阴晴不定的动物。我们牧场就有一只专门会用它的袋囊替我们送邮件的巨型炮弹袋鼠，它可比我们的任何马车要跑得快。每次碰到它，我们都把最重要的包裹交给它送。”

山恩的肩膀因为拚命忍住笑意而颤抖。他感到妮娜的身体变得僵硬，显然的，她相信了德瑞克所讲的每个字。

马儿们拖着马车绕过一个弯，忽然，它们煞住，它们的前腿扬起。道路中央站着一只妮娜这辈子见过的最庞大的动物。那是一只红褐色的袋鼠，它的下巴的毛特别长，使它看起来象个老人，它有巨大的尾巴和长长的后腿。妮娜震惊得发不出尖叫。德瑞克忙着安抚马儿。那只袋鼠矗立在那儿，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看着他们，他那玻璃似的咖啡色眼睛审核着马车，以及马车上

的三位乘客。

德瑞克推推他的帽子。“今天没有包裹，大红。无论如何，还是谢啦。”

那只袋鼠仿佛听得懂。它转过身，以惊人的大跳跃消失在平坦的大地。

山恩再也忍峻不住，他沙哑、洪亮的笑声在旷野中回荡。看到妮娜没有同样的反应，他压低帽子，开始创览马车经过的风景。德瑞克的嘴巴抿成一条直线，但也因拼命按捺笑意而颤抖不已。妮娜虚弱地靠进椅背，茫然瞪着前方。

他们越来越靠近大分水岭，道路的景致由沙土、岩石，变成雾腴腺的油加利树林。

溪水流过长满青苔的岩石，朝大海奔流。一抬头，白色美冠鸚鵡在蓝色的天空飞翔，一边发出尖锐的鸣叫。

“美极了。”妮娜屏息赞道。

“对，”德瑞克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不过山的这一边尽管绿油油，另一边却既干又秃。大分水岭也是雨量的分界线。内地干燥得像根骨头，谷地有时雨下得太多，有时却闹旱灾。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靠得住。”

“不尽然。”山恩凝视前方，低声说道。

妮娜投给他充满疑惑的一眼。

上船之后，妮娜坐在一张靠窗的、非常不舒服的木椅上。比他们早上这艘船的是一大群羊，它们“吁、吁”的叫声在妮娜听来，简直就象是哀求被释放。

船行在河上，不断地摇来晃去，不时的还会有微风袭来，带来阵阵的羊骚味害得妮娜的胃又开始翻腾。她奋力抗拒那种恶心的感觉，并从手提袋里摸出一个小镜子。

她往镜子里一瞧，精神顿时消沉到极点。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她的脸沾满了灰尘，长时间的风吹日晒更是让她的脸部肌肤刺痛不已。

她取出一条白手绢，企图擦掉脸上的灰尘。她的头发几乎无法控制，风使它们一绝绝地从发夹里散落，向四方乱飞。她内心的沮丧不断上升，她的模样实在惨不忍睹。她扫描船只一遍，发现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她私下改善她的外表。

“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那只白色的大鸭嘴兽。事实上，我只看过它两次。”德瑞克经过妮娜的座位时说__

“我在书本上读过关于鸭嘴兽的事。”妮安娜友善地说，虽然她强烈地怀疑鸭嘴兽会是白色的。

“噢，这只可不同。”德瑞克搔搔脑袋，反驳道。

“它们不是全都一样吗？”

“不对，小姐。这一只特别喜欢女人的头发。大家都知道，它经常出其不意的从船只旁边的水底下浮出，用它的大尾巴平衡它的身体，然后张开它的大嘴，咬走一大把头发。”

“不！”

“没错！据我所知，它把那些头发带回家，利用它们为它的小宝宝做窝巢。不过，黑头发似乎无法吸引它。它好象比较喜欢亮点的颜色，那种会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头发。”

妮娜的手本能地探向她松散的发象她挪向长椅最靠近中央走道的那一端，德瑞克赞同地点点头，仿佛在说她这样做很明智。

山恩越过甲板，坐到妮娜旁边。“德瑞克太夸张了点。你最好别相信他所讲的每句话”

“也许。”德瑞克悄声说：“也许。”他朝妮娜眨眼，然后就踱开了。

妮娜战战兢兢地眺望敞开的窗口。“那么，你愿意多告诉我一些关于澳洲，和我即将工作的地方的事情吗？”妮娜转向山恩，问道。

“愿意，我的女孩，如果你能叫我山恩。”

“好吧……山恩……如果你能停止叫我‘我的女孩’。”

“嘿，我那样叫你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意思。那只是我们这儿一种友善的表示方法。

你会慢慢习惯的。”

妮娜露出狐疑的表情。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澳洲会有许多她得慢慢习惯的事情。

山恩开始用一种温暖的语气描述他所挚爱的澳洲和火树牧场，他的蓝眸闪闪发亮。

“……不过等你抵达那儿，你就会明白我的话。”

妮娜期期艾艾地询问起关于土著的事。

山恩皱起眉头。“他们被贪婪自私的外国人越来越赶离他们的圣地。”这是他唯一肯说的话。

“我很难过。”妮娜深深地同情那些土著，不管他们有多么“野蛮”，他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却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没有人应该被迫住在他们不愿住的地方。”

一阵微风扬起她的一络发丝，山恩伸出手，将那绝发丝摆到她的耳后。

妮娜凝望着他的脸。“我…，我知道我的样子一团糟。”她低声说。

“是的，你是一团糟，我的女孩。”他轻声回道。

他是如此的靠近，妮娜可以嗅到那属于他的独特气味，那混合着肥皂、雨水、阳光和一种不知名的东西的强烈气味令她热血沸腾。他敞开的领口露出一小片卷曲的沙色胸毛，突然间，她有股想去摸摸它们是否象看起来那样柔软的冲动。如果她能偎在他的胸膛，闭上眼睛，呼吸他清新的气味……

她猛然将目光移离他的胸膛，她的两颊因为羞窘而鲜红。她下意识地抬起一只手，摸摸自己的脸。

山恩大气也不敢喘一下的坐在那儿。有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她的视线锁住。

然后，他注意到她的手指是如何战战兢兢的摸摸她发红的脸。

“来，我的女孩。”他从他的旅行袋里取出一罐白色的膏状物。“看来我们这儿强烈的阳光与干燥的风伤害了你的皮肤。”

“那是什么？”她伸出一只手，怯怯的问道。

“这是梅力特大夫位外国观光客调制的万灵药膏。”他不理会她伸出的手，径自挖出一些药膏，轻轻的涂抹她发红的脸。她瑟缩了一下，是因为皮肤的刺痛，抑或因为他的触碰，他并不确定，不过他还是暂时停下手。

“现在，乖乖的别乱动。这只会有一点点痛。”他的一只手托着她的后脑勺，另一只手轻柔的涂抹她的脸。“这种很有效哦。”他喃喃的说道，觉得自己的魂魄仿佛被她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给摄了去。他在她的前额跟下巴薄薄涂了一层药膏，然后他均匀涂抹那些药膏，不断的摩娑，沿着她的喉咙，滑向她的锁骨。他的目光落在她的上衣的前襟，在那恍惚的一瞬间，他想象自

己的手探进去，往下溜……

他摇摇头，飞快旋紧罐盖，把那罐药膏交给她。“诺，”他用嘶哑的声音说：“把这个拿去。我相信你还会需要用到它的。”

她握住那罐药膏，她的手指接触到他的。

“呃，我的女孩，我还有别的工作得做。”他霍然站起。

她抬起头，凝视他的脸。“一旦我们抵达火树，我们会……你会常常待在牧场上吗？”她记得在席德尼，他曾告诉她他不喜欢经常待在牧场里，想到这儿，她的心直往下沉。

山恩做个深呼吸，他的蓝眸炯炯发光。“我会经常待在牧场里，搞不好你会觉得我烦死了呢，我的女孩。”

他们的船一靠近岸边，急于下船的妮娜立刻站起来，然而船尚在船坞前后摇晃碰撞，使得一阵晕眩袭向她。她慌忙抓住绑救生船的绳索，当她头部的晕眩和体内的恶心感不断上升时，她抓着那根绳索，朝前甲板走去。

等她被扶上码头，她已经浑身直打哆嗦。山恩盯着她，热切地祈祷在她振作起来之前，老妈不会看到她，这是为了妮娜好，也是为了他好。他正欲安慰她，向她保证一切都会顺利时，就被一个码头工人叫了过去。

妮娜抬起头，脸色苍白地望向正在和一群码头工人交谈的山恩。她做个深呼吸，挺直她五尺三寸的身躯，朝山恩走。忽然，码头上一块松动的木板夹住她的鞋跟，她另一脚绊到她的裙摆，害她整个人向德瑞克的脚边倒去。即使在她感到自己摔倒之际，她也能听到一个“拍”的声音，并感到她那被夹住的鞋跟折断了。

德瑞克在她撞到木板前抓住她，并将她拉正。她的发髻整个崩溃，红铜色的卷发披泻而下。她又累、又沮丧、又反胃，以致她根本讲不出话来。热烫的泪水涌入她的眼眶，她的耳朵嗡嗡作响，使她意识到自己就快昏厥了。

德瑞克拦腰抱起她，仿佛她是个布娃娃，无助地扭回头，望向山恩，再瞧瞧妮娜，又望向山恩。然后他抱着妮娜，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向山恩，一古脑将她塞进山恩的臂弯。

“我想这是你的东西，伙伴。”德瑞克嘟囔道，然后他就旋身，朝矗立在山丘上的一栋宅子跑去。

“欢迎来到火树牧场，妮娜·柯尔。”山恩对躺在他怀里的妮娜说。

妮娜撑开沉重的眼皮，看到一栋房子的屋顶。她睁大眼睛注视它，然后看看山恩，再望向那栋房子。当他抱着她朝山丘去时，她眨回泪水，咬咬牙，她蜷缩在他臂弯的身体变得僵硬。

“如果你不介意，我相信我能够自己走路了。”她坚决地说。

“哦，不行，我的女孩，”他的眸中闪耀着促狭的光芒。“象你这样娇小的淑女，不该亲自爬上你的新工作地点。

他将她抱得更紧。她身轻如燕，他从未觉得自己象此刻这样强壮过，就算房子距他一万里远也无所谓。

妮娜看出他无意放下她，于是她放松身体，头枕着他宽厚的肩膀。山恩抵达后门时，使用他的脚敲敲门。

“上帝，山恩·梅力特！欢迎回家。亲爱的……”毛德·魏戴克敞开门，惊呼道：“老天爷，出了什么意外吗？”

山恩在宽敞的厨房中央“砰”的放下妮娜，妮娜瞪向他，他摇摇头。开始哈哈大笑。

毛得将妮娜从头打量到脚，他圆圆的脸上露出一种恍然大悟的神情。

“啊，德瑞克说你为老妈带了个人回来。她呢？”

山恩吞回笑意，边亲吻毛德红润的脸颊，边说：“我正想告诉你……”

“毛德？”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走廊传来。

“哦，别说你看到我了，毛德！”山恩用以根手指按着嘴唇，小声交待一句，然后就匆匆溜出后门。

厨房的门被推开，一个看起来虚弱却很气度从容的女人走进来。她穿着无懈可击的黑色丝绸长袍，她的发髻上覆着美丽的黑纱巾。妮娜觉得她看起来和这个厨房很不搭调。

“毛德，我刚碰到妮的丈夫。”她细弱的声音里含着权威，“这表示山恩必定也来了...这是谁阿？”她一瞥见妮娜，就问道。

“是的，德瑞克回来了。山恩可能在卸货。”毛德不断地用她的大围裙擦拭双手。

“我不喜欢重复我问过的问题，毛德！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是谁？”

毛德望向妮娜，再望向那个站在厨房门口的女人。“她吗，夫人？”

“是的，她。毛德——”她用一种平静的语气催促道。

妮娜的内心在颤抖。为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她感到自己向对方行个曲膝礼，尽量用镇定的语气说：“我叫妮娜·柯尔，夫人。我是你的新...伴妇。”

那女人脸上的表情没有改变，但是她做个深呼吸。“晚餐准八点供应。我希望你在七点四十五分就能抵达餐厅。”语毕，她转过厨房，她的衣裙发出“悉悉卒卒”的声音。

毛德悠悠地吁口气。

妮娜纠结成一团的胃肠放松下来。是的，

欢迎来到火树牧场，妮娜·柯尔。她暗自重复山恩的话。

第三章

在毛德的女儿安茜雅——一个苗条、面孔开朗的女孩——的协助下，妮娜收拾好了行李，梳洗打扮妥当。然后，她独自坐在这间派给她住的客房的高床上，打量粉刷成浅蓝色的房间。

哇！想想看！她，一个澳洲牧羊场的仆人，居然住在一间用以招待公主的房间里。

莎迪姑奶奶绝对不会相信世上有这种好事！

轻轻的敲门声传来，快乐的妮娜滑下床，跑去开门。站在门口的是安茜雅，她的双手摆在背后，她的身旁站着一只表情好奇的毛茸茸大狗。它询问似的仰望妮娜，它的眼睛一只是棕色的，另一只是蓝色的。

“快要七点四十五分了，妮那小姐。”安茜雅用她细细的嗓音说：“老天！你看起来真漂亮。”

“谢谢你，安茜雅。”

妮娜用双手拉开她最好的棉布洋装的裙摆。它的高领和长袖的袖口都

镶着一圈奶油色的钩花蕾丝，使她显得格外妩媚。几个礼拜之前，她费了番功夫把它洗干净，仔细的将每个褶子、花边熨平，她作梦也没料到自己日后会穿上它，会置身在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方。

“你这位可爱的朋友是谁呀？”妮娜蹲下身去，拍拍那只大狗的头。

安茜雅泛出微笑，俯视那只狗，并用手抚摸它的背部。

“这是麦林。它是最要好的朋友。它跟其他狗一样，在这座牧场工作，可是，它是所有牧羊犬的领袖。”她的话里有明显的骄傲。

麦林是一只黑白相间的长毛牧羊犬，此刻它露出坦诚的眼神，猛摇尾巴，好像知道安茜雅在介绍它。

“嗨！你好吗，麦林？”妮娜俯身搔搔它的耳朵后面。

友善的麦林立刻跳起来表示它的欢迎，它毛茸茸的大脸凑近妮娜错愕的脸庞，在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前，它两只巨大的前脚已经搭在她的胸部上方。

安茜雅喝斥一声，把麦林拉回来，但是它已经在妮娜的洋装上面留下两个清楚的黑印子。两个年轻女孩当场愣住。

“安茜雅！”毛德从楼下呼唤在二楼的女儿。“你在蘑菇什么？柯尔小姐必须准时进餐厅——快去通知她！”

妮娜呆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慌忙地跑向衣橱“噢”她呜咽道：“现在我能穿什么？”

安茜雅跑在她后头，抓起她白围裙的一角，开始擦拭妮娜胸上的那两个脏脚印。

“没有时间换衣服了，小姐。”她忧心忡忡地说：“你最好立刻去餐厅报到！”

她揽住妮娜的手臂，几乎是拖着她冲下楼梯。那只牧羊犬麦林紧跟她们后头。然后，她几乎是把妮娜抓进通往美仑美美的餐厅的深色木雕双扇门。

关上的门轻轻撞上妮娜的背部，迫使她向前跨一步。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张铺着白色亚麻巾的优雅餐桌，餐桌上布置着水晶蜡烛台，正在燃烧的白色蜡烛，插满新鲜兰花、紫色睡莲和各色她叫不出名称的花朵与绿叶的水晶大花瓶。空气中飘浮着浓郁巧克力香味，虽然这张长餐桌可以轻易地容纳二十人，不过此刻，它只摆了四张椅子。

咳嗽的声音唤醒她，她将视线移离那布置美丽的餐桌，餐桌距离她最近的这一端坐着一名五官轮廓深刻，身穿正式的硬高领白衬衫与黑西装的年轻人。

“所以，你就是山恩和其他货物一块带上船的那个女孩。”他咬着一根尚未点燃的雪茄说道：“我们都以为他对好东西有敏锐的眼光，看来他只对羊在行。”

“对不起？”妮娜羞怯的问：“我们尚未见过，我叫妮娜·柯尔。”她友善的伸出手。

那名年轻人不理睬她伸出的手，发出一串尖锐的笑声。“我敢打赌，你想乞求的不止这个！”他吐出一小片烟草。“全世界的下层阶级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妮娜考虑要退出餐厅，但就在这时，门被打开，那气质像女皇般的妇人踏进来。

“够了。”她以一种和她脆弱的外表不谐调的有力语气说。然而，那年轻

人并未礼貌的站起来。

那妇人堂皇地朝餐桌最远的那一端走去，她飘逸的翠绿色长袍的裙摆，随着她的动作摇曳生姿。她拄着一把象牙雕刻的手杖，踏过厚厚的东方地毯。她那掺杂些微银丝的金色秀发一丝不苟的缩成髻，垂在她两耳的翡翠耳环在烛光的映照下闪闪生辉。她的后头跟着一只抬头挺胸的波斯猫，它毛茸茸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缀满宝石的项圈。

那妇人一言不发地越过妮娜，站到桌首，那只猫发出一种细小的叹息声，窝到她脚畔。那妇人目光凌厉地打量妮娜一眼，然后她细瘦的手指划个圈儿，示意妮娜转身。妮娜照办了，由于她最好的皮鞋有点夹脚，所以她在转身时显得有点踉跄。

那妇人从她的长袍口袋里掏出一本薄薄的诗集，展开它，然后将它递给那名年轻人。

那年轻人看也没看妮娜，就把那本诗集塞给妮娜。

“你来念这个——如果你识字的话。”他说。

那一页上以妮娜所见过最小的字体，印着罗伯·布朗宁的杰作“废墟中的爱情”里的几段。妮娜抬起头，望向那妇人，只见她优雅的挥挥手，示意妮娜开始朗读。

“在宁谧的夜晚微光处……”妮娜低眉念道。虽然餐厅里有三个人，但她却觉得自己的声音在这偌大的房间里回荡。

那年轻人吃吃的笑，并换个坐姿。妮娜做个深呼吸，重新开始。“透过暮色，走走停停...当他们……”妮娜有点结结巴巴地念道。

等她念完前三段，她已经感到口干舌燥，喉咙紧缩。那妇人挥挥手，示意她停止。

“念得不错。”她注视妮娜，宣布道：“你可以坐下了。”

妮娜开始拉出一把椅子。

“不过……”那权威的声音又响起。“下一次来餐厅，请你穿套干净的衣裳。”她笔直地坐进她的高背椅。

妮娜涨红脸坐下去，那年轻人又吃吃笑了起来，并嚼咕着什么关于下层阶级的话。

“够了！”那外表纤弱的妇人吼道。

“是的！母亲。”那年轻人低儒道。

毛德捧着一只大银盘，用臀部推开门。银盘上摆着四只装满水果的高脚水晶杯。

“啊，给宝贝吃奇异果，”年轻人挖苦道：“多么恰当，毛德。”

他的母亲瞪他一眼，然后以一种疲乏的语调问道：“毛德，为何我的大儿子没有出席？”

毛德皱皱眉，开始上水果。

“迟到，我亲爱的大哥总是如此，”那年轻人不理睬他母亲校起眉头，插嘴道；“而且无疑的，他准会胡乱穿穿就出席。他老以为自己是个酷牛仔，而不是...”他夸张的比比四周。“……这栋宅邪的主人。”

这对母子的对话，妮娜听得似懂非懂。她好奇地检视水晶杯里的淡绿色、中心有黑点的水果，杯缘缀饰着一片薄薄的柠檬。她品尝一口那种水果，它的滋味令她觉得像是草莓与香蕉的混合。

毛德正要离开餐厅时，门又被推开了。山恩·梅力特走进来，妮娜的

下巴震惊得往下掉。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她在席德尼遇见的那个牧羊人了。此刻，他穿着昂贵的深蓝色西装、剪裁完美的背心、长裤和一双亮晶晶的黑色皮靴。但是，她不会认错那头沙色短发和那对湛蓝的眼睛。

山恩·梅力特滞洒的模样夺去妮娜的呼吸。他轻快地走向桌首的妇人。“原谅我迟到了，美人。”他吻吻她的脸颊。

妮娜首度看到那妇人露出温暖的微笑。她宠爱的拍拍山恩的脸颊，“我当然会原谅你，我的儿子。我很高兴你回到火树。”她活泼地说：“而且，我很感谢你体贴的为我带来一位伴妇，虽然我但愿你先跟我商量这件事。不过，你选择的人还可以。”

“我看到她的那一刹那就知道她合适，老妈。”山恩转向呆着木鸡的妮娜，顽皮地眨眨眼睛。然后他快活地继续说：“那么，你们彼此介绍了没——或者是自首？妮娜·柯尔小姐，容我介绍我美丽的母亲——凡妮莎·梅力特...”他戏剧性地一挥手，朝他的母亲鞠个躬。他的另一只手扫向那年轻人的方向。“.....而这位是我那脱缰野马似的弟弟，科林。”

山恩的真实身份令妮娜愣在那儿，说不出半句话。凡妮莎·梅力特投给她一抹淡淡的微笑。

科林喝口水，咕映道：“真迷人。”

山恩在科林对面、妮娜的斜对面坐下，他抛给妮娜一朵灿烂的笑靥，突然间，妮娜觉得这个房间不那么空洞了，事实上，她觉得餐厅里的气温陡然上升了好几度。

“唔，我的女孩，”山恩直视妮娜。“你安顿妥当了没？”

妮娜闭上她微张的嘴巴。山恩·梅力特是她所见过最大的骗子！他竟然让她误会他只是在这里工作，而事实上，他拥有这座全澳洲规模最大的牧羊场，而那名她要陪伴的妇人则是他的母亲！

他从她眸中读出危险的讯息，便抢先说道：“不，你不必回答我。我承认，火树乍看之下是有点吓人。嘿.....多么漂亮的一套洋装！不过，那上头的黑印子是什么呀？”

他抓起餐巾，站起来，倾身想帮她擦掉那些印子。她往后缩，躲开他的手，她的表情惊恐。山恩坐回去，自我解嘲地摆摆双手。

“啊，我明白了——准是麦林又在陌生人身上留下它的欢迎记号。别担心，我的女孩，它就是这样友善，跟我们其他人一样。”他朝她微笑，并且挤眉弄眼的。

他每唤一声“我的女孩”，妮娜的脸就染得更红。他是故意的！他明知道她不能在他的家人面前说出任何粗鲁的反驳。凡妮莎跟科林似乎在等待她的反应。

她喝口水，给自己一点恢复镇静的时间，并透过杯缘瞪他。他仍旧笑嘻嘻的，他的目光促狭。她吞下那口水，慢慢地、小心地放下水晶杯，然后直视他。

“麦林的确友善。”她甜甜地说：“几乎就跟在席德尼与你共游的其他.....呢.....宠物一样友善。”她直勾勾的盯着他。“可惜你没有把她们也带回家，她们似乎非常会.....陪伴人”

山恩的蓝眸因为这番唇枪舌剑而闪耀着兴奋。妮娜·柯尔总能令他吃惊，而他喜欢这样。他端起一杯酒，捕捉住她的视线，模糊地做个敬酒的动作。

“厉害。”他说，然后喝光那杯酒。

整个晚餐期间，妮娜都在观察梅力特家的三位成员。她喜欢聆听山恩向他母亲讲述他最近的这趟美国之行，也愈来愈迷上他轻快的语调。他告诉凡妮莎，他和美国的羊毛进口商成功的达成交易时，他的音调因为兴奋而提高，但他马上补充说那时他有多么急于回到羊群和牧场上的家人的身边。

“不过，也许科林已经去牧场巡视过了。”山恩满怀期盼的瞟向弟弟，虽然他知道科林鲜少接近羊群跟牧羊人。

“我可不想从你手中夺取那种乐趣，亲爱的大哥。”科林没好气地回道：“母亲，酒窖里只有这种葡萄酒吗？它实在难喝。”他饮一口，然后扮个鬼脸。

凡妮莎微微摇晃她的水晶杯里的酒液，然后放下酒杯。“这是我们附近的山谷最好的葡萄酒厂的佳酿。我特别挑选它来欢迎山恩回家。”

“我最近爱上了法国的葡萄酒。”科林闷哼一声。“不过，我相信那些缺乏文化素养的人，是品尝不出它们的差别的。”他轻蔑的瞄妮娜一眼。

凡妮莎沉默不语，她的嘴巴抿成一条直线。她端起她的酒杯，若有所思的瞪着里头的液体。

“这葡萄酒味道不错，老妈。”山恩喝干他杯里的酒。“不过恐怕我的味觉有点不灵光了。在纽约，我喝的啤酒远比葡萄酒多。或者，我该说是它们喝我！”

妮娜忆起她和山恩在玛嘉丽客栈酒吧的相遇，觉得他最后一句话形容得真贴切。

现在，山恩开始叙述他和妮娜、德瑞克三人的旅行，当他讲到妮娜找不到洗手间的困境，以及德瑞克编些什么新的恐怖故事来唬妮娜时，妮娜的脸涨成深红色。他每说一次“我的女孩”，妮娜就射给他一道足以杀死人的目光。

科林注意到母亲也察觉到了山恩和那美国女孩之间的电流，而且他知道母亲对这种情形一点也不高兴。另外一方面，科林却觉得或许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击败他的大哥，或许他可以利用妮娜以及山恩对她的反应，让他越来越怨恨的母亲转而倒向自己这边。

“我亲爱的柯尔小姐，”自从妮娜进入餐厅之后，科林第一次坐正。“你绝不能让我大哥残酷的幽默感破坏你的心情。我真诚希望你能让我带领你参观火树牧场。我将乐意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而且你会发现我这位梅力特先生要文雅得多。你愿意给我这个荣幸吗？”

科林对自己的态度的陡然改变令妮娜吓了一跳。她先瞧瞧梅力特太太，再瞧瞧山恩，不确定该如何答复科林。虽然科林稍早对她的攻击令她不快，但是她知道，她对待他必须有礼，因为，她绝对不想触怒梅力特太太。

餐厅的气氛因为大家都在等待她的答复，而变得沉重莫名。妮娜思索着适当的言语，等她聚拢足够的信心后，她才开口。

“你太仁慈了，梅力特先生，”她轻声说：

“然而，我尚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有哪些，所以我不确定我是否会有时间。”

“这种事不必现在讨论。”凡妮莎打岔道

“山恩，我们十五分钟后在书房碰面。我想私下和柯尔小姐谈一谈。科林，你可以退下了。”

就这样，凡妮莎·梅力特的三言两语使结束了晚餐。科林丢下他的餐

巾，大步迈出餐厅。

山恩也站起来。“我希望你在火树住得愉快，我的……妮娜。我们会经常碰面的。

现在，我先告退了。晚安。”他凝视她片刻，然后安静地离开餐厅。

妮娜目送他的背影，觉得所有的温暖仿佛也随之离开了这个房间。她感到有点寂寞。

“柯尔小姐。”凡妮莎·梅力特的声音中有着明显的冰冷。“关于你在火树的工作，我认为有几件事我们需要先讲清楚。”

“是的，夫人。”妮娜坐直身体，全神贯注。

“首先，你有跟我们一起在餐厅用餐的特权。早餐在八点，午餐一点，晚餐八点。

你必须准时……并且打扮整齐。下午茶是四点，在小起居室。下午茶的时候，你必须朗读我所挑选的书籍。”

“你不用陪我出席社交场合。不过，我也许会经常带你去帕乐马它镇购物，这既是你的职责，也是你的特权。晚餐后就是你的自由时间，除非我有召唤你。但是，我建议你十点以前就寝才是明智之举。每两个礼拜，有一个礼拜天是你的休假日，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然而，要使用任何仆人或交通工具，都必须先征求同意。这样你都明白了吗？”

妮娜机械性地点点头。“明白，夫人。”

“还有一件事，柯尔小姐。”凡妮莎拄着她的手杖，吃力的站起来。“我的两个儿子各有各的生活，都与你无关。科林年轻而不驯，还有许多事情得学习。山恩对火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有一天，他会娶个门当户对的小姐。土地的结合就是力量的结合，一桩相配的婚姻能够确保梅力特家族的香火和财富绵延下去。这是他父亲的梦想，如今是他母亲的意志。现在，我们彼此了解了吗？”

“是的，夫人。”妮娜咽下梗在喉咙里的一个硬块，呆板地应道。她正欲站起来，但是凡妮莎·梅力特又开口了。

“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柯尔小姐。‘我’并未要求要个伴妇，我既不需要，也不想要一个伴妇。山恩担心我的健康，才会做这种安排，而我不愿辜负他的一番孝心，令他失望。但是，在你住在这儿的这段期间，我不会容忍任何超过和平共处的事情。”

“相信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不适合在一个陌生国度的牧羊场生活，而想要回到美国你自己的家去。好了，相信我们已经彼此明了了。”

两个女人站起来，她们的眼光交战似的纠缠一下，然后，凡妮莎堂皇地越过地板，那只波斯猫傲慢的跟在后面。她在门口停住，转过身来。

“你不能对任何人吐露我们的这番交谈。现在，你可以退下了。祝你睡得好。”然后她便转身离去。

妮娜惊愕的说不出话来。凡妮莎·梅力特一点也不像她的外表那样脆弱。事实上，妮娜开始怀疑自己已掉进一个比她和莎迪姑奶奶共组的家更复杂、更不愉快的家庭。

就在这时，毛德悄悄走进餐厅，看到妮娜还在，便对自己打扰到妮娜表示歉意。

“哦，魏戴克太太，你并没有打扰到我。夫人说我可以退下了，恐怕是不该在此逗留。来，我帮你收拾餐具。”就像在自己家那样，妮娜一一收

起盘子。

“噢，不，不，柯尔小姐——安茜雅一熨完明天要用的亚麻巾，就会来帮我的。况且，你的身分是不必做厨房里的工作的。”毛德把脏碟子叠在一只隋圆形的长木盒上。

妮娜的眼眶逐渐红了起来。毛德慌忙放下长盘，奔到妮娜身边。

“嘘，嘘，别这样。你只是想家罢了。等着瞧吧，你会习惯我们这儿的生活的。”她粗壮的手臂揽住妮娜纤细的肩膀，安慰似的拍拍她的手臂。

“我不确定我能。就算我能，也没有时间……”妮娜煞住，以免泄漏了自己和凡妮莎·梅力特的谈话内容。

“好吧，你跟我一块儿去厨房。”毛德说：“你不能帮忙，不过，你可以坐下来陪我们。但这事千万别告诉老妈——否则她会剥了我的皮！”

妮娜跟着丰满的毛德走进厨房，接下来的一小时，她休闲地陪伴正在吃晚饭的德瑞克、毛德及他们的女儿安茜雅，这才觉得自己像是在家里。

山恩在书房里等待他的母亲。正如他每次出远门回来后会做的，他凝视挂在壁炉上，父亲的油画画像。画像里的丹尼尔·梅力特穿着牧羊人的服装，头戴丛林人样式的帽子，足蹬高统黑色皮靴，脚下踩着一捆羊毛，看起来和他自己的家显得格格不入。

山恩是如此专注的望着那幅画，他的思绪飘向父亲还活着时的美好时光，以致他没有听见母亲进入书房的声音。凡妮莎无声无息的关上厚重的木门，凝视儿子的背影良久，才打破沉默。

“你发现自己有点像他了，是不是，儿子？”

凡妮莎柔声问道。她的目光沿着山恩和他父亲如出一辙的强壮下颚游移。

“不，不是发现。我一向知道我们在内心仍旧是相连的，老妈。我只是在想自从他去世后，一切变得多么不同。”他转向她。“难道你从未渴望时光倒流？美好的过去，在产小羊的季节，或者在剪毛棚里，我们肩并肩地工作？”

“不，恐怕我没有，山恩。我唯一希望能换回的时光，是你父亲将火树统治到最巅峰的时候。”

“我猜，我从未想他是在统治。他对他所能碰的一切是那么的温柔。”

“是的。不过，时代变了，贪婪改变了一切。公然的偷窃牲畜，加上牧羊人对于牧草地的争夺。一双温柔的手只会带来损失。如今，随着金矿的发现……人们都昏了头。

一个人必须强壮、坚定，才能保护他的家园、财产。我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永远的守住这片土地。”

“唔，老妈，我不确定每个人都得那样生活。我相信，一个人不必用铁拳来解决一切。”他无限仰慕地望向他父亲强壮，但很仁慈的脸孔。

“别这样草率的判断丹尼尔的行为，你不像我那样了解他。”凡妮莎挪向靠近一座书柜的沙发。“山恩，我们有更要紧的事必须商量，你必须以今日的价值观念思考它们。”

山恩坐进她对面的一张深红色皮革沙发。他从未见过母亲用这种语气说话。

“我怕如果我们不采取极端的手段，我们就会失去火树。”看到儿子露出震惊的神情，她忙不迭地补充道：“当然，这种事不会明天就发生，但是，

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外，你也许不知道，不过，科林……”她疲惫的叹口气。“科林一直没有变成我所希望的……那种对牧场有所贡献的伙伴。我知道，他会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他从小就被我宠坏了，如今……”

“如今他半点工作也没做。他从不管牧场的事。”

凡妮莎探索儿子的脸庞，没有找到任何怨恨的迹象，才继续道：“他不像是天生的牧羊人，他也没有你这样健壮。”

山恩忆起小时候，打从他会走路起，他的父亲便让他跟着他工作，而他也热爱那种和父亲并肩工作的感觉。可是科林总是动着母亲，而几妮莎一会儿溺爱他，一会儿忽略他，尤其是在火树越来越繁荣，而她在这片谷地的社交地位愈来愈重要之际。结果，科林表现得很衰弱，常常闹肚子疼，山恩怀疑那只是他想引起母亲注意的伎俩。

“如今，他和一批小流氓为伍，而那些人成天所想的只是如何一夕淘金致富。”凡妮莎的声音穿透他的思绪。“他老是在外头吃喝嫖赌，偶尔回家，也只是回来拿钱，好去还债，这种噩梦不断地重复。他……他拿钱投资给一些文盲矿工，他们多半是外国人——美国人叫他认为他们会挖到大金矿，而他会因而一夕致富，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不会宣称那金矿是他们自己的。”

“你为何帮助他，老妈？”

“因为…他似乎无法自助……因为，也许他的缺乏决心与能力是我造成的。不过，现在你回来了，山恩，也许你能找到引他回正路的方法。”

山恩悠悠叹气，沉思了好一会儿。他明白自己过分的把过去浪漫化，并且选择不正视现实改变得有多厉害。他所向往的只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做他爱做的事——养羊跟卖羊毛——自由自在地生活。梅力特家财富的成长远远超过他的梦想，再加上父亲的死亡，使得一切都变得复杂，也使他失去真正的自由。

在他看来，一无所有的妮娜·柯尔并不晓得她自己有多幸运。妮娜·柯尔，她的脸庞毫无预警的闪过他的脑海，那碧绿色的大眼睛，那红铜色的秀发。他想，现在或许是和老妈谈谈妮娜的好时机。

“呃，关于妮娜·柯尔，老妈……”

“怎样？”凡妮莎绷紧下巴。

“我没有把事情考虑透彻就雇用了她，我没有帮她做好……做好准备。她身无分文，她会需要衣服什么的，总之，我是想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愉快。我或许得承认带她来这儿是项错误，不过……”

“谢谢你的体贴，我的儿子，凡妮莎迅速说道：“我认为我们确实能帮助可怜的柯尔小姐。她可以在这儿住一阵子，三或四个月吧。然后，你可以告诉她……”她露出一个计划开始在她脑中盛开的样子。“科林越来越有兴趣陪伴我，你可以用这个藉口当下台阶。你可以趁运羊毛出去的时候，顺便送她回美国。总之，她会有以后可以和她所有的朋友分享的大探险的回忆。就这样吧。”

山恩聆听着母亲的话，当凡妮莎用“可怜的柯尔小姐”来形容妮娜时，他畏缩了一下。让妮娜和羊毛一块被运往美国的主意更令他不舒服，那绝对是个实际的办法，但是总让他觉得妮娜好像只不过是梅力特家的另一项货物。他一点都不喜欢这项暗示。送妮娜回美国更是一项他开始觉得不愿意接受的概念。

他以权威的口吻说：“我相信妮娜有在此生存下去的力量与勇气。不过，如果你真的认为你不需要任何人，或许她可以做点别的事。”

“除了你，我不需要任何人，山恩。你要当心，别让她迷恋上你。你知道，你非常英俊，而一个像她那样贫穷、不谙世事的女孩……唔，总之她会伤心的。相信你了解。”

“妮娜不是小孩子，老妈。”山恩知道自己是在护卫妮娜。

“哦，可是我亲爱的，她当然是。她需要学习的事情还有一箩筐。而且，我相信她待在属于她的生活圈里会快乐的多。你明白我是对的，是不是？”

“哈！我可以看的出你对这件事有多坚持，亲爱的老妈。”他调侃她，并俯身亲吻她的脸颊。“现在，你的健康情况如何？我们一直没有讨论它。你最近觉得怎样？”他改变话题。

“我的健康情形很好，山恩。”她淡淡的应道：“我的心脏是老毛病了，不过，只要我保持平和、愉快的心情，我看不出我为何不能长命百岁，亲爱的。”

“如果有任何不舒适，你会告诉我的，是不是？”山恩握住母亲的小手。

“是的，亲爱的，我会的。”她拾起她的记事簿。“既然你回来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安排一场晚宴，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跟邻居来，你说呢？”

“啊，老妈，你知道我不喜欢社交场合。况且我们似乎应该把钱花在更有用的地方。”

“胡说。偶尔举行一场晚宴，我们还负担得起。你知道，这样才不会显得我们怪怪的。况且，现在该是你重新结识某些人的时候了。另外，有几位年轻的小姐也盼望能被正式的介绍给你呢，我英俊的儿子。”她露出微笑，她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的脸庞。

“是啊，我敢说是几位小姐会被你正式的介绍给我！”山恩霍然站起来，他在心中呐喊着逃跑。

“山恩，也该是你认真的考虑从谷地里适合的年轻小姐中挑个新娘的时候了。你知道，我很想抱孙子。跟她们交往又无伤，尤其是考虑到她们的嫁妆是一大片土地。”她投给他腼腆的一瞥。

“嫁妆！我以为现代人不再在乎嫁妆这种事了。无论如何，我不愿为了拯救我们日益消减的财富，就和某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昆在一起一辈子！除非，它是自然发生的——虽然我很怀疑它会。总是目前，我回尽力避免那种不行的命运！”

“山恩·丹尼尔·梅力特！请你控制一下你的舌头。”

“我很抱歉！老妈，不过，请你别为我的婚事操烦。光是科林跟火树，就够我忙不完。”

他俯身亲吻母亲的脸颊。“现在，我想我要就寝了。我突然觉得累得要命。”他又亲亲她的脸颊。

“晚安，儿子。很高兴你回来了。”凡妮莎目送儿子退出书房，她的眸中洋溢着浓烈的爱。但是，她并不打算放弃她的计划。她踱向她的写字台，开始筹划一场盛大的晚宴。

在火树住了一个礼拜之后，妮娜觉得比较自在了些。这天早上吃过早餐后，她决定要更大胆些，到后院的树篱外的地方去探险。

院子外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坡，它似乎直接通向山峰，从妮娜所站的地方来看，那些山峰似乎伸手可触。她曾听德瑞克描述过，由于新南威尔斯的

这一部分空气十分清新，所以，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很容易将距离判断错误。

早晨的一切嗅起来都是那么的清新、美好，觉得自己朝气蓬勃的妮娜迈着轻快的步伐，向远处的一群巨大的羊齿植物走去。她可以在它们凉爽的树荫下坐一会儿，然后再回主屋，为午餐做准备。她提醒自己下回一定要记得请求凡妮莎允许她从藏书室借书出来。那丛羊齿植物看起来像是一个人躲起来阅读小说的理想地点。

太阳逐渐上升，她感到气候越来越温暖，便加快脚步。等她抵达羊齿林的边缘时，她已经气喘吁吁了，她的腿部肌肉也有点颤抖。站在这片浓荫的外圈，她忽然听见一种像是动物踏过草地的声音。她冻住。

德瑞克讲过的那些恐怖的故事一古脑的涌向她，她不晓得自己究竟该悄悄退开？抑或拔腿飞奔？其实这并不重要，因为她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移动。她试着回忆山恩所说的话，他曾说德瑞克的故事全是夸大渲染的。但是此时此刻，随着脚步声逐渐逼近，山恩的话越来越没有说服力，而德瑞克的故事却越来越像是真来的。她可以从那脚步声判断出这头野兽相当庞大。

妮娜旋过身，拔腿就跑，但是在慌乱中，她扭到了脚踝，她的脚绊到一根突出的树根，使她脸朝地的跌到柔软的草地上。她惶恐地拔出被树根勾住的脚，企图爬起来，就在这时，的肩膀被强而有力的动物爪子攫住、提起。她发出尖叫，并拚命踢那头从背后抓起她的野兽。

“哇！快住手，我的女孩！”

妮娜瑟缩了一下，并停止乱踢。她睁开紧闭的眼睛，望进山恩笑咪咪的脸庞。他退后一步，他们默默地凝视此彼良久，然后，他爆笑出来，那响彻云霄的笑声似乎在山谷间回荡。

“哼！什么事……这么……有趣？”妮娜定下神来，嗔道。

她仍然坐在草地上，双腿向外伸，卡其裙卷至膝盖，露出长筒靴和雪白的毛袜。她的手伸到脑后，以撑住自己，她的发誓散落，长发披洒而下。由于面向太阳，她必须眯着眼，才能看席他的脸。

他停止爆笑，伸出手，剔掉夹在她发丝里的一片草。“呃，譬如说，你全身沾满了湿草。还有，刚才可真是我所见过最不优雅的逃窜！你把“影子”吓跑了，害它差点咽不下最后一口嫩草。”

听到自己的名字，一匹大黑驹从羊齿林后跳出辞，它的两只耳朵竖得高高的。看到山恩，它停下来，然后它打量妮娜一眼，似乎决定这个模样狼狈的人类对它不具任何威胁，便低下头，开始吃草。

妮娜瞞珊地站起来，并开始拍拂裙子的草屑。“你吓死我了！你知道我在这里吗？”

“我远远的就瞧见你往这儿走来。”

“那你为何不出声警告我？”

“我不认为你听得见我。”

“你知道，我有可能跌断脚踝的。”

“老天！我当然不希望你跌断你的脚踝，我的女孩。果真那样，你会比在旅途中还要狼狈。”他的蓝眸闪烁着有趣的光彩。

妮娜挫败地叹口气，不甚有效率地整理她的衣服。她每碰到这个男人一次，就懊恼一次。她当初怎么会认为他长得英俊呢？那一定是因为她迫切的需要钱和落脚的地方，而他提供了获得两者的机会。所以，她才会觉得他好看。她的理智被蒙蔽了，如此而已。

她转过身，重新朝羊齿林迈去。山恩追上她，往她的臀部用力拍一下。

“嘿！”她旋向他。“你以为你在干什么？”

“你后面也沾满了草屑。我只是想帮忙，没有恶意。嘿，咱们休战吧，丫头。”

她边走，边用手拍拂裙子的后面。

“喂，你最好等一下再进去那里。”他在她身后喊道。

“为什么？好让德瑞克所说的大蜘蛛织好它的网，好捕捉我？”

她继续朝浓荫深处走去，直到她绊到某种非常大的东西，再次跌个狗吃屎。那个非常大的东西毛茸茸的，而且它立刻跳起来，翻压到她背上，使她尖叫连连。

山恩晃进羊齿林，推高他的帽子，在她身畔蹲下。“不对……”他懒洋洋地说：“好让麦林埋好它找到的袋熊骨头。你正躺在它最喜欢的、埋东西的地点上头。”

麦林趴在妮娜背上，伸出舌头，它的口水滴在妮娜的脸颊上。

“恶心死了！”她响咕道，并徒劳的想让那只狗翻下她的背。麦林纹风不动，静静地等待着山恩的命令。

“好吧，麦林，让她起来。她不是故意的。”

麦林踏下妮娜的肩膀，站在一旁，等待她离开它埋东西的地点。妮娜慢慢坐起来，一寸寸地挪离那块她不敢去看、微微隆起的埋骨处。麦林尽量有耐心地等待着，一旦她退开，它立刻重新挖出它的宝藏，检查无误之后，才又满意地用后脚踢土，再把那些骨头埋起来。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它转个身，坐到那土堆上，面对妮娜，脸上挂着一种期待的神情。

山恩也望向她。“怎样？”

妮娜吐出嘴巴里的泥土，并拨开一终落到额前的头发。“什么怎样？”

“我认为你欠麦林一个道歉。”

“什么……道歉！你不是认真的吧？”

“不，我是认真的，而且显然的，麦林也这样想。”山恩跟麦林互换一眼，同时望向妮娜。妮娜不可思议地瞪着他们两个。“道歉？向一只狗？瞧瞧我！我本来就已伤了脚踝，这头笨狗又绊倒了我，害我吃进一嘴泥土，天晓得这有什么可怕的细菌，而我……我反而应该向……向它道歉？我可不这样认为！”

“老天！停止咆哮。麦林无意伤害你。毕竟，是你误闯了它的地盘。它只是一条狗。”

“我认为你应该很明了这一点，不是吗？”

妮娜思索片刻之后，不得不点点头。麦林也许是火树牧场里唯一可以来去自如的动物。她放松自己，嘴角弯出一抹浅浅的微笑。

“哦，好吧。”她朝麦林伸出她的右手，麦林正焦急地等待着，它的眼眸散发出热切的光芒。“我很抱歉，麦林。”她诚恳地说道。

麦林抬起它的右前脚，让她握住它。然后，意识到一切均已烟消雾散之后，它跳向她，两只前脚搭到她的肩膀上把她撞倒在地上，然后它开始用舌头舔她的脸。

“啊！麦林。”山恩抱住那只大狗毛茸茸的脖子，把它拉开。

妮娜动也不动的躺在那里盯着头顶的绿荫，然后，她开始哈哈大笑。“你知道，它的眼睛非常能迷惑人，教人很难看出它在想什么。”

山恩哈哈大笑。他看着躺在地上、笑单爽朗的她，觉得十分动容。突然间，他很想跟她一起躺到草地上，跟她……上帝，他在想什么？

妮娜坐起来。“我看起八成很糟。为什么每次我要见你母亲前，就会遭遇这种恶运呢？”她拍拍裙摆，然后试图重新夹起她的头发。

“你看起来……”很诱人，他暗自想道。却说：“有点凌乱，没错。来，我来帮你。”

他从后面的口袋掏出一方储色的大手帕，然后倾身轻柔地擦拭她脸上的泥巴，再移向她项侧的一小块污斑。他的指尖掠过她颈部敏感的脉搏跳动处，她感到一波战栗窜向她的肩膀。

从她的领口敞开处，他可以看到几枚细草屑沾在她雪白丰满的胸部间的乳沟上。他搜索她的眼睛，看她是否要他停止，看到她没有反抗之意，他捏着手帕的手指向下溜，小心地擦掉那些草屑。

一波波暖流涌入妮娜的血管。她没有抗拒，但是，她脑中有一个微弱的声音不断地在说她应该抗拒。她的视线落到他的嘴唇上。此时此刻，她想要感受他的唇贴着她的滋味胜过一切。

山恩的手突然停止动作。他站起来。把那方手帕塞给她，凝视她良久。

“我……你可以从厨房溜进去，赶在老妈瞧见你之前梳洗完毕。”他退后一点。然后转身，走出这片羊齿林。

妮娜纹风不动的坐在那儿片刻。是她看错了？还是他的确曾流露出渴望的眼神？

她连忙站起来，抚平裙子，用手帕擦净双手的泥土，然后把它塞进她的口袋。她扣好衬衫的钮扣，尽可能重新夹起头发。麦林一直坐在那儿，好奇地望着她。

妮娜俯视它。“唔，别问我。你比我了解他。”

麦林把头偏向一边，再歪向另一边。仿佛在咀嚼她的话。然后，它冲出羊齿林。

妮娜站在那里片刻。好吧，她想，承认吧，刚才你希望山恩吻你。你从不知道真正的吻是什么滋味，而你意识到山恩可以教你。算了，你知道老妈是怎么说的。他认识许多名门淑媛，另外，他还有梅力特家族的血统得考虑。

蓦然，她对他感到生气，也对自己感到生气。她已经开始喜欢火树的生活，不过，她必须牢记，几个月之后，她就会被迫离开火树。如果她不小心点，她可能会爱上山恩，届时，她会变成什么样？

“该死！”她边咒骂，边迈出羊齿林。

“什么？”抓着“影子”的组绳的山恩旋过身来。

“没什么。绝对没什么！”

“那么，来，让我帮你上马。”他双手交握，移到马蹬旁。

“什么？你真的以为我会上这匹马吗？”她张大嘴。

“嘿！我的女孩，不然你以为我要怎样载你回去？我自己背你回去？好了，你最好快点。照太阳的位置判断，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妮娜战战兢兢的挪近影子。她抬高右脚，把它放到山恩的掌中。她的裙摆缠住她的脚踝。

“如果你用那只脚上马，你就得倒着骑马。”他呵呵笑。“不过话说回来，对我而言，那可能会是一趟有趣的骑马经验，对不对，我的女孩？”

妮娜涨红脸。“我怎么知道？我又没骑过马。”

她换用左脚上马，但她的脚踝还是被宽长的裙摆缠住。

“看来如果你会常常碰到这种场面，我得先给你上点课。”他又呵呵笑。

“我真的怀疑我会有机会常骑马。”她嘟味道。

他圈住她的腰，轻轻地将她举起，让她侧坐在马鞍上，然后整理好她的裙子，再坐到她背后。当他坐上马鞍时。她贴着他的大脚的臀部令他感到心猿意马。

他提醒自己老妈所说的话？他绝不能让妮娜爱上他。几个月之后，她就得离开。老天！他花了好几天的工夫，才说服自己这种安排对她最好。但是他对她的那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怎么办？

他们的身体随着“影子”的步伐擦撞，令他越来越坐立不安。他的手臂圈着她纤细的腰，好像它们天生就属于那儿。她温暖的肌肤所散发的气味充满他的呼吸，令他感到有点神魂颠倒。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是一种崭新的感觉。以前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只感觉到肉欲，和妮娜在一起却是情态加上肉体吸引力，是火上浇油。

“影子”跳过一个洞穴，当它降落时，妮娜的肩膀撞进山恩的胸膛。她感到他的手臂更加圈紧她，然后感到它们稍微放松，感到自己变得虚软。他们默默地朝主屋骑去，仿佛任何言语都是无意义的。

凡妮莎从主屋二楼起居室的窗口，看到山恩和妮娜骑坐在“影子”的背上。她蹙起眉头。当山恩协助那女孩下马时，她注意到儿子的手在那女孩的腰际多逗留了几秒。

凡妮莎走回她的小写字台，研究她所拟的晚宴计划。她把距离现在还有三个礼拜的日期划掉。她别无选择，时间急迫。她将宴会提前到下个星期六。山恩必须尽快结识抗特河山谷那些更高级、更富有的年轻小姐。

第四章

“不行，不行，我亲爱的。”当妮娜从帕乐马它镇的百货商店的试衣间走出来时，凡妮莎说道。妮娜穿着一袭翠绿色的波纹等纱线长袍，它的低领柔软地熨贴着她浑圆的胸部，合身的上衣强调出她苗条的腰肢。圆柔的裙摆像瀑布般披泻而下。

“它美得令人屏息，”店员赞叹道：“仿佛是为你而设计的。”

“这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衣裳！”妮娜喘息道。她转一圈，让那柔软的波纹皱纱绕着她的脚踝飞扬。“我觉得自己像个公主。”

凡妮莎走到她身后，在镜子里捕捉住她的目光。“它不适合你。”她有力地说。

穿着那件长袍的妮娜·柯尔看起来光芒四射，百货店里的每个人都对她投以赞赏的视线。但是凡妮莎可不打算让妮娜穿这件长袍出席宴会。她知道它会对山恩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而她绝对得阻止它发生。她要他受到谷地里的某个小姐的吸引，而穿着这件袍子的妮娜·柯尔会使得她们都相形失色，也会让山恩很难忽略她。

“噢，可是……”妮娜说。

“妮那，当我说我们可以为你买件衣裳时，我期望它是由我来挑选的。我认为衣架后面那套淡绿色的印花布洋装，比较适合一个我在用的女孩的身份。所以，请你试穿一下。”

妮娜的脸上写着深深的失望。那名店员也是。可是她们两个都无权抗议。妮娜只是凡妮莎雇用的伴妇——这一点凡妮莎总是不吝于提醒她——而且出钱买衣服的又是凡妮莎。片刻之后，妮娜穿着那件高额的印花布洋装踏出试衣间。

“完美极了。”凡妮莎宣称。

“我看起来像十二岁的小娃娃。”妮娜嘀咕道。

“我们买下它了。”凡妮莎说。

“是的，夫人。”那名店员答道。

妮娜坐在厨房的一张高脚木凳上，对毛德说道：“那是一袭美丽的、绿宝石色的长袍，它是那么的可爱，以致我差点感动落泪。如果我自己有钱就好了，可是我赚的还不够。况且，我尚未搞清楚美元跟英镑要如何换算，结果我老是以为自己有很多钱。”

毛德抬起头，并用围裙擦擦她沾满面粉的双手。“嗜，我相信你穿那件淡绿色的印花布洋装也是一样漂亮。你无论穿什么都挺好看的，所以，给它一个公平的机会嘛，小姑娘。”

“我知道。你八成觉得我表现得像个被惯坏的小鬼。只是，我已经开始了解到什么会让我看起来像个女学生，而什么会让我像个女人。”她咬一口毛德烤的果酱蛋糕，说道：“你知道吗？我认为老妈也了解。她那么时髦的贵妇会不了解才怪。”

毛德投给她同意的一瞥，但继续保持沉默。

“哦，毛德，但愿我能想出什么办法。如果我就穿着那件长袍出席晚宴，到时老妈想阻止也太迟了。反正我不会有任何损失，对不对？至少，那样一来，山恩就有机会自己作决定……”明白到自己差点说不该说的话，妮娜赶忙咬一大口蛋糕，并且避免迎视毛德的眼睛。

“如果你不停止塞蛋糕，你穿什么都不会好看。我不曾见过哪个傻女孩有像你这样的胃口。”毛德忙着把茶和蛋糕摆到大托盘上。“快四点了，你最好快去换衣服，准备参加下午茶。”

妮娜跑回自己的房间，换上一条端庄的黑色长裙和一件白色衬衫，再把长发整齐的盘上头顶。当她沿着二楼的走廊朝起居室走去时，她注意到一间没用的卧房的房门微微开着。她把头探进去，看看是否有人在里头，结果发现安茜雅一边哼着歌，一边在洗玻璃窗。

“哈罗，安茜雅，你在干嘛？”

“你好，妮娜小姐。我只是在打扫一些房间，好供那些会留在这儿过夜的晚宴宾客使用。老妈希望一切都能尽善尽美。”

“这是一个很棒的房间也。”

“这曾经是老妈的妈妈们的房间。他们本来想重新装潢它，但是尚未动工，她就去世了。”

妮娜绕着房间踱步，欣赏衣柜上的雕花与针织床单。床上躺着一个大纸袋，袋口露出一截华丽的布料。妮娜摸摸它，然后开始退出房间。她刚走到门口，忽然冻住，旋向安茜雅。

“那块布料是要做什么用的？”她用一种兴奋的、喘不过气的声音问。

“什么布料？”

“床上那块。它摸起来像绸缎。”

“喏，那个呀。那本来是要给这间卧房做床单和枕头套的。老妈的妈妈是一位非常高雅的淑女，她喜欢绸缎……不过正如我所说的，她去世了，所以……”

“这表示没有人要用它啰？”妮娜变得更亢奋了。

“没错。老妈叫我把它丢掉。”

妮娜走到床畔，抽出那块布料。她走到搁在角落的一面椭圆形的长镜前，把布料摊开，披裹在她身上，然后左右打量镜中自己的影像。那块高贵的深蓝色绸缎，每次波动都会反射出光芒。

“哦…这块布料好美。它可以裁制一袭很棒的长袍。”

“嗯，没错。”

一个主意迅速地在妮娜脑中成形。“安茜雅，如果它原来就是要被丢掉，你想你母亲会愿意用它帮我裁制一件长袍吗？”

“啊，不行，妮娜小姐，你不能使用这块布料。老妈绝不会允许的。”

“安茜雅，这件事我愿意负全部的责任。如果毛德愿意帮忙，哦，我知道它会成为宴会上最可爱的礼服！”

在安茜雅能够说任何别的话之前，妮娜小心翼翼地叠好那块布料，把它放进纸袋，再拎着纸袋跑回她自己的电间。然后。她冲去参加下午茶。

那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凡妮莎·梅力特密切地观察山恩和妮娜。她好几次逮到他们眉目传情，山恩眸中盈满绝对的赞赏，妮娜则报以羞怯的微笑。

凡妮莎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情债滋长的速度感到十分不悦。她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阻止它。

科林望着在观察山恩跟妮娜的母亲，他完全能看穿母亲的心思。她只看得到山恩，他想，永远是山恩。她一点也不喜欢妮娜·柯尔的存在。如果他没看错，他相信，她可能是在嫉妒那女孩。科林从未料到他高傲的母亲会嫉妒任何人，但是，他越观察，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没错。

也许她意识到妮娜不是一个可以任她支配的软弱女孩，一道灵光闪过科林的脑海。

原来，妮娜·柯尔才是母亲要举办晚宴的真正的原因。母亲惶恐了，她怕山恩会选择身分不相配的妮娜。科林非常了解他的母亲。她打算把山谷里门当户对的年轻小姐都邀来，然后帮山恩牵红线。

科林感受到自己的嫉妒。母亲从不会为他这样大费周章，显然地。因为他不够重要。

唔，既然妮娜·柯尔的存在会影响到大家……一新计划迅速在科林大脑中成形，他露出一抹苦笑。

“你知道，大哥，”科林以一种深具权威的口气说：“我一直在想你最近一趟美国之行的成果。”

凡妮莎和山恩都转向他，显然的，他突然对家族企业产生兴趣令他们讶异。

科林看透他们的想法，但他继续流畅地说：“我认为你和那些羊毛进口商结交，是一项成功的行动。你也知道事情是怎样，瞧瞧那些真正养羊的澳

洲人。无疑的，他们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我猜他们会觉得你有点像个赚钱的美国牛仔。”他露出微笑，并呷口葡萄酒。

“你说的没错，科林。”山恩连忙鼓励弟弟的兴趣。“不过，我讨厌它赋予我的暴发户形象。它使我不像一般朴素的牧羊人，害我不但得花许多唇舌说服他们，我们的羊毛已是他们所能买到的品质最优良的羊毛，而且，纵然我开出公道的价格，他们还是罗哩叭唆，杀价个没完。结果，我只得一开始便抬高价格，再让他们慢慢杀价。我不懂，他们为何不能接受我原本订的诚实价格？那样绕个大弯，简直是浪费时间。”

科林绽出微笑，并且源向妮娜。“美国人总是要人说服他们已经占到了便宜。那是他们的命运。”

妮娜撇扭的换个姿势。科林很可能又在讽刺她了，而她只能默默忍受，因为老妈期待她表现得像个淑女。

山恩察觉到妮娜的不快，企图将局面缓和下来。“看来你遭遇到不好的美国人的经验比我多的多。”

“至少，美国男人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科林干脆地说。

凡妮莎清清喉咙。“你的重点在哪儿，科林？你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来讨论家族企业，我认为你应该把这个话题做个结束。”

科林不理睬她，“重点是，如今我们需要更圆滑的生意手腕。目前山恩负责和美国进口商接洽，但是他真正想做的目有生产羊毛，对不对，大哥？”

“继续说。”山恩望向母亲，但她的注意力集中在科林身上。

“所以，该是采取下一步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某个人来代替山恩，一个能够跟美国人讨价还价，最后不但能赚到丰厚的利润，而且是连运费都能赚回来的谈判长才。”

“我们要去哪儿找这个精明的人物呢？”山恩问，他的语气中有一丝犀利。

科林饮尽酒杯里的酒。“你没有想到，我一点也不惊讶，大哥。我指的当然是我自己。我是唯一懂得如何与人谈判的人。”他环顾大家。

“你？”山恩并未隐藏他的惊讶。

“别把人瞧扁了，大哥。”科林不疾不徐地说：“我有何不可？难道你忘了，我是这个家的一分子？自然的，我有权利，也有义务加入家族企业。身为局外人，我相信你一定能明白这一点，对不对，妮娜？”

妮娜显得手足无措。“我？噢，这种事没有我表达意见的……”

“我怀疑。”科林盯着她。“我相信，火树的每件事你都观察得很仔细，也有你自己的想法，改天……我希望能和你——讨论它们。”

“我……当然，科林。”妮娜有礼貌地答道。他有何目的？这番对话令她十分不安。

科林的话深深震撼了几妮莎，他从未显示出对家族企业有任何一丝兴趣，虽然她一直盼望他能参与火树的生意，但是她不得不怀疑他的动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为什么如此突然？

然后，凡妮莎脑中兴起了一个更古怪的念头——科林不会也对妮娜感兴趣吧？果真如此，她思量道，让科林去追求妮娜可能反而对她有利。她知道，如果山恩相信他的弟弟对妮娜感兴趣，他一定会退让，也就更有可能转而去追求其他她替他挑选的女孩。

经过一番斟酌，凡妮莎忙不迭地说：“好主意。妮娜或许可以多帮助你

了解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对不对，我亲爱的？”

凡妮莎的慈祥语气令妮娜无言以对。她怎么会起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山恩打岔道：“不，我不认为妮娜会懂美国的羊毛进口业……”

“为什么不行？”科林站起来。“我们并非要求她懂羊毛生意，我们只是想了解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不过，此刻似乎不宜讨论这件事，或许下次吧。”他俯身，很希罕的在他母亲颊上印上一吻。“倘若你允许的话，母亲，我想告退了。”话毕，不等她答复，他选自绕过餐桌，走到妮娜面前。他抬起她的手，亲吻她的手背，他的嘴唇在她的手背逗留了两秒。“我期待着与你的讨论……很快……”他放下她的手，朝门口踱去，然后转过身来，扫视三张膛目结舌的脸。“山恩……大家，晚安了。”他离开餐厅。

稍晚，妮娜坐在游廊的柳条椅上，边吹着凉爽的晚风，边思索晚餐时的那席话。

不久，游廊的一隅传来一阵悉卒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抬起头，竭力想看穿夜色。暂时遮住月亮的云朵缓缓飘开，月光照出山恩倚着廊柱与栏杆的高挑侧影。她听到他叹口气，觉得自己似乎闯入了他的某种隐私的一刻。于是她站起来，想悄悄溜走。

无奈柳条椅在她站起来时发出“吱嘎”声，山恩循声扭过身来。

“谁在那儿？科林吗？”

妮娜跨出夜色，走向他。“不，是我，我无意打搅你。”

山恩的脉搏陡然变快。“不，你没有打搅我。”他撒谎道。她确实打搅到他，深深地打搅到他。

“晚安。”她呢喃道，并退后一步。

“不，别走。”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臂。

妮娜打个哆嗦，她的披肩滑下肩膀。山恩靠近她，帮她重新披好披肩。她一络散落下来的发丝被披肩压住，他的手指轻轻滑过她的颈背，挑出那络发丝，使一波战栗窜下她的脊椎。

“今晚相当凉，”他指出。“也很潮湿。来，穿上我的外套。”

他脱下他的蓝色外套，帮她披上，她立刻被他残留在外套上的温暖与气味裹住。

“愿意在上床前散散步吗？”

“愿意呀。”她低声说，她的心脏“怦、怦”地撞击着胸腔。

他换起她的手臂，朝院子的潮湿草地踏去。一种充满电流的沉默包围着他们。

终于，山恩开口打破紧张的气氛。

“别让科林的冷嘲热讽惹火你。他就是那样没口德。”

“喔，科林没什么意思，我了解他。他现在几乎无法像最初那样令我生气。”

“哦？”山恩纳闷她说了了解科林是什么意思。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有那么多？使她自从已经十分了解他了？

“他只有难以跟别人打成一片的困难，如此而已。”

“他从未尝试跟别人打成一片，从未。我老想不通为什么。”

“你想不通吗？”妮娜直率地问道。她可能已经干涉到别人家的私事，但是现在要停住也太迟了。

山恩打开花园的铁门，让她先通过。月光和夜晚潮湿的空气使得暗影幢幢的森林，低矮、随风摇曳的羊齿植物的轮廓，以及飘送幽香的花朵，看起来像是一场梦幻。他们肩并肩，漫步于碎石小径。

“难道我应该能猜透他的心思？”山恩问。

妮娜犹豫片刻，然后决定她应该诚实的把她的观察说出来。

“是的，我认为你应该能。我相信，你是他会表现出那种行为的重大因素。”

“我？为什么？”

“他在你的阴影下长大。这一点你一定知道吧。”

山恩陷入沉默。是的，他知道，但那并非他造成的。他总是希望他们兄弟能更亲近些，他一直试着鼓励弟弟参与，并分担火树的工作与责任。但是，科林一直表现出排斥、兴趣缺缺的态度，最后终于浇灭了他的热心。

“我认为现在，他或许开始想争取属于他的合法位置。”妮娜继续说。

“是呀，今晚他似乎就是在那样做，而且更甚于往常。自从你来到火树之后，我注意到他在改变。”

“他变成一个男人是很自然的。”她说。

科林？一个男人？山恩想，或许他没有注意到科林已经不再是他和老妈心目中的那个小男孩了。如今科林是一个男人，有男人的需要与欲望。一个男人，没错，山恩绞尽脑汁思索道，但是，他的弟弟变成的这个男人对妮娜是动了真情？抑或只是一时好玩？起初，科林似乎非常排斥她的存在，但是今晚……不，不可能。科林从未跟任何正经女人交往，妮娜跟他以前鬼混的那些女人有天壤之别。难道科林终于成熟了，知道如何辨认一个真正的女人？

山恩领悟到自己刚承认了一件事：妮娜·柯尔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从来没有任何女人能像她那样令他热血沸腾。

本能地，几乎带点占有性地，他的手臂搂住她的腰，将她拉近他。“现在你暖和了吗？我的女孩？”

妮娜的一颗心跳得更厉害了。“是的，我很暖和。”她吃语。

他们停在小池塘边，坐到石椅上。妮娜往前倾，捕捉水中自己的倒影。山恩跟着照做，金色的脑袋与红铜色的脑袋在银澄澄的池面相依偎。山恩被反映在池面的亲密画面感动，逆转过头去，轻轻地用一根手指支起她的下巴。

妮娜打个哆嗦，她抬起眼，望进他的蓝眸。然而他并未看她的眼睛，他的视线集中在她红润的唇瓣上。他缓缓低下头，有一会儿，他的唇在距离她的唇只有一寸的上方逗留。然后，他的唇轻轻地印上了她的唇，再轻轻地吻她，然后他完全地攫住她的唇。他的手臂因住她，让她的胸部压挤他的胸膛。他的舌尖温柔地催促她。直到她启开唇瓣，允许他进入。她觉得整个人仿佛都在他的魔法下融化了。

当他终于放开她时，他可以感觉到她的身体抵着他发抖。她慢慢站起来，但并未斥责他大胆的行为。她会让他继续做下去吗？老天！他多想继续做下去，多想获得更多、更多。他站起来，拥住她的娇躯。

妮娜把脸埋进他的胸膛。她可以听见他的心跳和她的合而为一。他柔软的棉布衬衫摩娑着她的脸颊。她吸进他的气味，感受他的力量，当他的手溜上她的颈背时，她觉得天旋地转。如果他再动，她可能会在他的怀中爆成碎片。

良久，他们就这样默默依偎。山恩挣扎着控制他的欲望。他每次呼吸，都能闻到她的发香。他的双手轻轻地抚摸她的背部与肩膀，使他的大脑能够轻易地勾勒出她曼妙的曲线。

他必须停止这种事，他告诫自己。现在就停止，否则他会失去阻止自己的力量。

“妮娜。”他喃喃唤道。

她动了一下，然后倒退一步。她抵着他的胸膛的小手，在目光下显得十分苍白。

“我必须送你进屋去，免得……”他的声音退去。他不情愿地松开她，并且感觉到她心里也是同样的不情愿。

山恩一放下手臂，妮娜便感到心里发寒。在厨房的门口，她轻轻扯下披在肩上的外套，把它还给他。当从他手中接过它时，他们的手指微微接触。她期盼地望进他的蓝眸。为什么他不说点什么？为什么她不敢说点什么？

他含糊地推上帽子，然后便转身，消失在夜色里。妮娜作在那儿。瞪着黑暗，直到寒冷似乎穿透到她的灵魂里，她才走进屋子。

毛德很肯定如果老妈知道她有插手这档事，她一定会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但是，她还是答应帮妮娜裁制衣裳。等那件长袍完成之后，果然它一点也不比帕乐马它镇百货店里的那件翠绿袍子逊色，每天晚上睡觉前，妮娜总要把它拿出来试穿，站在镜子前顾影自怜一番。

她幻想自己穿着它，出席晚宴，而山恩会像那一晚在池塘边那样再次吻她。自从那一晚之后，她已经有四天没看到山恩，所以，她焦急地盼望着宴会的来临。

这天早上，为了晚宴的最后准备，凡妮莎放妮娜一天假。妮娜向安西雅借来一条卡其裤和一件羊毛夹克，配上她自己的白裤衫与棕色皮靴，便溜出主屋，朝外围牧场迈进，想去瞧一瞧山恩所做的工作。

走了一小时左右之后，她眯起眼睛，打量地平线，这才开始领悟到梅力传家的土地有多广阔。看来她想要走到羊群所在的地方——山恩很可能也在那儿——再赶在天黑之前回主屋是不可能的。她气喘吁吁地坐到山坡旁。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赶上去，再赶回家，但是要如何做？她的心直往下沉。

马蹄声打破她的沉思。她转过头去，脉搏加快，希望来者是山恩。等骑马的人进入她的视野，她看清对方是科林，她的心又倏然下沉。他跨下马，朝她走来，她振作起精神，准备迎接他的挖苦。

“你今天准备做哪种文化探索呢，柯尔小姐？”他的话里夹着一丝她最憎恶的轻蔑。

“没啥特别的，只是四处逛逛。”

“啊，你越来越会运用澳洲话了，多么机伶，”他开始在她面前踱来踱去，一面还用短马鞭拍打他昂贵的高筒皮靴。“你似乎没走多远。也许你该折回去，从事更有益的活动——例如刺绣，或者诸如此类的雅事。你总是能够研究文学，或者画画……啊，不过我猜你缺乏从事这类活动的的能力，也无法专心。”他停在她面前，嘴角牵出一抹揶揄的微笑。

妮娜开始怀疑，那天吃晚餐时，他对她那样亲切，只是在他母亲与山恩面前演戏。

她用疑问的眼神仰望他。“科林，你为何那样讨厌我？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老是这样贬低我？”

她的坦率使科林露出一副错愕的样子。他愣了一下，然后转过身去，盯着自己的皮靴。

“我并非讨厌你。只是你象征某种……”

“某种你不想成为的角色，对不对？一个出身较低的人，或许反而能抽走那该死的梅力特血统里的冷漠，是不是？”

“也许……”

妮娜觉得既愤怒又沮丧。就算她现在说出什么会侮辱到科林·梅力特的话又怎样？她决定抛开谨慎，豁出去了。

“他们期待你什么，科林？他们对你的梅力特血统，对你持续这个强大王国的责任有什么期待？”

科林坐到她旁边，眺望梅为特家一望无际的土地上滚滚的青翠牧草。

“你想知道他们期待我什么吗？什么都没有！百分之百的零期待。他们从不期待我什么！小时候，我是一个被溺爱的孩子，如今，我则是被容忍的次男。所以，我不曾真正在乎任何事，或任何人，尤其是你所说的梅力特血统！”

妮娜立刻对自己这样逼他感到后悔了。“我很抱歉，科林，我无权那样问。不过我了解你的感受。我的父母非常爱我，然而，他们去世之后，我就只是我莎迪姑奶奶勉强容忍的一个小拖油瓶了。所以，我们的遭遇满相似的，你跟我。除了我还有

一些我在乎的事物。不过，你为何老是待我好像我连猪狗都不如似的？”令他捡起一根棍子，在沙地上胡乱画着。然后他抬起头望向她。“因为你，你在做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去做的事情。你自立自强，勇于尝试新的事物。想到连一个女孩都能办到，而我却不能，我就觉得懊恼。”

“哈，我可不是什么小丫头。”她在柔软的草地上伸展双腿。“不过你前几天晚餐时所讲的话呢？为什么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科林？不管它是什么，难道你不能放手去做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母亲。身为梅力特家的一分子，我注定要一辈子留在火树，做个梅力特家的人。父亲是母亲的全部生命，他去世后，她更决心不让火树衰亡。我对她毫无用处，她还是不肯让我离开。我所做的事没有一样能取悦她。我在寻找金矿矿脉上赌注的钱越多，她替我偿的债也就越多。然后我会再赌一遍。这是一种让我和家里有联系的方式，我恨它。我永远都不能取悦她，而……我也永远不能取悦我自己。不过我爱她。是的，我爱她。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她会爱我……正如她爱山恩一样。”

妮娜同情科林的困惑，但是她不晓得该对他说什么。一阵冗长的沉默笼罩着他们，终于，她朗声沉吟道：

“我跑来澳洲探险也许是一项大错误，可是我想要新的生活，所以，我就来了。我想，我至少要试一次，看看它会不会为我的人生带来任何改变。不过，我毕竟无法成功，因为我不会在这里待很久。”

“你想离开火树？”

“我没有那样说……”

“那为何要离开？没错，我母亲有时很倔强，不过，你一定能设法……”妮娜没有回答，他注视他良久。然后，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是为了我

哥，对不对？母亲不肯让你们在一起”

妮娜不安地蠕动一下。她曾答应凡妮莎不把她们的交谈泄漏出去。“让我们这样说吧，据我所知，我不会在火树，或者澳洲留下一片云彩。”她叹口气。

科林的精神昂扬起来。“嗯，柯尔小姐，你要离开，至少也该先把火树参观一遍。

我对此地的一草一木了若指掌。怎么样”要跟我来吗？算是我向你赔罪吧。”

她抬眼望向他，突然间，她的心中充满希望。“你愿意带我参观外围的牧场吗？让我瞧瞧羊群和牧羊人？”

“走路去可不成。谷仓里有一匹叱马应该会适合你。你愿意骑马去吗？”

“我愿意吗？咱们走吧！”

妮娜发现跨坐骑马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经验，虽然它使她的胯下不大舒服。

科林是一个很棒的向导，他热心地告诉她关于火树的一切，关于丹尼尔·梅力持如何利用他所能筹划到的一笔钱，买进一小批最好的美丽诺绵羊，逐渐建立起这个王国。

当科林说到火树是谷地里第一个把羊毛输出到美国的牧场时，他的语气中充满骄傲。

“科林，你爱这个地方。”妮娜低声说道。

“是的，不过……被训练做接棒人的是山恩。他是天生的牧羊人，而我则是天生的都市人。母亲希望他两者都是，但我不认为他喜欢那样。母亲希望我像他和父亲，我不可能办到。结果是，没有人能够摆脱这里，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满足。”

“什么能够令你满足呢，科林？”

他皱起眉头。“金子吧，我想。我知道这里有金矿。没人相信我，不过，我知道这里绝对有。”

“有的人试了好多年却一无所获。”她谨慎地说道。

“我知道。我在报纸上读过澳洲人去加州淘金，却失去一切的故事。如今风水轮流转，换成美国人抛下一切，跑来澳洲淘金。四年前，在这里的山里，马嘉丽河的沿岸有挖到大金矿。我知道只要我们继续凿这些山，就会发现作梦也想不到的大财富。”

“这种淘金梦已经毁掉了无数的人。”

“它不会毁掉我。再说——只要成功了，我就能向母亲证明我有我的价值。”

妮娜明白这一点对他有多重要。

他们爬上一座山，在山巅处停下。他们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山谷，期间点缀着无数正在吃青草的雪白绵羊。一条半干涸的小溪流像一条银蛇般蜿蜒过山谷，靠近一丛黑绿色的树林处，一个大水洞切开溪流，几只绵羊正在那儿喝水。

这片土地的辽阔与绵羊的数目让妮娜倒抽一口气，她突然觉得在广大的不可思议的澳洲原野，自己宛如沧海一粟那样渺小。山谷下矗立着一栋木屋，一缕青白色的炊烟正袅袅地从烟囱冒出。几匹马拴在栏杆旁，大树的树荫下则趴着三条狗。

科林绽出满意的微笑，打破沉默。“看来我们正好赶上午餐时间，多么幸运！我们下去做个不速之客，如何？”

“也许我们不该那样做。”妮娜忽然觉得不太乐意，一种她在倒追山恩的感觉袭向她。更糟的是——她不希望他因为她侵入他那属于男人的领域而生她的气。

“别现在畏缩嘛，柯尔小姐。”科林说，仿佛看穿了她的心理。“没有撤退的时间了，所以，前进吧。人生永远要向前进！”

妮娜抛给他一抹惨惨的微笑。她把他的话当成一种鼓励，并朝他伸出右手。“你说的对极了，伙伴！”她和他握握手。“那么，我们前进吧？”

在木屋里，山恩和其他七个从青少年期起就为火树工作的牧羊人，在餐桌前坐下。

不久，另外四个学徒也加入他们。山恩一向喜欢大家聚在一起谈天说笑的气氛。然而这阵子，他老是想着老妈和他的那番谈话，想着在回席德尼的旅途中，德瑞克告诉他的关于老妈的健康消息。科林表示想分担一些责任令他既喜且忧。而在月光下的池畔吻妮娜的回忆，更是时刻萦绕于他的脑海，甚至梦乡。那些牧羊人不时取笑他，想让他摆脱心不在焉的状态，却都无法成功。

这一餐的咖啡煮得特别浓。他尝到那苦涩的滋味，便扮个鬼脸。也许他该考虑今晚回家吃晚餐。在老妈硬要举办的那场该死的星期六晚宴来到之前，他希望能回家几趟，无奈他太忙了。真希望能完全逃掉那场宴会，他痛恨那类事情。老妈会围在他身边，以确定他有被介绍给谷地里每一位门当户对的小姐，并且向他报告她们的嫁妆有多少。整件事情绝对会让人窝囊透顶。

妮娜·柯尔的脸再度浮上他的心头，她猜自己仍然对把她带来火树这档事感到内疚。

他或许不该那样匆匆雇用她。或许应该事先告诉她更多关于老妈和火树的详情。不管老妈认为她隐瞒的有多好，山恩知道她认为妮娜不适合他。难道他之所以会这样想妮娜，是因为老妈不赞成吗？

待在外围牧场的这几天，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他几乎随时随地都会想起妮娜，想起她的眼睛，她的秀发，她的嘴唇的滋味，她贴着他的大腿的臀部曲线。

妮娜的情影再次浮现于他的脑海。他甩甩头，想挥除那影像，但它不肯离去。每一次他靠近她，他就可以感觉到在她甜蜜、纯正的外表下，潜藏着一个热情如火、有血有肉的女人。是的，他对妮娜的感觉与老妈无关。

他皱起眉头。再过几个礼拜，妮娜就会回美国，然后一切都会恢复旧观。是吗？

木屋外传来敲门声，把大伙都吓了一跳，房门被推开，科林站在门口，他的脸上摆着一抹大刺刺的笑容。

“注意，伙伴们，小心你们的言谈举止，我们有一位客人！”

这样宣布之后，他催促神色扭促的妮娜进屋。妮娜羞怯的踏进屋内，穿着马裤的她看起来十分狼狈，她的脸沾满泥巴，湿淋淋而且凌乱的头发间全粘着草屑。

他们的光临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科林会跑来外围牧场已属不可思议，但是科林带着一个女孩出现，更是破天荒头一遭。房间的一隅传来一阵呵呵笑，很快的，其他人也都哄堂大笑。

“她初次骑马，不幸在水坑那边摔了一跤。”科林关上门，笑道。

妮娜捕捉住坐在长方形餐桌最远一端的山恩的规睛。她模糊地意识到德瑞克和其他人的存在，但是她看清楚只有山恩的脸，而她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她但愿自己能够消失，但愿她最初没有想到要来这里，但愿她没有让科林带她来木屋，而最甚者，她但愿自己的骑术好一点。至少那样她就不会摔下马，不会掉进水坑，并可以整洁利落的走进这里。

趴在山恩脚边的麦林从桌子底下钻出来，他的巨大脚爪在木质地板上弄出刮擦的声音。它奔向妮娜，前脚一跃而起，搭在妮娜的胸上，快乐地用舌头舔她的脸，以表示欢迎。它的热烈欢迎使妮娜向后倒向科林，科林忙不迭地用手臂留住她的肋骨处。妮娜感到泥水刺痛她的眼睛，但她拚命忍住。她最不愿做的事情便是在每个人——尤其是山恩面前哭泣。

“各位绅士，”科林小心翼翼地扶正她，然后宣布，“容我介绍远从纽约来的妮娜·柯尔小姐。柯尔小姐，这些是你在火树牧场的同伴。”

男士们立刻站起来，椅子、板凳刮过木头地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他们之中有的人推推帽子，有的人夸张地鞠躬行礼。站在铁煤炉附近的德瑞克看到这一幕，嘴角不禁掀起一抹微笑。

妮娜尴尬透顶，起初她说不出半句话，然后，她聚拢残余的尊严，两手捏着松垮垮的长裤的裤管两侧，尽量优雅的行个曲膝礼。

“很高兴认识你们。”她以一种正经八百的语气说，她的目光牢牢地与山恩的互锁。

她表演得不赖，但是她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她旋身逃出木屋，屋内的爆笑声更促使她加快伐。她奔进木屋后的油加利树林，抵着一棵树，坐到地上，然后抱起膝盖，把脸埋到臂弯里。片刻后，她听到有人靠近的声音。在她能移动之前，一个湿湿的鼻子埋进她的头发，她的耳畔传来响亮的嗅闻声。她扭过头去，从手臂上的缝隙窥看。麦林站在那里，它的脸上露出一一种奇怪的期待神情。妮娜觉得它似乎是想安慰她。

“哦，麦林。”她抱住它毛茸茸的脖子。“别担心，这次并非你的错。”

当她放开它时，它把头歪向一边。它发出一种她觉得似乎表示高兴的喘息声，它那柔和、聪明的眼睛仰慕地望着她。

妮娜咯咯笑。“如果山恩也用这种眼神看我就好了。”她又搂搂它，并把脸埋进它丰厚的长毛里。

“出来吧，我的女孩。我知道你在那里头！”

山恩的呼唤吓了妮娜一跳。“走开！”她喊回去。“等我准备好了，我自然会出去。”麦林脱离她，奔出树丛。“叛徒！”她喀道。

“出来吧，妮娜。何必跟一群粗人计较？况且他们并无任何恶意。”

我在乎的不是他们。她暗自想道。

“好吧，如果你不出来，我就进去。”他正走进树丛。“老天！你的模样可真狼狈。”他笑道。

她狠狠瞪他一眼。

他举起双手，做防御状。“好吧，好吧。我很抱歉。”但是不管他怎样努力，却都无法藏隐声音如笑意。“你跑来这儿干嘛？而且还跟科林一块来？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无法和睦相处一分钟呢。”

她用手背抹去泪水，然后拨开沾着泥巴的发丝，用那对晶莹剔透的绿

色大眼睛仰望他。“科林带我来参观牧场。”

山恩蹲下身。“你知道他会带你来这里？”他轻声问。

她注视他片刻，然后垂下眼，点点头。“我要求他带我来的。我想看……看看绵羊牧场是什么样儿。”

“我明白了。”他站起身。“那么，你应该进屋来，先把自己清理干净，然后我们再带你参观更多东西。”

“不，我不能再像这样走进去。”

“好吧，待在这儿别乱跑。我去帮你拿肥皂和干净的衣裳。我知道一个隐密的地方，你可以在那里清洗自己。这样好吗？”

“嗯。”她同意道。

几分钟后，他肩上扛着一只麻袋走回来。他领她穿出树丛，越过木屋后头，走下一条漫长、崎岖的斜坡，朝更广阔的一片由油加利树和一些开花的灌木组合而成的树林迈去。妮娜不时扭回头去看看越离越远的木屋。

“放心。我们要去的地方不会有人瞧见你的。”

他们爬下山，风在他们耳畔“呼·呼”的吹着。当他们抵达山脚的草地时，妮娜注意到风静止了下来，空气也变得温暖。潮湿。小径两旁的植物被愈来愈浓密的藤蔓和巨大羊齿类取代。四面八方传来吗禽甜美的歌声，但它们的身影顶多是惊鸿一瞥。

当她必须排开植物的枝叶才能前进时，她开始冒汗。不久，她听到水声。当他们再度见到天日之际，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条银蓝色的小瀑布，瀑布下方冲激出一方石穴池，成为一座天然浴池。阳光照耀着池水，使它看起来波光粼粼，也使生长在池畔的茂盛植物映出蓝绿色的荫影。

妮娜惊喜莫名。“水很冷吗？”她吃语道，其实她并不真的在乎池水是否冰冷。

“不会很冷。它的源头是山上的一处温泉。”山恩指指他们的上方。

他打开麻袋，取出一方粗麻大毛巾、一块肥皂、一条薄羊毛毯、一只杯子、一条干净的长裤。一件背心、一件蓝衬衫和一双白棉袜。除了那张羊毛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罢在池岸边，然后他踱离水池，找到一个阴凉处，铺开毛毯，放下麻袋，自己也跟着坐下。麦林跑过来，在他旁边趴下。

“等你脱下皮靴之后，把它们丢给我，”他喊道：“我会尽量把它们弄干净的。”

妮娜拔下沾满泥巴的湿皮靴，把它们扔给他，然后脱下她的脏衣服，只穿着内衣踏入池中。

池水清澈温暖，最深处不超过两尺，一旦她坐到一块平坦的岩石上，可以看见背对着她的山恩，她迅速地脱下她的内衣，用池水漂洗它们，然后她溜出水池，把它们晾在巨大羊齿的树枝上，再迅速溜回水池。浸泡在水里的感觉如在天堂。

妮娜用肥皂清洗过自己的头发、身体之后，游向突出于瀑布正下方的岩石。她爬到岩石上坐好，让瀑布像按摩似的冲刷她的身体，这是自她从纽约公寓的窗户跳家之后，所享受到的最自由的感觉。

巨大的溅水声划破瀑布规律的冲流声，妮娜猛然扭过头去，发现麦林正由水中跃出，想爬上她所坐的这块岩石。由于岩石上覆着滑溜溜的青苔，它无法站稳，便问哼一声，往前沿，撞进她的怀抱，使他们双双落回水池。麦林游回水面，打喷涕，甩甩头，好甩掉灌进眼睛和耳朵的水。妮娜从它前面

浮出水面，想对它咆哮，无奈呛了满嘴的水。

山恩双手叉腰，矗立在池岸上，他沙哑的笑声在水池四周荡漾。麦林跃过妮娜，使更多的水溅到她脸上，再爬上池岸。它站在山恩旁边。抖动全身，使得山恩溅了一身充满狗骚味的脏水。

第五章

妮娜揉揉眼睛，然后睁开它们，及时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发出一串银铃似的笑声。

“你觉得好笑，是不是，我的女孩？”山恩咧嘴笑道，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

妮娜看到他缓缓地走过来，慢条斯理的拾起毛巾。“等你泡过一阵子之后，我们来瞧瞧你是否还笑的出来。想想看，届时你会是什么模样？一丝不挂，在水中发抖……”

“你敢！”

“咦？我会不敢吗？”

“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卑鄙的事情！”

“不可能，我的女孩。这世上还有更卑鄙的事！”

“我相信你全想过了！”

他哈哈大笑。

“自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就以看我出洋相为乐，对不对？所以，偶尔也该换我取笑你的丑态啊。”她打个哆嗦，一绝发丝落在她脸上。“更何况，这并非我的错。

你为何不教训麦林？”

“没有人能够教训麦林。大家只能习惯它。”他坐到池岸上，开始用毛巾擦干麦林的厚毛。

“山恩，拜托……我开始觉得冷了。我需要那条毛巾。”她拨开遮住眼睛的头发。

“还有我的头发……”

山恩停止搓擦麦林，他按兵不动许久。妮娜怀疑他在等待她投降，哀求他让她走出水池，或者更糟的，他在等她投降，就这样赤裸的走出去。她咬紧打颤的牙齿。倘若他真的在打这种如意算盘，他就得等到世界末日。攀然，他站起来，伸出抓着毛巾的手。

“好吧，我的女孩，我想我应该绅士点……”

“绅士！喔！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她反驳道，但立刻后悔自己的快嘴。

“唔，如果你这样讲……”他一屁股坐到草地上。麦林先瞧瞧山恩，再看看妮娜，然后又望向山恩。

“好吧，我道歉。对不起，真的。山恩，求求你……”她朝毛巾高举双臂。

山恩注视她片刻，倒抽一口气。他有一股想要投身池中，拥她入怀，吻遍她的娇躯的强烈冲动。然而，他站起来，向她走去，把摊开的大毛巾高

举过他的脸。他听见她迅速走出水池，走上池岸，走进毛巾。他让她从他手中拿走毛巾。

“谢谢你，你真是‘绅士’。她边说，边用大毛巾裹住自己。

“这是我的荣幸，小姐。”

她用毛巾的一角擦干自己，然后拉紧毛巾，坐到沐浴于阳光下的一块大岩石上。她撩起长发，试图用手指梳开纠结的发丝。

“我该拿这头头发怎么办？我得溜进厨房，希望毛德能采取点措施，我不能让老妈瞧见我这副德行。瞧瞧它！我刚梳开它，它马上又纠结起来。”

山恩踱向她。“如果你愿意让我再表现一次绅士风度。我相信我能帮你解决这个烦恼”

“如何解决？”她仰望他。

“你愿意信任我，不胡乱挣扎吗？”

“我不知道。凭什么该信任你？”

当他靠近她时，她感到一股暖流涌向她的小腹，一波战栗窜过她的脊椎。

“因为我知道如何处理这种事。跟我来……别抗议。”

她乖乖站起来，重新裹紧毛巾，跟在他后头，绕过水池。山恩在半途捡起他带来的麻袋，麦林抬起头，嗅着风，走在最前面。他们绕过大半圈水池，来到远古时山崩的遗址，大片的粉红色、灰色与棕色岩石连接着水池。

“坐下。”他指向一块平坦的岩石，命令道。

她坐下，麦林也坐下。他从麻袋中取出茶杯、一只小锡罐、一柄大骨梳和肥皂。他在她身后较高的岩石上坐下，然后把毛毯铺在岩石边缘，并示意她向后仰，让头枕着毛毯。

他用茶杯舀了几次水，用水浇她的头，让水润顺她的发丝，然后他用双手搓肥皂。

搓出大量的泡沫，再用肥皂泡沫涂抹她的头皮跟头发。他边搓揉她的发丝，边按摩她的头皮。妮娜放松身体，闭上眼睛，暖烘烘的阳光和他温柔的双手是最佳的催眠乐。

这一部分完成之后，他用杯子舀水，彻底的清洗掉她头上的肥皂。然后他拧绞她丰厚的头发，挤去多余的水分，再轻轻地推她的肩膀，示意她坐起。

他取出一块小毛巾，轻轻地用它吸干她的头发。太阳晒暖了他们两个。当他看着自己的手在她的发丝间游移，看到那长长的卷发触碰到她背部和肩部白如凝脂的肌肤，他耗尽意志力，才没有把她抱上来，满足他越来越亢奋的欲望。他甩头，想让自己清醒些。

他拿起小锡罐，旋开盖子，挖出一些黑黑的膏状物，再用双掌搓抹那膏状物，直到它变得透明，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抹匀了膏状的双手按摩她的每一根头发。最后，他拿起骨梳，轻轻地梳理她的头发，直到它们像丝缎般披泻下她的背部。

妮娜觉得自己受到前所未有的呵护，深深为之动容。

“好了。”山恩静静说道，并将梳子递给她。“我去拿你的衣服。”

“等一下，山恩。当他转回身来时，她做个深呼吸。他湛蓝的眸子炯炯发光。“谢谢你，已经有很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他绽出微笑，若有所思地点头。

“你用的这是什么膏？竟让我的头发感觉起来像丝缎一样光滑。”她把长发撩到肩膀前。

妮娜像条美人鱼似的坐在岩石上，她的发丝随着阳光的照射而散发出金色、红铜色光芒的景象，令山恩感到胸口一阵紧绷。他的视线离不开她。她询问似的仰望他。

“那罐油膏……是的，它是羊毛油。”看到她秀眉微蹙，他连忙补充道：“放心，它很干净。它有很多功效，你不妨在你的皮肤上涂点羊毛油。”他硬是撇开视线“我们最好赶快回去，他们可能已经在组织搜索队了。”

她绽出笑靥，令他感到心跳加快了些。

他收下她晾晒的内衣裤，把它们叠在干净的衣物里，一块递给她，再踱离岩石区，好让她可以穿衣服。

当她穿好衣服，跑来加入他时，他猛抽一口气。老天！穿着合身长裤的她看起来更诱人！要命，他必须停止这类想法，它们不会带给他半点好处。

“唔，我的女孩，”他说：“看来男孩子的衣裳十分适合你！”

她朝他扔湿毛巾。

“哈，你们也该回来了”山恩和妮娜一踏进木屋，德瑞克便说道：“一切都还好吧？”

“别操心。”山恩边答，边将毛巾跟毛毯挂在火炉附近的架子上。

“噢，瞧瞧你，小姐。你看起来和你稍早踏进这里时的样子完全不同了！”

“谢谢你，德瑞克。我会把你的话当作是恭维。”

“的确是恭维。来吧，小姐，喝杯茶。它会让你觉得舒服的。”

“谢谢你，虽然我不认为它会让我更舒服。”她瞄向山恩，但他似乎没听到她的话。

德瑞克挑起一道眉毛，先看看她，再看看山恩，然后意味深长的点点头。

山恩突然转身朝门口迈去。“我最好去看看工人们。”他提出一个无力的藉口。

“哈，我怀疑有这种必要。”正在火炉前忙碌的德瑞克说，然后他扭过身，竖起一根警告的手指。“叫他们偶尔改变一下习惯，准时回来吃饭。我炖了锅汤，如果煮太久，味道可就不太妙了。”

“那这里的一切八成都是煮太久了！”山恩抢在一柄木勺飞向他之前跑出门。

“你真的很喜欢他，是不是？”妮娜边喝茶，边问老人。

“我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啊，差点忘了，科林叫我转告诉你，他觉得你在这里似乎能受到妥善的照料，所以，他就先回去陪老妈吃晚餐了。如果你能忍受那群大老粗，我倒是很欢迎你跟我们共享晚餐。”

妮娜微笑。“我想，现在我可以应付得来了。稍早真抱歉，只是……呃，我似乎老是在众人面前出丑，有的时候，它真的是很令人沮丧。”

德瑞克朝她眨眨眼睛，然后开始准备煎饼要用的牛奶跟面粉。“不过那绝对是引人注目的好方法。”

“我可不希望引起那种注目。”妮娜放下茶杯，漫不经心地说：“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地方吗？”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帮忙摆盘子。”

“我愿意。不过首先，我要去采些野花来。我认为把它们摆在餐桌上一

定会很漂亮，你说呢？”

“呃，听着，小姐，你不晓得那些人，那些大老粗不太可能注意到餐桌上的花朵。

如果他们把花当成食物吃掉，我也不会太讶异。”

“无论如何，我要试一试。我马上回来哟。”她开始朝门口走去，又突然转回身，试图以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说：“德瑞克，没有科林，我不确定自己还记得回家的路。

“这里有谁碰巧也要回去吗？”

“我有考虑要回去，这里有些东西需要补充。你别担心，小姐，我们不会让你独自上路的。”

妮娜泛出微笑，然后走出去，口里哼着一首快乐的曲调儿。

山恩返回木屋时，情绪正处于恶劣的状态。工人们不断地拿他带妮娜进林子里的事情作文章。他本能地知道妮娜还在木屋里。稍早，他远远看到科林独自骑马离去，他的小弟似乎永远只会想到自己。

如果工人们在吃晚餐的时候继续乱开玩笑，山恩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接受它。他又不能过于严峻的喝斥他们，否则他一辈子都休想耳根清静。另外，妮娜是否会误解他保护她的意义？

他跨进木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德瑞克和妮娜肩并肩地为晚餐忙碌着，像两个老厨师那样东家长、西家短。餐桌上居然铺着一方彩色的桌巾！德瑞克以前都把那玩意儿藏到哪儿去？大伙的餐盘、杯子和刀叉、汤匙，在桌子的两侧——排好，而不像以往那样全堆在桌子的中央。一个旧咖啡壶站在餐桌中央，它的盖子被掀开，壶内插着一大把白色与黄色的野花。

木屋里弥漫着烤面包和浓汤的香味，餐具架上搁着一大盘水果饼。今晚，德瑞克绝对是做了些有趣的东西。连早餐时才准吃的那瓶糖蜜都被拿出来配面包了呢。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德瑞克，你这个老吝啬鬼，原来你一直把这些好东西藏起来，对不对？”

“嘿，山恩，少来找碴。这位小姐想要帮忙，所以我就让她帮忙，如此而已。”

“我懂了。”山恩咧嘴而笑。“冷藏室里还有酒吗？”

德瑞克点点头。“剩下不多，最好省着点喝。至少，要撑到我带补给品回来。”

山恩跑到屋后去，抱回来一只啤酒桶。他取出两个马克杯，注满它们，马克杯上浮着厚厚的一层啤酒泡沫。他端起其中一杯，递向德瑞克。

妮娜在德瑞克伸手去拿之前，抢过那杯啤酒。“谢了，看起来正像是我所需要的。”她猛灌一大口。等她放下杯子时，她的眼睛变得水汪汪的，她的上唇沾着白色的泡沫。

德瑞克和山恩都吓了一跳，他们吃吃轻笑起来。

“什么？”她天真地问道。

山恩翻个白眼，笑得更厉害了。“答应我，你要在老妈的晚宴上表演这一手。你一定会震惊四座的！”

“我通常都会。”她抹去嘴角的白泡沫，笑道。

当工人们回来吃晚餐时，德瑞克低低的吹声口哨。他们全都梳洗过了，也换了干净的衬衫，有的人甚至连长裤也换了，还在头发上抹了发油，让妮

娜十分感动。

她诧异地发现到和这些人在一起，使她感到非常轻松，即使话题总是绕着她打转儿。

她喜欢他们对待彼此的坦率，他们努力想记起他们的母亲教导他们在淑女面前应有的举止的模样也令她感到有趣。他们费劲儿地保持着斯文的谈吐。

“唔，看来女性的存在对这些平常尖酸刻薄的家伙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山恩表示。

“我不确定它能维持多久。”德瑞克泼他冷水。

妮娜注意到一件怪事。尽管这些人在户外干了许多粗活，但是他们的手都很光滑柔嫩，指甲也很干净。洗碗的时候，她注意到德瑞克也是如此，便向他提出她的疑惑。

“这是因为羊毛里的油脂。如果你经常接触绵羊，你就不需要那些娘娘腔的玩意儿。”话毕，老人立刻涨红脸。“抱歉，小姐，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德瑞克，没有关系。”

山恩坐在火炉旁，边修补一条皮革围裙，边聆听妮娜和德瑞克的交谈。麦林蟋伏在他脚边。他意识到今晚，自己有一种很……什么？满足……是的，满足的感觉。

“德瑞克，你准备走了吗？”妮娜叠好一条毛巾，把它搁在一张长板凳上。

“骑回家也有一段路程，所以我想我们该出发了。”她边说，边瞟向山恩，希望他会说他要送她回去，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他安静地坐在那儿，专心地做他的工作。

德瑞克也瞟山恩一眼，他的小朋友未免太过专注于那块破旧的皮围裙。除非他想错，否则他猜山恩是在避免和妮娜独处的机会。他怕什么呢？像妮娜这样漂亮的小姑娘会带来什么麻烦？德瑞克暗自窃笑。没错，她是个麻烦，好吧——她深深地困扰山恩，而那正是他所害怕的！德瑞克有点左右为难。他应该护送那小姑娘回去？或者……

“哎哟！该死！”德瑞克大声咒骂。

妮娜转过身去，山恩跳起来，那块皮围裙“啪”的掉到地板上。德瑞克单脚在房里跳来跳去，他的双手抓着另一只脚的脚踝。睡眼惺松的麦林抬起头，然后又趴下去，对四周的活动毫无兴趣。

“发生了什么事？”山恩赶到老人身边，他的声音里有真正的忧虑。

德瑞克倚着山恩伸出的手臂，指指火炉旁的一张椅子。妮娜挽起他的另一只手臂与山恩两人合力扶他坐进椅子。德瑞克抓着脚踝，大声呻吟。

“杀千刀的地板！”德瑞克拚命拔自己的皮靴。

山恩俯身帮助他。“我还是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地板怎么啦？”

“怎么啦？夹到我的鞋跟，害我扭伤了脚踝。”他呻吟。“搞不好我的脚踝已经断了。”他隔着袜子揉搓脚踝。

“来，让我瞧瞧。”山恩跪下去，伸出手去探探德瑞克的伤势。

“别碰！”德瑞克哀号道：“它痛得要死，你这样按来按去一点帮助也没有。”

“好吧，好吧。”山恩拖过一把矮凳，把它放在德瑞克的脚边。“来，把脚抬高，它可以使肿痛减轻。”

德瑞克费力地把脚抬到矮凳上。

“唉，我觉得糟糕透了。”德瑞克呻吟道：“我本来正要护送小姐回家，却碰到这种蠢事。”他抬头望向妮娜，露出虚弱的表情。“看来你得自个儿回家了，小姐。不过，别担心——天色还不够暗，大部分的猛兽都尚未出来活动。它们倾向于等到天色黑漆漆的时候。只要你走快点，你大概只会碰到半小时左右的夜色，差不多是那种会吠叫的巨型蜘蛛出来的时间。”他投给山恩抱歉的一瞥，再望向妮娜。“呃，我真是抱歉极了。”

提到猛兽，妮娜的脸色霎时变得苍白。老天！会吠叫的巨型蜘蛛？！可是德瑞克的痛苦和致歉的话语使她心软下来。

“你别担心我，德瑞克，”她同情地说：“我不会有事的。主屋离这儿没有那么远，况且天色还亮，你尽管休息吧。要不要我叫毛德过来照顾你？”

“不，不，不”德瑞克忙不迭地说：“她只会操心，天晓得家里已经有够多的事让她操心。你最好立即出发吧。”他投给山恩衰弱的一瞥。

“没错，你尽管休息，伙伴。”山恩抛给他的老朋友狐疑的一瞥。“我会护送妮娜平安到家的。那只腿就这样抬着，别放下去。”

山恩抓下挂在门后的帽子，换起妮娜的手臂。“我们要出发了。”他告诉德瑞克。

“麦林留在这儿陪你。你不会有事吧？”他的语气中有一丝笑意。

德瑞克扮个痛苦的鬼脸。“不会的，我会乖乖的坐在这儿。”他向他们挥挥手。

一旦他们跨出屋外，带上门，山恩就若有所思地转向妮娜。“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替你拿顶帽子。每年的这个季节，太阳下山之后，空气就会变得潮湿。”

他等待片刻，然后倏然推门进屋。德瑞克正朝后门走去，看到前门被推开，他陡地煞住脚步。

“看来你已经觉得好多了。”山恩以一种“逮到你了吧”的语气说，他飞快带上门。

德瑞克一脸仓皇失措。“我……我只是想……一点啤酒也许能帮忙消除疼痛。”

“无疑的。”山恩踱进屋内。

“你跑回来做啥？你不会让小姐独自回家吧，对不对？”老人的话里有真正的担忧。

“唔，我应该让她那样开始，然后，你一定会追上她。那样也算你活该，让她瞧瞧你是怎样的一个大骗子。”

“嘿，伙伴，你不会……”

山恩边哈哈大笑，边从屋后的长架取下另一顶帽子。“我不会的，你这个老狐狸。

我会帮你守密……仅此一次。不过下不为例！明天见啦。”

德瑞克抓起一只锡杯，朝山恩砸去，不过山恩已经先一步夺门而去。德瑞克咧嘴而笑，他的小伎俩成功了，山恩和妮娜将一块在月光下骑马回家！他伸出手，搔搔麦林的耳背，然后吹着一支欢乐的小调，轻快地朝冷藏室迈去。

山恩先替“影子”上马鞍，然后再帮妮娜的牧马上鞍。他扶她上马，自己再跃上“影子”他们便朝主屋出发。西沉的太阳好似一轮橘红色的大火

球。

妮娜紧张的打量四周。山恩默默地、心事重重地骑在她旁边，然而，当他注意到她忧心忡忡地检查每一处树丛与阴影时，他觉得自己应该对她说点什么。

“别显得那样优惧。这条路上没有任何猛兽，那只是德瑞克……”

“哦，当然，”妮娜强迫自己挤出笑声。“我是该想到。会吠叫的巨型蜘蛛，真是的。”

“呃，那种东西确实存在，只是这附近不太可能有。”

“真是的，山恩，德瑞克又不在这儿，何必继续玩这种吓唬外国人的把戏？你不必

“这不是吓唬外国人的把戏。”他打岔道。他就知道会变成这样，感谢德瑞克，如今她连真话也不信了。“有一种大蜘蛛，身上有可怖的毒刺。据说它们会用毒刺刺鸡，再把它们拖出谷仓，拖回它们自己的巢穴。虽然我自己从未见过那种大蜘蛛，但它们的事迹却绝对是听了不少。

“够了！我可能是你所遇到过的最好骗的女人，但是蜘蛛能拖动一只鸡？真是的，山恩，你未免把我的智商给瞧扁了吧……”

“好吧，不相信我就算了。以后可别怪我没警告过你。”他调整一下坐姿。

“唔，我想我应该趁此机会，给你来点自然教育，告诉你关于澳洲的蛇和蜥蜴的事情。”

“我们何不以后再讨论这类事？我希望在白天，我能把所有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再来讲这些怪物。”她咬道。

“非常好笑。现在瞧瞧是谁在夸大其词？我真的认为改天你该见识见识那种有蓝色舌头的蜥蜴。”他淡淡地说道。

“噢，我也这样认为。”她喘不过气的、讥讽的说道：“曾经住在澳洲，却不曾见过蓝舌头的蜥蜴，实在太遗憾了！它们是否把舌头吐出来，任其在风中摇晃，好让旁人能欣赏个够？”她装出吃惊、好奇的语气。

他突然勒住“影子”，等待妮娜的牧马赶上他。“我们最好换马，来。”他翻身下马，说道。

“为什么？”

“你骑‘影子’。这条沿着峡谷的小径比较难走，‘影子’比你的马有在夜间行走这条路的经验。你的马是一匹年轻的牧马，我们养它的时间还没多久，况且，我比你善于控制马匹。”

“噢，你是在说我不懂骑马吗？”她嗤之以鼻。

“事实上我是。你是一个……一个新手，而影子晓得如何在黑暗中走小路。现在，别这样倔强，快下来。”

他站在她的马旁边，朝她伸出双臂。

在月光下，她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炯炯发亮，她知道，她最好照他的话做。

她的右脚滑出马鞍，绕过马背，然后她的左脚也滑出马鞍她转向山恩，溜下马背，山恩的双手抓住她的手臂，协助她缓缓地落下地。

他忽然不想放开她。皎洁的月光映照着可爱的脸庞，她泡在水池里的那一幕闪过他的脑海，他感到他的膝盖变得有点虚软。她没有移动，没有挣扎，只是凝视着他。

山恩的第一个念头是吻她。他想再次品尝那两片柔嫩的唇瓣，占有它

们的甜蜜，即使只有片刻也好。不，他不该那样做。如果他现在吻她，他明白自己恐怕无法停止。他会想要她的一切，想要彻底的占有她。他不能忘掉，她很快就会离开火树。只是每次跟她在一起，他实在很难保持理智。

妮娜无法移动。她觉得她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仍然抓着她的手臂，他的蓝眸瞅着她，即使她有力量，她也不想移动。

事实上，她害怕移动，甚至害怕呼吸。他为何不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如果不快点发生一点事，她知道她一定会因为过度紧张而晕倒。他继续盯着她的嘴唇，她也盯着他的嘴唇。无论这样想是否可耻，她都盼望他能再像上一次在院子里那样吻她。她经常想起那一吻。嗯，她不能就这样讲在这儿。他会以为她想要他吻她，而那样太丢脸。

她的心中充满迷惘，她感到她的双腿逐渐变得无力，使她倒向山恩的怀抱。

山恩感到她的身体微微倾向他，而他只能忍受这么多。他倒抽一口气，把她压向他的胸膛，饥渴地覆住她的嘴唇。令他雀跃的是，她有回吻他，起初怯生生的，继而以一种甜蜜的热情回吻他。他催促她张开嘴，然后他的舌探入她口中，不断地逗弄。她发出轻柔的呻吟，那声音令他感到热血沸腾。

他的手沿上她的背，探入她浓密的发丝，罩住她的颈背跟后脑勺。他的唇搓揉着她的，他的舌头更激烈地挑逗她。

妮娜无法呼吸，从喉咙深处逸出一声低低的呻吟。她路起脚尖，身体挤压向他。他用他的手和唇操纵了她，而她任他操纵。她的手绕过他的腋下，爬上他的背脊，隔着他的棉布衬衫，她的指甲陷进他的肩膀。他纠结的肌肉在她的手下颤动，赋予她一种崭新的、有力量的感受。她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燃烧了起来。

他让她紧贴着他修长的身躯，他坚硬的大腿压向她从未靠近过任何男人的隐私部位。

她饥渴的攀着他，感到他灼热、坚挺的欲望紧抵着她的大腿。她感到震惊莫名，她从不知道那种事能发生的那样快，她也从未料到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一股陌生的暖流迅速地由她的小腹窜过，她从未经历过这种事。

突然间，她害怕了起来。她推开他，慌忙后退，直到她的肩膀撞到此马的腹侧。扎马连忙闪躲，使妮娜失去平衡。山恩伸出手，抓住她。他的手臂搂住她，另一只手摩拳她的秀发。

像这样抱着她，使他体内涨满强烈的欲望。他觉得如果不满足它，自己可能会爆炸为无数碎片。他从未像这样想要一个女人，他要她的美丽、她的勇气、她的机智、她的慈悲和她的幽默伴他一生。不止是现在，不止是三、四个月，而是一辈子。只要有她陪在他身边，他便可以忍受任何事。

“妮娜，妮娜。”他贴着她的发丝呢喃道。

那沙哑的声音划穿她的神智。她缓缓抽身，让他的臂弯帮她保持平衡，并且仰起头，凝视他的眼睛。月光在他的脸庞投下阴影，她虽然无法看清他的眼睛，却能意识到他那似乎能洞悉人的灵魂的眼光。

他俯视她。她的脸庞和头发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下。他想告诉她她有多美，却感动得发不出声音。

妮娜轻轻推开他，然后弯腰捡起她的帽子。“我……我想我们该走了，时间越晚，我越难进屋。”

他纳闷他是否该说他很抱歉那样吻她。见鬼了，不！他不觉得抱歉。

除非她会为它而恨他，他才会觉得抱歉。但是此时此刻，他并不认为她恨他。

“别担心，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送进去。”

他依依不舍地抬起自己的帽子，然后领她走向影子，扶她上马。他跨上另一匹马，骑在她后头，让影子来领队。

他们慢慢地、沉默地前进，突然，影子扬起前蹄，疯狂地跳跃着，并发出紧张的嘶鸣。它的动作差点害妮娜摔下马鞍，不过她设法抓住缓绳和鞍头，保持平衡，她的膝盖夹紧它的腹侧。

“它是怎么啦？”她扭过头去，尖叫道。

山恩企图骑到她旁边，但那匹牡马感染到影子的恐惧，拚命反抗山恩的命令。山恩既要控制牡马，又想靠近影子好安抚它，结果搞得手忙脚乱。

影子再度扬前蹄，狂乱地踢舞前蹄，当它的后腿瘫下去时，它从鼻孔喷出一种闷呼声。然后它粹然一鼓作气的站起，不幸的是，那匹牡马偏挑在这个节骨眼滑到它身后，结果影子的臀部重重地撞上牡马的嘴巴。牡马发出痛苦的嘶鸣，奋力一跃，把山恩抛下它的背。山恩坠落峡谷的边缘。

“山恩！”妮娜尖叫。她一边用力拉拉影子的缓绳，一边喊道：“影子，乖，镇定下来，小伙子！”

她边拍影子汗洋洋的颈部，边嚷着安抚的字眼，企图哄它掉回头去。终于，它停止扭动与后退，它的呼吸逐渐稳定下来，而那匹牡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妮娜狂乱地扫视黑漆漆的四周。“山恩！你在哪儿？”她滑下影子的背部，把缰绳系到一株矮树上。她拍拍影子发烫的脖子，轻柔地对它说话，藉以镇静它和她自己紧张的神经，然后，她战战兢兢地走回小径。

“山恩？”她用一各颤巍巍的声音唤道。上帝，他在哪儿？如果他是在玩某种把戏，她发誓一定会让他后悔莫及；可是万一这不是什么把戏呢？万一他受了严重的伤……或者更糟？

“山恩？”她再次叫唤，这次更大声了点。“山恩？求求你……”

远方传来野狗凄凉的呼号。妮娜抵抗着威胁要吞没她的恐慌，奋力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平静的精神。但她却无法阻止她狂跳不已的心脏。

“山恩！”她尖叫。

“拜托你停止鬼叫！”一个嘶哑的声音从某处传来，但她分辨不出它来自何方。

“山恩？究竟在哪儿？”现在她心中的愤怒超过了恐惧。“你吓死我了！”

“我说停止尖叫！”他再度嘶声命令。“你往前走三步——可别多走哟。”

她照他的指示跨三步。“现在呢？”这一次她也掐着嗓门说话。

“看你的右下方。”

她越过一块突出的岩石往小径下方眺望，然后猛抽一口冷气。他腾空吊在峡壁边，双手抓着树根。在月光下，她可以看见他一条腿勾着一根树枝。另一只脚则勉强地踩在一条粗树根上。他的身下除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什么也没有。

“噢，老天爷！你受伤了吗？”她又朝小径的边缘走两步。

“不要！千万别再靠近！”他警告道：“不，我没有受伤。”

妮娜暂且松口气。“呢，那么，你为何不爬上来？”她悄声问道。

“我不认为我能够在这些树根上使力。它们可能会支撑不住，而使我更往下滑。”

“你站的位置靠近谷底部吗？”

“在某方面而言，你可以说我是。”

“这座峡谷很深吗？”

“不，不会很深。你干嘛问这么多该死的问题？我必须离开这儿！”

“我只是想帮忙嘛！”她咱咕道：“如果它不会很深，你为何不干脆跳到谷底，再利用较粗的树枝爬上来？”

“因为我他妈的不想那样做！”他低吼。

“唔，如果你问我，我会说你太固执了。”她低吼回去。

“我没有问你！”他嗤道：“你到底是要帮我，还是要站在那儿问一堆蠢问题？”

“如果你不让我靠近，我怎么能帮你？还有，我们干嘛要这样轻声细语的？”

“你又来了！用问题回答问题！快想点办法把我弄上去。”他的声音虽然低，却越来越惊慌，这使得妮娜的恐慌又重新升起。

“好吧。你要我怎么做？”她开始朝边缘挪近，却使得一些松动的沙石掉到他头上。

“你能不能他妈的当心点？”他的语气更惶恐了。

“我没有办法！也许你忙，没空注意，但这里实在太暗了。你干嘛这样生气？我一直担心你会受伤……或者发生更糟的事。我只是想帮助你呀。”

“那就快帮我啊！”

“如何帮？我真的认为倘若你往下跳，再由别处爬上来，会比较好。”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因为厂面有座蛇穴……就是这原因！”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妮娜沉默片刻，然后找回自己的声音。“你怎么晓得？下面那么暗。”

“刚才我点燃了一根火柴……看到了它们。”

“噢，上帝！呢，我讨厌蛇。它们有毒吗？”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不过，我可不愿靠近它们，去查看它们是否有毒。现在，你能不能想点办法把我弄上去？”

“你为何不想点办法？”她不屑地驳斥道：“山恩？你……你怕蛇吗？”
四下一片寂静。

“山恩？”

仍然没有反应。

“山恩，你……你还在那里吗？”

“我当然还在！你以为我能上哪儿？”

“你实在不必这样尖刻。”她做个深呼吸，她让自己平静下来。“你怕吗？”

“怕什么？”

“怕蛇呀？”

他沉默片刻，然后说道：“对，我怕蛇！好啦！这下你满意了吧？伟大、强壮的牧羊人——山恩·梅力特——怕蛇！现在……想点办法，把我弄上去。它们开始对这番交谈产生兴趣了！”

妮娜用手捂住嘴。她自己原本就怕蛇怕得要命，如果山恩也怕它们……她打个哆嗦。

山恩困难地吞口口水。他必须冷静、理智的思考，但是，他感到他所抓的那些树根松动了些。

“我去牵影子过来。”妮娜低声说。她摸向大黑驹所站的地方，解开它的援绳，牵着它缓缓走向小径的边缘。

“不要太靠近！你想害死我吗？”

“我开始有此念头了。”她咕哝道，并把影子的组绳拴在一根牢固的大树杆上，再取出马鞍袋里的绳索。我想，我们可以利用绳索”她小声说，并战战兢兢地挪近小径的边缘，把绳索的一端丢下峡谷，再走回影子身边。

“好主意。不过绳索的另一端要绑住马鞍头，千万别绑影子的脖子！你听到了没？别把那匹马也给杀死了！”

她狠狠地朝他的所在方向瞪一眼。可惜他看不到！她想。然后她解下绑在影子脖子上的绳索，重新将它绑在马鞍头上，并打了好几个死结。

“好啦！”她低声喊道。

山恩小心翼翼地放开他抓紧的一条树根，试图抓住绳索的一端，把它绕过自己的腰，就在这时，他用一条腿勾住的那根树枝在他的重量下发出“吱”的断裂声。他吓出一身冷汗，连双掌都是汗湿的。

“该死！”他低声诅咒。

“怎么啦？”

“我无法用绳子绑住我的腰，无法打结。”

“喔，呢，那很简单呀。你只需要抓住它，把它绕过……”

“我知道怎么打绳结！”他说道：“我猜你会觉得这很难相信，不过，我无法同时使用两只手！我至少得有一只手抓住树根！”

她一言不发的抽回绳索，把它在她的腰阿绕两圈，再趴到地上，战战兢兢地爬向边缘，把绳索的末端放下去。她伸出双手，抓住绳子，绕过他的腰。

“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他嘶声问道。

“当然是在帮你呀。你真该庆幸麦林不在这儿。”

她的手臂绕过他的腰，摸索绳子的尽头 c 她的头发垂下来，遮住她的脸，并落在他头上。他感觉到她的体温。

“你的头发挡住我的眼睛，我看不到了。”

“我也看不见。绳索的尽头在哪儿？”

“我想是绕在我的腰际。”

“不，它没有。再点燃一根火柴。”

“你的头发落在我脸上，你指望我怎么做？况且每次我放手，这根树枝就断裂一些！”

“好吧，我来划火柴。火柴盒在哪儿？”

“在我胸前的口袋里。”

她谨慎地从他胸前的口袋取出那盒火柴，并划燃其中一根。那短暂的光芒照亮了谷底，她可以看到一大堆黑漆漆、油光光的蛇纠缠成一团，躺在那片隋圆形的空地上。

她倒抽一口气。“噢，上帝！下面真的有蛇！”

火柴熄灭。山恩吹开落在他嘴上的发丝。“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以为我是开玩笑的吗？你找到绳索头了没？”

“我先前无法确定你是否在开玩笑嘛。是的，我找到绳索头了。来。”

她把一截绳索绕过他的手臂，然后再缠住他的腰，连打两个死结。“现在，我要回去影子那边罗。”她通知他。

“拜托，你千万要小心谨慎。牵着影子，命令它前进。懂了吗？”

“懂了。”

“好，开始吧。”

她慢慢撑起身子，站起来，走向影子。她十分轻柔地对那匹大黑驹说话。“听着，影子，我只有靠你了，你懂吗？我们不能失去他，所以你一定要帮忙。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影子的耳朵前后摆动。

“很好，我们彼此了解了。”

“你在上头磨菇什么？商量战策？”山恩叹声喊道。

“他怎么知道？”妮娜对影子耳语。然后她扭过头，嚷道：“我们准备好了！”

她用手指在胸前划个十字，然后拾起影子的缓绳。

“前进，影子，前进。”她拉拉级绳，它开始往前走。“哇！这真是奇迹！”她得意地喃喃说道。影子往前进，使得绳子绷紧。妮娜听到树根松动、石头坠落和山恩呻吟的声音。影子紧张地由鼻孔喷喷气，并后退一步，绳索陡地松了一下。

“不！不！”山恩嘶声嚷道：“叫它前进！前进！”

“如果它不愿意前进，我有什么办法？它和麦林混在一起太久了，有自己的主见。”

她绕到影子前面，命令它前进，它照办了，很快的，她听到山恩的身体擦过泥土和呻吟的声音。

“好了！好了！”他一边喊叫，一边吐掉嘴里的泥沙。

妮娜命令影子停下，然后转过身去。山恩趴在地上，他的两手抓着绳索。谢天谢地，他脱离险境了！

他吃力地抬起头，仿佛它有千斤重似的。“你打算把我一路拖回家吗？”他喘息道。

“什么？我们救了你的命，这就是你表示感谢的方法吗？”她低声嚷道，然后倏地想到他已经远离了那一窝蛇，便咆哮道：“我们为什么还这样轻声细语？”

“我不想将那些讨厌的蛇全吵醒了！”他吼回去。“现在，麻烦你为我松绑好吗？”

“乐意之至！”她用力拉扯绳索。

“谢谢你！”

“不客气！”她几乎是对着他的耳朵嚷嚷。

“我不晓得你是怎么弄的，”他一边解绑在腰际的绳索，一边埋怨。“可是我觉得这绳子活像要掐进我的肉里似的。”终于，他解开绳索，然后走向影子，把绳索缠起来，收进马鞍袋内。

妮娜拂开落在脸上的头发，拍拍她的衣服。泪水开始盈满她的眼眶。她为他担惊受怕，而这个杀干刀的却只会不断的埋怨、批评。如今回想起刚才他们所面对的险境，她开始发起抖来。

“你真的不懂得感激，是不是？”她咽回泪水。

“感激什么？感激你差点让我掉进蛇穴？”

“你为什么要把它说得好像我是故意的？一切都是影子开始的。”

“影子……”他跑去检查大黑驹的前蹄。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吓到它？”

“它受伤了吗？”妮娜也跑过去，蹲在山恩旁边，关心起那匹马的状况。

“似乎没有。”影子耐心地站在那儿，任山恩前前后后地检查它的身体。

“可能是某条蛇爬上来晒太阳，睡着了，没注意到太阳已经下山。影子八成是察觉到它的存在，或者是它醒来了，刚好通过它前面的路。”他拍拍影子的臀部。“它似乎没事。回谷仓后我再彻底的帮它检查一番。”

“你是指这匹大黑驹也怕蛇？”妮娜诧异地想到面对一群正在安眠的蛇，他们三个有多无助。远方传来一只野狗的哀号，她打个冷颤。

“我不能肯定地说影子会怕蛇，不过……它们确实会四处乱窜，不是吗？我想在黑暗中，影子只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他解释道。

妮娜目瞪口呆。

他绝望地喝道：“你何不直接问影子它对蛇的感觉？我不能代它回答！”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宁可不要再讨论这档事。”

一片云朵飘走，月光照耀大地。妮娜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山恩的模样有多狼狈，如释重负的她开始捧腹大笑。

山恩分开双腿，手叉着腰。“什么事情这么好笑？”

“当然是你。我终于……能嘲笑你一次！”她爆笑不止。

“我有什么好笑的？”他平静地质问。

她走向他，却依旧咯咯笑个不停。“因为，伙伴，你浑身都是泥巴！现在，该轮到我来帮你弄干净了！”

她开始使动儿拍打他，并在挑起一根夹在他头发中的草屑时，硬是拔下他的一撮头发。

“哇！住手！”他扣住她的手腕，不让她靠近他，他的嘴角似笑非笑的。

“你会在我身上弄出更多淤青。”

她咯咯笑，笑得全身虚弱，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所以，你觉得我很可笑，是不是？”

“是……是的……”

“你真的认为我很可笑？”

“是的！”她笑得差点讲不出话来。

“你可能认为这一切实在好笑得难以言喻，对不对？”

她讲不出话来，但是笑得更厉害了。

“好吧，我的女孩，让我们来瞧瞧你觉得‘这个’有多好笑！”

他扑向她，拦腰抱起她，然后将她像一袋马铃薯那样，腹部朝下的扔到影子背上去。

“嘿！”她尖叫，她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跃上马，坐到她身后，并催促影子轻快地奔跑起来。她朝他挥舞手臂，但她的小拳只是毫无作用的击在他坚硬的大腿上。

“山恩……梅力特！快……快……放我下来！”随着影子的跳跃，她口齿不清地命令道。

“我死都不放。”他拍拍她的臀部。“嗯，不错的小臀部。”

“你好大的狗胆！”她暴跳如雷地喝斥。

他哈哈大笑。“哦，我的胆子绝对不小，我的女孩！”

“这样……好痛。”她随着每次跳跃吸气。

“没错，我的女孩。”

“停止……那样……叫我！”

“叫你什么？我的女孩？”他开始唱起歌来。

妮娜气急败坏，但是她明白此刻休想跟他讲理。不管她如何抗议、谩骂，他都不会放她下来的。

“山恩……求求你。我觉得……想吐。”

“那就吐吧。”

“你……你是全世界……最差劲的……浑蛋……噢！”

影子跳过一截倒下的枯木，妮娜觉得她的五脏六腑都要散了。无论她怎样哀求，山恩他还是继续用她所听过的最恼人的声音唱歌。连远方的野狗也呼号着，好似在跟他合唱。

“我会告诉老妈的！”她使出撒手锏威胁他。

“他停止唱歌，然后开始仰头爆笑。“哦，你真的要把我吓死了，我的女孩！”

她大声呻吟，山恩停止大笑。也许他应该考虑到老妈。如果她碰巧由窗口向外眺望，而撞见他们这副德行，他勒住影子。

“好吧，我猜你所受的惩罚已经足够了。”他翻身下马，抓住她的腰，将她拉下影子的背部。

“光是听你唱歌已经是全世界最可怕的惩罚了！”她扑向他。

“哦？”

他再度攫住她，并想把她扔回影子背上。她奋力旋过身，不断地用她的小拳头锤击他的胸膛。他一手捉住她的手腕，另一手迅速回住她的腰，抱起她，再把她丢上马鞍。

“我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认为你是全世界最可恶的男人的女人！”她气喘吁吁地骂道，她眼中的怒火令山恩感到兴奋莫名。

他搓搓他的下巴。“唔，让我想想……我相信你是唯一的一个……”他凑近她的耳朵。“……我的女孩。”

“噢！”

“大部分的女人认为我英俊、迷人、幽默

“哼！我可不会同意。”她咬牙切齿地说：“我会说……”

“没错，她们之中有些人迷死我了。”他继续说道，仿佛她根本不曾开口。

“我可不会！”话一脱口，她立刻恨不得能咬掉自己的舌头。“我是指，只要有你在附近，我就会走霉运。”

天啊！越描越黑！她索性闭上嘴巴，直视前方。火树的主屋屋顶隐隐约约出现在地平线的彼端。

“的确，都不是我希望发生的事情。”他自言自语。

她微微扭过头去。“你刚才说什么？”

他清清喉咙。“好话不说第二遍。”

第六章

山恩牵起妮娜的手，领她绕到屋后。

“你房间的窗户是开着的。”他仰着头，喃喃说道。

“嗯。”她狐疑地盯着他。

“这样事情就容易的多。”

什么事情容易的多？”

“爬窗户进去呀。”

她愣住。“爬上去……你疯了吗？”

“我偶尔会疯狂一下。虽然别人说我经常疯疯癫癫的。”

当他们抵达转角处时，他指向一张设置在羊齿与爬藤丛下的石椅。“站到那上面去。”

她不可思议的瞪着他，他只得把她举到石椅上，然后自己也站上去。那些爬藤贴着屋子的外墙生长，他把手探进她头上的爬藤中摸索着，直到他抓住一个钉在墙壁上的铁钩。

“诺”他握住她的手，抬起它，让它抓住铁钩。

“这是什么？”

“某种把手。”

他俯身抱住她的脚，再将她往上一举。“伸出你的另一只手。”他命令道。

他照做了，结果摸到另一个铁钩。她恍然大悟，开始向上摸索别的铁钩。慢慢往上爬。

“这玩意儿一直通到上面吗？”她气喘吁吁地问道。

“没错。”

“为什么？”

他得意的嘴角上扬笑道：“你使用的房间以前是我的房间。有一次，铁匠来修理屋顶，我和科林贿赂他，请他替我们装这些铁链，我们认为能够在爸妈睡着之后溜出去好玩极了。以前我们常溜去兽栏那边，和小羔羊一块玩耍。”愉快的回忆使他呵呵笑。

妮娜敏感地意识到在她身后往上爬的他有多么贴近。

“唉！”她停下来，把拇指塞到口中。

“哦！”撞到她的山恩倒抽一口气。“下次你再这样突然停住，能不能先出声警告我？发生了什么事？”他悄声说。

“你没有告诉我这些藤蔓有刺，我被刺到了。”

“这些藤蔓并非全都有刺，只有一部分有。”他推推她的背，她开始继续往上爬。

“我相信对于溜出去玩的你和科林而言，这很有趣，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偷偷摸摸的溜进去，就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好像我们怕被人这到似的。”她小声说：“唔，我们并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对不对？”她猜她问自己的成分多过问山恩。

“别把它想成偷偷摸摸，”他耳语道：“你就想我们是……罗密欧与茱丽叶。”

“什么？”她挫败地叹口气。

“罗密欧与茱丽叶，而上面则是你的阳台。”

“你对罗密欧与茱丽叶了解多少？”她吃力地往上爬一阶。

“呵，多的会让你吓一跳哦。”

“无疑的，你可能打十四岁起就在勾引女孩子。哦！”她被另一根刺刺到，倒抽一口气。

“活该。”他笑道：“罗密欧与茱丽叶只是想在一起，哪有什么不对？”

他们是为了要让两个家族化解世仇。”而我们所做的事只会在你家掀起战火，她暗暗补充。

“也许。如果茱丽叶乖乖的当小孩，而不卷入成人游戏，或许她到今天还活着。”

妮娜想告诉他，除非茱丽叶是妖怪，否则她不可能活到今天，但想想还是算了。她又往上爬一阶。若非他不断地用他的肩膀催促她，她怀疑她会继续向上爬。在黑暗中，站在这特高的地方实在教人毛骨悚然。

“父母不知道有时候他们爱孩子的方式，反而是在伤害孩子。”她边说，边再攀上一阶。

“有的时候，人最好先独善其身，不要急于导正家庭里的其他成员。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嘟囔道。

妮娜因为运动而觉得身体越来越热，她呻吟一声。“没错，我们有的人确实老是觉得自己应该做……正确的事。”

“那样的人生有多少乐趣？”

“没多少，大部分的……噢！等我爬到自户那边，恐怕我的手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她又往上攀一阶，然后她沉吟道：“我记得茱丽叶是站在阳台上，只有罗密欧一个人往上爬嘛。”

“他们是小孩子，什么也不懂。”

当她终于爬到顶端时，她抓住凸出的窗台。“唔，谢谢你送我回家。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夜晚。”她挖苦道。

“且慢。你至少该邀我进去……爬出这片藤蔓呀。”他比比四周。

“抱歉，那样不太恰当。”她垂下眼睛，假装害羞。

“太可惜了，茱丽叶小姐……”他越过她，抢先由窗口跳进她的卧房。

她随后爬进来了“你以为你在干什么？”

“爬进你的闺房呀。”

“没错。”

他打量四周，嘴角漾着一抹微笑。然后他未过去，点燃搁在床畔的一盏油灯。他环顾周遭，看到一只蓝色的花瓶里插满了野花。靠近壁炉的小书架，以及床边的小几上都堆着书。

“这个房间以前是什么样子？”她低声问。

“冰冷。你使它变得温暖。”他说：“现在我参观过你的房间了，我要你来看看我的房间。”

她的脸“刷”的变得苍白，他握起她的手，拉着她越过房间，缓缓打开门，然后把头探出门，扫视一下走廊。她开始抗议，但他用一根手指按住她的嘴唇，并说：“嘘。”

他牵着她，越过走廊，步下后面的楼梯，来到主屋的另一侧，然后领她穿过另一条走廊，来到一扇巨大的木门前。

妮娜的心“扑通、扑通”的跳着。山恩轻轻推开门，朝一座橡木化妆台迈去，点燃一盏油灯，灯光在房间内投下一圈玫瑰色的晕影。

他站在深红色的波斯地毯的中央，笑嘻嘻地看着她走进来，瞠目结舌地打量四周。

暮然，挂在床头墙壁上的一幅画吸引住她的目光。那幅镶金框的画里有两个人，由于室内光线昏暗，从她所站的位置几乎看不清他们的脸，但画中的女人显然是没有穿衣服。

妮娜屏住呼吸，有一刹那，她的心跳似乎也停顿了。这个房间，还有那张大床，这一切用来招待国王也绰绰有余。她望向山恩，他站在那儿看着她，英俊的脸上挂着迷样的微笑。她的胃陡地载个筋斗，她不由自主地抬起手，轻轻地按摩自己的小腹。

“这是……这是你的房间？”她沙哑地问道。

“当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就是。”

“真豪华。”她敬畏地呓语道。

她朝书柜走去。“啊，莎士比亚。”她绽出微笑。没想到山恩会对文学有兴趣。

“我也喜欢他的十四行诗。”

她不安地感觉到他似乎又在读她的思绪了。“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卧室。”

他朝她走来，他的蓝眸在灯光下变幻万千。她的脉搏加快。

“我敢打赌，你也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男人。”他耳语，他站的那样近，她觉得他们的体温仿佛都混在一起了。“对不对，我的女孩？”

“喔，我见过许多……”她咬道，但当他朝她伸出手时，她的话便卡在喉咙里。他的手温暖有力，将她的手完全包裹住。

“有一样东西你还没看过。”他慢慢地将她拉向大床。

“我……我想，今天我看的已经够多了。”

她抗拒着，喘息道。

“你会喜欢这个的。”他不肯放弃。“我保证。”

当妮娜看出山恩要拉她去的方向时，她微微向后缩。“也许我改天再看吧，现在我真的应该回我自己的房间了。”

“看这个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它真的相当特殊。搞不好以后你再也不会有机会见识到这种东西。”他用安抚的语气说。

“是…是什么东西？”

他拉她走近大床。“我认为你最好自己看。踩上这个……”他指向床阶。

妮娜的心脏狂野地撞击着胸腔，她的双腿似乎变成了果冻。她怯生生地踩上那小台阶。

“唔……”他若有所思地揉揉下巴，“我不认为那里是最好的角度。来，让我来帮你。”

他也踩上台阶，一手绕过她的腰。在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之前，他往上一跳，抱着她一块跌到床中央。他的身体降落在她旁边。

“噢！”她闭上眼睛。惊呼道。

“嘘！”他说：“快往上看。”

她睁开眼睛往上看，发现天花板上镶着一面巨大的椭圆形镜子。镜中，她和山恩肩并肩躺在床中央，他们的头碰在一起，他们的四周摆满软蓬蓬的枕头。

“哦！”她屏息叹道：“哦，我的老天爷！”

他咧嘴而笑。妮娜扭过头去望他，他也转向她，而他的笑容咧得更深了。然后他们两个一块抬起头，仰望镜子。

“你是如何弄……它怎么不会掉下来？你母亲知道你有这玩意儿吗？”

他呵呵笑。“她当然知道！这张床和这间卧房以前是属于她和我父亲的。”

妮娜的嘴巴张成“O”形。“这……这是属于你父母的？”

“对，我的女孩。你很讶异，我可以看的出来！”他朝她眨眨眼睛，她感到两颊发烫。

“他们从哪儿找到这种东西的？”

“我父亲在英国有个朋友，而那个朋友是在美国的某个城市得到它的。”

“美国？”

山恩点点头。“很遗憾你离开了，如今你已经发现在哪里可以找到多么奇的东西，我的女孩。”

“停止那样叫我！”她戳戳他的肋骨。然后她记起自己在哪里——在山恩的卧房里，躺在他的大床上！她霍然坐起。

“嘿！等一下！”他笑道：“你不可能今晚就搭船回美国吧？他坐起来，两手圈住她的腰，以防她离开。

“嘘！请你安静。好吗？我必须在别人撞见我，产生误会之前，离开这里，返回我自己的房间。她开始爬向床的边缘。

他用一只手轻轻按住她的肩膀。“没有人会撞见你的。我会让你平安回房的。”

她挪离他的手，执意要下床。然后，在摇曳的灯光下，她瞥见了墙上的那幅画。她张大眼睛，猛抽一口气，用手捂住嘴巴。

“哦，老天！”

“什么？”他循着她的视线望去。“那幅画呀。很有趣，对不对”

“哦，是的，它确实很有趣”她不由自主地倾身凑近那幅画，想看得更清楚些。

没错，不但画里的女人一丝不挂，连那男人也是赤裸裸的。他们躺在一片开满野花的草原上，下半身纠缠在一起，那男人的一只手埋在那女人飘逸的金色秀发间，另一只手则摆在她的胸部上。她则拿着一片像是水果，或者蛋糕之类的东西，正欲送入他口中。

她模糊地看出这幅画的背景里，有两匹马在树丛附近吃草，还有……是吗？没错！

一头白眼惺份的牧羊犬趴在一旁。她按捺住想要更凑近去检查那头牧羊犬是否有一只蓝眼和一只株眼的冲动。

“有趣。”她重复道，她的手掌仍旧捂着嘴。“我能请教令尊是在哪儿弄到这幅画的吗？绝不可能是在美国吧。”她一屁股坐到床单上。

“不，不是他。这幅画是老妈订购的。”

“老……你母亲？”

他点点头。“老妈。你似乎很……震惊。你知道，女人也会买书的。”

“我所认识的那些女人不会，不会买这种画……”她转向他，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

“老妈？”

没错，她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小女人，充满热情与胆识。”他以充满温暖的语气说：“当我们在、起干活时，我父亲最爱谈她。他爱她胜过命，他并未真的这样说过，但是我知道。当他们在这张床上做爱时，充满在他们心中

的激情不是世间一般男女所能体会的。我相信她对他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的语气变得阴森。“自从他去世之后，她的热情与活力消失了好多，仿佛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老妈也随他而去了。”他悠悠叹口气。

他的这番话令妮娜深深感动，她微微偎向他来表示她能够了解。他揽住她的腰，她叹口气。

“我相信你也拥有那种热情，妮娜。”他贴着她的耳朵呢喃道。

一波战慄窜过她的颈部与肩膀，她企图抽身，但是他的手臂圈着她，不让她逃走。

他开始沿着她的耳后、她颈部敏感的脉搏跳动处与她的香肩，留下一串细碎的吻。

他的舌尖蜻蜓点水地掠过她的喉咙、下巴，轻舔她的唇瓣。然后他发出呻吟，呢喃着她的名字，覆住她的嘴，先是轻柔的摩拳，紧接着是一个狂野而饥渴的吻。

他的手指灵巧地解开她的衬衫纽扣，将之拉下她的肩膀。他的爱抚与欲望使妮娜失去抵抗的意志。她作梦似的闭上眼，无法，也不用抗拒他，任他的唇吻过她的喉咙、肩膀，吻向她湿润的乳沟，他炽热的呼吸喷向她的胸邵，令她脉搏加速。

他拉扯着她紧身衣的蝴蝶结，直到它松开，然后轻轻拨开她的紧身衣，让她雪白、圆柔的乳房整个挺露出来。他直起身子注视她。她的美令他为之一屏息。他的眼神变得增助，只觉全身欲火高张。他伸出手，轻轻罩住她的一个乳房，他的手掌的热度使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呻吟。

他缓缓低下头，直到他的嘴距离她悸动的乳头只有数寸，他一遍又一遍的唤她的名字。他探出舌尖，轻轻掠过她敏感的乳头，感觉到她瑟缩了一下。然后他慢慢分开唇瓣，含住那玫瑰色的蓓蕾，开始用他的唇舌逗弄、吸吮它。

一波波的快感袭向妮娜，她从未体验过这种感受，但他的嘴吸吮她的乳头的动作，使她的每一根神经仿佛都燃烧了起来。

她睁开眼睛，吃语道：“山恩……”

天花板上的椭圆形镜子反映出他们的身影，她先是震惊，继而深深为之着迷。镜中，他肌肉纠结的修长身躯覆着她的娇躯，当他的头在她的胸部移动时，他的头发闪动着白金色的光芒，她自己的长发则像火焰似的披散在床单上。

她被镜中的影像吸引住，觉得自己仿佛在以实与梦幻的世界之间飘浮着。一种急促的敲击声在她的脑海响起、回荡，是她的心脏？还是血液奔流的声音？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她不该这样做。告诉她她必须起来，逃离这儿，但那声音逐渐被上升的激情淹没，终归于寂静。

山恩的手更用力地揉搓她的胸部，他的牙周轻咬她的乳头。他的唇开始挑逗另一边的乳山。她闭上眼睛，让那美妙的感觉完全地主宰她。

他一件件地解开她的衣物，它们一件件地落到地上。她害羞地伸出手，和他合力脱下他的衬衫与牛仔裤。妮娜浏览过他的阳刚之美，摸摸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脏的跳动的位置，然后倾身在他的胸膛温柔地印下一吻。

山恩捧起她的脸，轻柔地吻吻她的唇、她的喉咙、她的乳沟，一路来到她的腹部。

他温和地催促她躺下去，在她的大腿印下无数温暖、轻柔的吻。妮娜

发出呻吟，既想要他停止一又想要他永远都别停。

他轻轻分开她的双腿，一根手指探向她的欲望之门。她忧虑地绷紧身体，他并不坚持，反而温柔。耐心地爱抚她，然后他将她的双腿推得更开些。低下头，他的舌尖开始沿着他的手指爱抚过的路线挑逗。妮娜猛抽一口气。他轻轻抽出手指，让舌尖卷入她体内，搜索着，帮忙她燃烧起来。

他的双手伸到她浑圆的臀部下，牢牢地将她拉向他，他的舌头进入她体内深处，触碰到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她惊讶地睁大眼睛。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不断地往上升；一股压力配合他抽动得越来越快的舌头，在她体内堆积。她抵着他的手，在他的嘴下扭动，想要得到更多，渴望全部的他。忽然，一种美妙的爆炸发生了，令她如释重负，一种细致的。混合着欢愉与痛苦的感觉包裹住她。在高潮的颠峰，他轻吻她，而她相信她的整个身体已经像玻璃一般爆裂成无数碎片。

山恩收回他的舌头，趴到她身上，注视着她的脸。

“我要你，妮娜，我要完整的你。”他放低他坚挺的欲望，让它轻轻摩擦她的大腿内侧。“而且……我要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你愿意接受我吗？”

他的目光是那么的灼热，她觉得他的名字和他的欲望都已经烙印在她的心坎上。

“是的，”她吃语道：“哦，是的，是的，是的。”

那敲击声越来越扰人，妮娜的身体因为恐惧而变得僵硬。那敲击声并非从她的大脑传来，而是从卧房的窗户外传来的！

山恩霍然坐起，并跳下床。他跑向窗口，抓起一边的蕾丝窗帘。“是德瑞克！”他悄声告诉她。

妮娜爬下床，抵着房门，迅速穿上她的衬衫。她的心跳声在她自己的耳朵听来好像擂鼓似的。当山恩推起窗户时，藉由月光，她可以看到德瑞克灰败的脸色。

“老天爷，夥伴，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醒来呢！”

山恩连忙穿上他的牛仔裤。“发生了什么事？”

“失火了，在外围牧场后面的森林。”他边咳嗽，边喘息。少我们得把羊群赶到较安全的地方。快来，夥伴，我们需要每一个帮手。”他困难地咽口水。

“我马上过去，你先去喝点水。”

德瑞克点点头，离开窗口。山恩旋身面对妮娜。她站在那儿，紧张得直发抖，企图把衣服穿好。

“别……别说任何话，”她说：“快去吧！”

他的脸露出短暂的痛苦，然后他便冲出门，奔过走廊，消失在转角处。

妮娜把头探到门外，确定走廊上没有人之后，她朝主屋的另一侧科林的房间匆匆走去。

她轻敲他的房门。“科林！”她小声唤道：“科林，快开门。”她又敲敲门，然后稍微推开门，对着里头唤道：“科林？”

科林瞌睡地抬起头，他的黑发散落在他的前额。“谁……”

“科林，是我，妮娜。”

“什么？啊，柯尔小姐……我怎么会有一种暧昧的时刻出现在卧房里的荣幸？”

她飞快踏进房内，并带上房门。“快起床，他们需要你去外围牧场。”

“需要我？”他坐起来，揉揉眼睛。“别荒谬了。不会有人需要我去外围牧场，或者前面的牧场。你找错人了，你应该去找我哥。现在几点了？”

“快天亮了。别管时间了，快起来。森林失火了。德瑞克说他们需要每一个人。快起来，跟我一块去……求求你。”她恳求道，并从椅子上抓起他的衬衫、长裤，把它们塞给他。

“跟你一块去？你疯了吗？”他爬下床，找他的皮靴。“你不能去那里。你有看过森林失火吗？不，你当然没有。”

月光从窗户流泻进来，他在暗淡的光线下晃来晃去。当他半转过身来时，妮娜发现他是赤裸裸的。她倒抽一口气，旋过身去面对房门。

“科林，我必须去，而你一定得带我去。我无法在黑暗中找到去那边的路。拜托！”

“不！你可能会受伤！”他套上长裤。“况且，我去有什么用处？我对子扑灭林火一无所知。”他边嘀咕，边穿衣服。

“那么，该是你学习的时候了！”她道“我们两个很快就会学会如何救火的，因为你要带我一块过去！求求你快点嘛！”

凡妮莎·梅力特被敲门声吵醒。她爬下床披上睡袍，拉开她卧室的房门，打量走廊。

走廊上没有半个人影。正当她要转回房内时，她听到科林的房门被拉开。她躲到门后，只留一条小小的缝隙窥伺。科林探出头来，把走廊打量了一番。

凡妮莎整起眉头。他在搞什么鬼？他跨进走廊。无疑的，他又想出去鬼混……然后，门被拉得更开些，妮娜·柯尔跨上走廊，并且带上房门。科林牵起她的手，他们匆匆越过走廊，朝后门的楼梯迈去。

凡妮莎关上她的房门，倚着门板而立。她的嘴角浮现一抹苦笑。那个美国女孩不如外表那样纯真，而且看来，她是看上了她较敏感的小儿子。这一阵子她还一直担心山恩会……

她的笑容变得灿烂。她拉下睡袍，爬上床。多么有趣的转变！无论科林与妮娜之间发展出什么样的感情，她都可以轻易的拆散他们。是的，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片刻，然后翻个身，逐渐沉入梦乡，她的嘴角噙着一丝微笑。

妮娜紧紧抓着她马的援绳，奋力抵挡威胁要把她吹走的强风。风有力地扑向她的脸，使她很难睁开眼睛，在山坡下那一大片绵羊与火海间寻觅山恩的身影。她转向科林，发现他似乎也有同样的困扰。

“快下雨了！”她扯着喉咙喊道：“雨可以帮忙灭火，不是吗？”

科林摇摇头，喊回来。“不会下雨。这是一种干燥的暴风，只有强风狂沙，毫无帮助。”

“我们必须下去，他们需要协助！”

“我们帮不上忙，只会得手碍脚！”

“山恩需要我们！”她拔高嗓门，好压过噼哩啪啦的火声与呼呼的风啸。

“他不需要我们碍手碍脚！”

强风突然改变方面，妮娜拨开头发，发现火迅速地朝他们这边漫烧，也使得绵羊群惊慌起来。带头的绵羊有几只脱离队伍，后面一大堆绵羊跟着它们，朝妮娜和科林所站的山坡流窜。牧羊人们吹着口哨。呐喊着，一只牧羊犬从主绵羊群的后头冲出，想去追上那些逃脱的绵羊。

妮娜转向科林。“来吧！”她吼道：“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否则他们会失掉那些羊！”

科林抓住她的手臂。“不行！每次发生这种事总会损失几头羊，我们帮不上忙，就应该留在这里！”

她用力扯回她的手臂，一踢马腹，便朝山下那些狂乱散逃、咩咩叫着的绵羊奔去。

当她几乎与它们并肩而行时，它们突然掉转方向，朝她冲来。她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就被它们团团围住，绵羊群和她的马你推我挤的。那只跑来追赶这些绵羊的牧羊犬不断地绕着他们打转儿，由于妮娜和马被困在这些绵羊的中央，使它的工作变得更艰巨。

妮娜左顾右盼，她的马则边踢踏蹄子，边嘶鸣，他们都在寻找出路。那只牧羊犬挤到中心来，对着羊群吠与轻咬，妮娜几乎敢肯定它是麦林。它的努力终于替她打开了一条路，她策马走出那群惊慌失措的绵羊。然后。她绕到它们的后头。

山恩风驰电掣地骑在主绵羊群的侧面，强风夹杂着热沙扑向他，刺痛他的脸庞与眼睛。他看到一个群绵羊脱离了主队伍，也知道每一个牧羊人光忙着控制主队伍就忙不过来了。

他朝那些散逃的绵羊奔去，及时看到麦大冲进它们之中。他总是可以依赖勇敢、敏捷。他用力一夹马腹，想快点起去协助它。

然后，他看到了她。在闪电与炽红的火光中，他看到妮娜骑着那匹身上除含着黑白斑点的牧马，狂风使得她红铜色的长发在她身后飞扬。

他陡地勒住影子，仿佛撞见幽灵似的瞪着这幅景象。妮娜操纵牧马遵循麦林的领导，在下群间骑进骑出，直到它们掉回头，朝主队伍冲去。她与那匹牧马合而为一，宛如一个天生的骑师。

山恩不可思议的盯着那美丽而狂野的景象。然后他淬然想到妮娜所做的事情有多么危险。他催促影子向前跑去，来到她身畔。“你以为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咆哮。

妮娜的心脏倏地跳至喉咙。“帮忙你呀！”她嚷道。

“快离开这儿！”他抓住她的缰绳，开始扯她的马离开羊群。

妮娜抢回自己的缓绳。“你需要我，你明明知道！”

“我叫你快离开这儿！我不需要你来瞎搅和！我没有时间既救你，又救羊群！”他再度夺过她的缰绳，领着她的马跑向盖在山腹的一栋小木屋。他同时勒住两匹马，跳下马背，将她拖下马鞍，再粗鲁地把她推进木屋。她撞上一张矮床。

“这栋小木屋应该可以使你远离危险。”

他干燥的喉咙带有嘶哑的声音。“别出去，我是说真的。否则你会惹上你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他喘息道，然后做个深呼吸。“风向又改变了，这对我们有利。木屋四周都是草坪，可以保护你的安全。”他弯下腰，咳嗽一阵，然后直起身子。“我会把你的马拴在屋后，千万别离开这里……我会回来的。”话毕，他便走了。门“砰”的一声关上。

第七章

当妮娜从筋疲力竭的酣眠中醒来时，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寂静的很不祥。她揉揉眼睛，强迫它们睁开。她迷糊的皱起后头，用力眨眨眼睛，再张开它们。然后，她记起自己在哪儿了...火灾.....山恩。

“山恩。”她又干又痛的喉咙发出的声音很陌生。

她坐起来，环顾周遭。自己正躺在木屋的矮床上。她又蹙起眉头。他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山恩将她推进木屋，她应该躺在地板上才对。她不记得自己有爬上床。

在昏暗的光线下，她企图集中目光。木屋里唯一的一扇窗户钉着木板，太阳光从木板与木板间的缝隙漏进来。屋子里有一股封闭的霉味与烟硝味，而且到处都有而日至，嗡嗡”飞舞的苍蝇。

她站起来，但她的膝盖一软，使她又重重地跪到矮床上。铺在矮床上的床单经过这样一震动，扬起一片灰尘，害她连打好几个喷嚏。一旦她的眼睛适应屋里的光线，她就看出这里有多脏。搞不好除了苍蝇之外，这里还有其他更令人憎恶的小东西，搞不好这里甚至有德瑞克时常说来吓唬她的，那种会吠叫的巨大蜘蛛！她打个寒然，重新站起来，决心要走到门口。

等她终于抓到门把时，她如释重负地吁口气，用力一扭门把，门虽然被她拉开了，她却连人带门把，重重地跌坐到地上，扬起的灰尘使她咳嗽连连。她拂开凌乱的发丝，看到一大片阳光从门口斜射进屋内，许多细小的灰尘在那束光线中翩翩飞舞。然后，一片阴影遮住阳光，接着，一双近乎深黑色的大脚丫子和肌肉凝结的小腿赫然出现在她眼前。

妮娜不敢再往上看，深恐其余的部分也是赤裸裸的。她的呼吸堵在喉咙，她的心脏狂野地撞击胸腔。那双腿分开来挡在门口。

“哦，上帝！”她嗫嚅道。

恐惧扶住她的身体，她开始猛打哆嗦。一个赤身裸体的巨人！当然！有何不可？毫无警告地，她的喉咙深处逸出一种紧张兮兮的笑声，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她笨拙地站起来，胡乱拍打自己的衣裳，又哭又笑地唠叨了起来。

“为何我不觉得讶异？”她边咯咯笑，边抹去眼泪，边用力拍打衣服——宛若想拍掉某种巨大的虫子。“我早该习惯这种事了。它或许只是一场噩梦，一场大噩梦。”她停住，歪过头，嘀咕道；“是的，伙伴，我随时会醒来

她跺跺脚，扬起一小团红褐色的尘土，她的头发又散落了下來。她挺直肩膀，走到门口。一张毫无表情的黑脸俯视着她。那巨人有一头黑两卷曲的头发，他的额上绑着亮红色的她根本无法看透他乌黑的眼睛。他手握一根长矛，在阳光的反射下，妮娜幻想自己看到矛尖上沾着鲜红的血。

“让我出去！”她假装勇敢的命令道：“你知道，你不能将我禁于此。我是梅力特太太的伴妇，如果我受到任何伤害，她绝不会轻饶你的。”天啊，她在骗谁呀？丛使她突然从地球表面消失，梅力特太太也不在乎，搞不好她还会额手称庆呢！

黑巨人纹风不动，似乎对她的威胁无动于衷。他谜样的黑眼睛越过她的头顶，凝视远方，她娜甚至不敢确定他是否有在呼吸，唯一能让她相信他还站着的，是他尖锐的下颚有束肌肉抽搐了一下。

她做个深呼吸。“是的，呢，现在我要走了。跟你聊天很愉快。”她尽

量挤出友善的语气。

她向前跨一步，但他放下长矛，使它的尖端倚着门框。他仍旧凝视着远方。

“噢！”妮娜叹口气，退回屋内。

或许她真的应该畏惧他。她忽然想到，也许他正是一个澳洲土着。她曾在书中读到他们有吃人的习俗。这个巨人是想拿她当他的晚餐吗？现在，她的恐惧已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但她将它藏在心里。

她东张西望。不好，这里只有一扇门，唯一的窗户又是封死的。她开始感到手脚发软。完了，就是这么回事，她注定要完蛋了！

然而她的求生意志毕竟不容许她就此认命。她勉强摆出信心十足的姿态，暗暗活动一下手指、脚趾，做个深呼吸。然后挤出一抹灿烂的微笑。她只需降低他的戒心，再乘机逃之夭夭，就这么简单。

她笑脸迎人的挨近门口，“嘿，我们何不找个安静的好地方，坐下来聊天，彼此熟悉一下丁？”沉默。“你说怎么样……伙伴”我对这个国家还很陌生。绝对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有智慧的人当我的向导。”依旧没有反应。“所以。我们去附近逛逛如何？”

她使出浑身解数，绽出最迷人的微笑。然后坚决地向前迈一步。那巨人向她跨一步，完全的堵住她的出路。妮娜的心脏跳漏了一拍。

她鼓起勇气，再试一遍。“我相信外面要比这个…这个肮脏的小洞令人愉快的多。”她摇摇手，扭头望向矮床。“事实上”她望向黑巨人，咕哝道：“我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并且喝点水。你不会拒绝一位访客这点小小的要求吧，对不对”

黑巨人又往屋内迈一步。淬然，一只手臂从他身后窜出，勾住他的脖子，将他往后拖，攒到地上，一个男人跳进门，迅雷不及掩耳地坐到他身上。那长矛斜倚在门口，慌忙奔逃的妮娜绊到它，跌个狗吃屎。两个男人在地上扭斗成一团，等妮娜爬起来，定眼一看，才发现她的解救者是谁。

“山恩！”她尖叫。

男人们在地上滚来滚去，不久，黑巨人个了上风。他巨大的黑手掌抓住一绝山恩的玉米色头发。

“不，不！放开他，放开他！”妮娜疯狂地冲向它们，想帮助山恩，又不知该从何帮起。

山恩低吼一声，给那黑巨人一记过肩摔，把他按压到泥巴地上。可是这样不足以制伏对方。一条黑黝的强壮手臂挣脱山恩的控制，抓住他的衬衫前襟，也赏他一记过肩摔，将他按压在地上。

妮娜向四方尖叫，希望能引来帮手，却徒劳无功。两个男人势均力敌，你来我往的搏斗者，妮娜绕着他们干着急。当黑巨人将山恩面朝下地翻转过去，并将其手臂反折到背后时，山恩吐掉嘴里的泥沙。

妮娜再也无法忍受。她忘掉一切，扑向黑巨人赤裸的背部，抓起对方一把浓密的黑发，用力拉扯，然后她的牙齿狠狠咬住对方结实的肩膀。

“哎哟！”黑巨人哀号一声。“搞什么鬼？”

黑巨人放开山恩，转过身来，像摆脱讨厌的小虫似的想摆脱掉妮娜，然后他跪起身，带着妮娜向后倒去，妮娜重重仰躺到地上，黑巨人压在她身上，她仍然死咬着他不放，疼得他的双脚不断地在空中踢动。

“梅力特，”一个低沉的声音吼道：“快来救我！”

山恩爬起来，揉揉眼睛，等他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时，他开始捧腹大笑，那爽朗的笑声在小木屋里回荡。

黑巨人滚离妮娜，像山猫那样矫捷地一跃而起。妮娜躺在地上喘息，然后曲起膝盖，用手肘撑起自己。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她的身上沾满灰尘。那黑巨人一手按着肩膀的伤口，难以置信地瞪着她。然后他转向兀自大笑不已的山恩。

“别像白痴那样猛笑，叫这个凶婆子离我远一点！”黑巨人用手操揉肩膀上的伤口，然后扭头去瞧瞧伤势。“流血了！她把我咬流血了！如果我感染到细菌……”

山恩边笑，边走过去检查他的肩膀。“唔，伙伴，我认为你会活下去……”他笑得厉害了。“不过，她绝对是在你身上留下了记号！”

“她是你的人？”

更多的笑声。“不完全是。”

“哼，我认为你应该驯服她。”

驯服？我的朋友——你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你试试看如何驯服，因为结果是一样的。”

看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妮娜越来越困惑。她爬起来，迈向他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眯起眼睛，严峻地盯着山恩。“我以为他要杀死你——如今你却站在这儿，和这个……这个……人有说有笑？”她将黑巨人从头打量到脚，放心的注意到他至少有在腰间缠一块袋鼠皮。他的腰际吊着一根大回力棒。

“杀我？金古？怎么可能！对不对，伙伴？”山恩用力一拍金古的肩膀，使得金古踉踉跄跄地向前沿一步，险些失去平衡。

金古稳住自己，也用力拍山恩的北背。

“对极了，伙伴！”他咧出一抹苦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山恩咳嗽连连。“我们打小时候起就是伙伴。”他喘息道，然后抛给妮娜一朵微笑。

“没错。”金古附和道，也咧嘴一笑。

妮娜戒备的盯着他们两个。金古看起来不像刚才在门口时那样高大了，事实上，山恩还比他高出一个头。无疑的，把金古看成一个巨人是她在恐惧中所产生的错觉。现在，她的神经镇定下来，胆子也恢复了些。

“我……我很抱歉咬伤了。只是你吓了我一大跳。”

你个头虽小，牙齿倒挺坚硬的。”金古埋怨道。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你不是土着吗？”

“没错，我是，那又如何？”他麻起嘴。

“没什么，没什么。”妮娜又将他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一遍。

“外国佬。”他的语气充满轻蔑。

妮娜秀眉微苍。“我是外国人没错，但不管怎样，你无权像那样把我吓个半死。先前你没有表明自己的身分，甚至连一个字也不肯对我讲，你说我怎样想？”她嗤之以鼻。

山恩拱起一道浓眉，有趣地观赏这一幕。妮娜暴躁地动来动去，金古则像一个被责备的小男孩，别扭地揉着他疼痛的肩膀。

“我保护了我认为可能是山恩的朋友的你，而这就是我所获得的感谢？”金古抱怨道：“如果你害我染上狂犬病……”

山恩挤到他们中间，一手揽住一个肩膀。“嘿，我的伙伴们，和解如何？”他对一个笑笑，再对另一个笑笑。他们都瞪他一眼。他挤挤他们两个的肩膀。“嘿，别这样啊。”

“好吧。”金古不情不愿地让步。

“好吧。”妮娜也放弃了。

“这才对嘛！”山恩快活地说：“现在，让我们去瞧瞧这场火造成了多少损坏。”

金古捡起他的长矛，“没多少损坏，这只是一场小火灾。”

妮娜神色好奇的倾听金古说话，然后她凑近山恩，耳语道：“你确定他是土著吗？”

长期的野外生活，使金古的耳朵被训练得很灵敏。他迈向他们，用他那黑耀石般的眼睛瞪她。

“为什么？因为他讲话的方式？”

“呃，对。”

山恩呵呵笑。“这全是拜老妈之赐。她认为如果我跟金古决心要做朋友，我们就得互相了解。我告诉她我们已经互相了解了，但是对她而言，那表示金古必须受教育。她教他我们的语言，那是一场意志力的战争，然而她赢了！她甚至尝试要把他跟我一块送进寄宿学校。”

金古咋口口水。

“确实，那不是个好主意。”山恩情向妮娜，继续说道：“他常常跷课，从学校逃回家。不过我猜，学校对他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学校对于让他穿……穿制服的事怎么办？”她忍不住问。

“腥，他们替他裁了好几件制服。无奈他老是把它们撕破，让腰布露出来。”

金古吐口口水。

妮娜微笑，然后悄声问山恩，“我听说他们会吃人。老妈怎么会让他进你家？”

山恩凑近她的耳朵。“金古比较喜欢东方人，他认为吃素的东方人体味较淡，肉质也较细，相反的，欧洲人的肉质就老的多，体味也重。我不确定他对美国人有何看法。”

妮娜惊恐地张开嘴，然后露出不相信的微笑。她走向金古，金古正在眺望远方被烧焦，而且冒着热气的原野。

“如果我伤害了你，我真的很抱歉，金古。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她朝他伸出一只小手。

金古颊上的一小条肌肉抽搐了一下，良久之后，他转向她，他的大黑手握住她白晰的小手。“我很抱歉我吓到你，呃，你叫……”

“妮娜。”

他点点头，扬起一边的嘴角，然后举起她的手，在她的手背印下一吻。他抬起头，她手上的怪味使咂咂嘴，然后咧嘴而笑。妮娜忙不迭地抽回手，用裤管抹抹她肮脏的双手。

“非常甜蜜、温馨的一幕。”山恩酸溜溜地说道：“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

他们三个朝前方烧焦的土地迈去。一种悲哀的情绪袭向妮娜，使她觉得自己属于这块大地。可是老妈不要她在这里……

“老妈！”她嚷道。

山恩煞住脚步。“在哪儿？”他扫视四面八方。

“噢，要命，现在几点了？”她呜咽道。

金古用他的巨掌遮挡白花花的烈日，仰望天空。“恐怕快一点了。”

“噢，糟糕。我错过了早餐跟午餐，她会奇怪我跑到哪儿去了。”

“我相信她早就在纳闷了。”山恩呵呵笑。

她望向他。“我要如何向她解释？”

“我相信你会想出办法的，我的女孩。”

“你可以帮我。”

我？我干嘛要那样做？”他逗她。

“哈！没错，你为何要帮我？会被责地人又不是你。”

“我不是没挨过老妈的骂，我的女孩。”

“别那样叫我！你就不能稍微帮我一点忙吗？”

“可以，”他搓搓他方方的下巴。“我可以帮你做两件事。”

“哪两件事？”她不耐烦地问。

“首先，我可以把影子借给你，让你骑它回家。”

“多谢了，”她叹了口气，“另外一件事呢？”

“我可以提供你一则很有价值的情报。”他沉吟道。

“求求你快点讲好吗？”

他倾身吻吻她的鼻尖，打量四周之后，耳语道：“倘若你想偷偷溜进屋子，不必爬外面的那些铁镫。毛德从来不锁厨房的门！”

妮娜错愕地张开嘴。“噢，你！”她扑向他，随即旋身，朝主屋的方向迈去。

山恩的笑声从她身后传来。“别跑那样快，我的女孩，”他喊道：“让影子赶上你嘛！”

第八章

在星期六的晚宴上，妮娜的进场绝对是艳惊四座的，她的优雅与美貌成功地迷倒了每一位宾客。当科林介绍她时，男士们都为之倾倒，而女士们则明显的羡慕或嫉妒。科林开心地呵呵笑，梅力特家终于办了一次对他而言堪称好玩的宴会。

乐队开始演奏音乐，科林拉着妮娜走到舞池中央，夸张地拥她入怀，带着她翩然起舞，让她的秀发与裙摆在她身后飞扬起来。

“科林，”她耳语道：“你使得我们太引人注目了，更别提你快让我无法呼吸，而且血液循环不畅了。”她的心脏“怦、怦”地撞击着胸膛，她的双手因为进场时过度紧张而变得有些虚软。

“这正是我的用意，柯尔小姐，”他呵呵笑，并带领她转过几对正饶有兴味的盯着他们的舞客。“我请你别阻挠我。另外，我认为跳舞对你的血液循环有益无害。”

她清清喉咙，咕咕笑。‘ ’或许是，不过，你也许该谦逊些。”

他稍微向后仰，望进她翡翠般的眸子。“我不认为那是你想要的。我相

信你也很享受众人对你的注目。”他夸张地带她转个圈儿。

“胡扯，科林，我不可能喜欢那样。”

“也许在你来到火树之前不是，不过如今绝对是。而且这种感觉多棒！那些个千金小姐为脸都绿了，哦，我爱死它了！她们会埋怨好几个礼拜呢！”他以一种高傲的语气模仿道：我亲爱的，你在哪儿找到这件美丽绝伦的袍子？老天！它看起来就像是特别为你定制的呢。”他哈哈大笑。“然后你会双颊鲜红，说“我……我不能说。”

你们听见了较，姑娘们？”科林继续他的模仿。“她有一个秘密裁缝。我们一定得、一定得把那个天才找出来。我们也必须拥有一袭像那样的组负“他凑近她的耳朵，嘎声呢喃，“虽然在大多数的情况里，它绝对穿不进她们的大臀部。”

科林，你真是缺德。”妮娜忍不住轻笑以来。她开始放松精神，享受他的陪伴。

“或许是，不过我注意到我亲爱的大哥，看你看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呢！”

“噢，科林，你真的认为我有令他印象深刻吗？”她焦急地问。

科林仰头大笑。“印象深刻？你是在开玩笑吗？”他审视她的脸孔。“哦，上帝，你是认真的，对不对？你一定清楚今晚自己有多迷人吧？哈，老妈已经在苦思如何削弱你的进场所造成的震撼呢！”

妮娜几乎没听到科林的话，她烦躁地扫描四面八方，希望能瞥见山恩。自从科林抢先一步拉她进舞池，她就没再看到山恩。

“山恩在哪儿？”她喃喃念道，然后科林的一句话穿透她的思绪。“你母亲！噢，科林，你母亲。这下她一定会尽快送我……”她忙不迭地闭上嘴。知道自己说的太多了。

“尽快送你上路。是的，我知道。”

她惶恐地仰望他。“你知道？”

“当然。知母莫若子，这是她的典型作风，况且，安苗雅也有向我透露一些事情。

她不希望你离开，你是她的偶像。她盼望自己长大之后，能够像你一样。”

音乐嘎然而止，当礼貌的掌声响起时，妮娜和科林分开来。一名侍者宣布自助晚餐开始供应了，一些宾客开始朝餐厅走去，当舞厅里的人变少时，妮娜瞧见了山恩，他站在舞厅的另一端，正在和一名穿着红宝石色袍子的黑发小姐谈话。妮娜倒抽一口气——科林听见了，便循着她的视线望去。“啊，是的，我亲爱的大哥。”

“她是谁？”妮娜既急切、又害怕地问道。

“那是可爱的萝莉塔·马司东小姐。”科林眯起眼睛，他想萝莉塔·马司东已经想了好多年，她的抗拒令他痛苦万分。每次想到她，他都不免有些难过。他的朋友一致认为她是个难缠的小妞，她对谷地里所有的追求者都和蔼亲切，却从不对任何人特别青睐。

但是，此刻在科林看来，她对山恩的态度似乎格外友善。一种古老的嫉妒开始啃噬他的心房。

“她也住在谷地里吗？”妮娜追问，她的目光不曾须臾离开那对璧人。

“对不起，你说什么？”科林心不在焉地问，他也一直盯着山恩和萝莉

塔。

“没什么。”妮娜叹口气。

萝莉塔严密地监视着科林跟妮娜，当她确定他们在看这边时，她就赶紧对山恩打情骂俏，碰碰他，吸口酒，再透过杯缘，用她无邪地大眼睛望着他，抛给他一朵诱惑的微笑。

妮娜的信心迅速枯萎，她感到狼狈的红晕染上她的脸颊。“科林，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根本就不该穿这套礼服出席，如今我绝对是惹毛她了。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她旋过身，开始朝最近的一扇门走去，但是科林飞快地伸出手，扣住她的手肘，将她拉回来。

“还不行，柯尔小姐。”他斩钉截铁地说，他的脸上挂着高深莫测的微笑。

“来吧，我亲爱的，该是你被正式的介绍给马司东小姐的时候了。”

“科林，不！妮娜轻声抗议。

“妮娜，要！”他驳斥道。

好几名年轻人聚集在山恩与萝莉塔那边，当妮娜跟科林走近时，她可以听见他们的谈笑声。

科林摆出他最潇洒的姿态。“啊，晚安，大哥，马司东小姐。”他先朝山恩、再朝萝莉塔点点头，故意漠视应该先向女士行礼的礼节。

“妮娜，科林。”山恩尽量以冷淡的语气向他们打招呼。从科林早一步拉妮娜进舞池起，他就一直觉得很痛苦。一名仆人端着一盘甜酒经过，山恩抓起其中一杯，一饮而尽，想藉以安抚他绷紧的神经。

科林换上他最高雅的态度。“妮娜，我亲爱的，容我替你介绍我们的几个邻居？我相信你尚未认识他们。萝莉塔·马司东小姐，这位是妮娜·柯尔小姐。”他微微朝萝莉塔鞠个躬，旋即转向妮娜。

“你好吗，马司东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妮娜强迫自己说道。

“我也很高兴能认识你，柯尔小姐。很遗憾我们没能早点相遇。”萝莉塔说。她偷瞄科林一眼，但是他并未察觉，因为他正笑咪咪的、专注的看着妮娜，好作她是她的支持者、保护者似的。有一瞬间，萝莉塔见得很沮丧。

妮娜注意到萝莉塔的表情。显然的，萝莉塔不习惯被任何男人忽视。

科林的一只手臂保护性地揽住妮娜的腰，引她转向其他年轻人。“妮娜，如果不把你介绍给这群流口水的纨绔裤子弟，待会见他们准会咒死我。”他一一报上他们的姓名。“这位是威尔·欧路克，这位是马丁·艾里沃斯，这位是莱姆·唐宁，而这位目瞪口呆的小伙子是安格司·麦多诺。”

妮娜对每个人微笑，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口，请求带她去餐厅拿菜，请求明天陪她一块骑马，请求允许以后来拜访她。如此公然的仰慕令妮娜有点受宠若惊。

凡妮莎·梅力特悄悄来到这群年轻人的附近。她注意到科林的明显忽视令萝莉塔懊恼，更注意到山恩与妮娜之间的火花。

“山恩，麻烦你护送我去拿菜好吗？”萝莉塔朝山恩扇动她的长睫毛，并且瞟科林一眼，这一次，科林注意到了。她勾住山恩的手臂，开始领他离开这群人。

凡妮莎开口了。“噢，山恩，”她绽出慈祥的微笑。“我真高兴你和萝莉塔相处得这样融洽。我有一个主意，我亲爱的，”她投给萝莉塔一朵灿烂的笑靥，“我将尽快的挑一天，邀请你的家人来晚餐。那不是很美妙吗，山恩？”

山思翻个白眼，但还是对母亲微笑。看来她是选中了萝莉塔，并且已经着手展开她的撮合计书。

“你真是太慷慨了，梅力特大太，”萝莉塔诚恳地说：“确实，那样会十分美好。”

我相信我的家人会将你的邀请视为一种荣幸而接受的。”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我今晚就跟你母亲商量这件事。”

“科林，你和妮娜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拿菜？”山思静静地问道。

在科林答复他之前，凡妮莎转向妮娜，以一种权威的口吻说：“我相信即使你早退，别人也会谅解，妮娜。毕竟，你几乎谁也不认识，而我知道，处在这么多陌生人当中是会有一点压迫感的。晚安。”语毕，她便旋转身，漫步朝餐厅走去。

妮娜望向山恩，涨红脸。她刚被老妈公然的斥退了，那种滋味实在刺人。

科林挽起她的手臂。“我想，我要把妮娜偷走，让她远离这些过分热情的小伙子。”

我们将单独在游廊用餐，如此浪漫的夜晚，我可不愿她错过了它。”

妮娜望向科林的眼神里写满抗议，但是他将她拉近他。“我们可以走了吗，我亲爱的？”他有力地询问，妮娜只得任他摆布。

山思目送他们离去，并感觉到站在他旁边的萝莉塔的身体变得僵硬。

“他们是怎么回事？”她问，她的声音里有一丝颤抖。

“我也不确定。”山恩皱起眉头。“我从未见过科林这样……这样殷勤的对待一个女人”

“我也从未见过。”萝莉塔吸吸鼻子。

“唔，萝莉塔，我也可以很绅士。让我们一块去享用晚餐吧——除非，你宁可跟你的那群仰慕者去。”他偏过头，咧嘴而笑。

“不，我要跟你去。”她阴森地说。

“我想，我会将之视为一种恭维，虽然你的态度是那么的不热烈。”他目送妮娜与科林消失在通往游廊的玻璃双扇门之外。“我自己今晚也觉得有点脆弱。或许，两个悲惨的人凑在一起反而有益。”

他轻轻地拍拍她放在他手臂上的手，然后领她朝餐厅踱去。

“嗯，有趣极了！”科林在一张柳条躺椅上伸展四肢，一边沾沾自喜地说，一边抽雪茄。游廊的这一隅沐浴在银白色的月光下。

“我可不觉得。”妮娜坐在一张高背的柳条椅上，她摘下一片藤蔓的叶子，把它卷来卷去，再撕成碎片。

“可是我亲爱的，你怎能这样说？你的进场轰动极了！你太棒了！一切都太顺利了，柯尔小姐，太顺利了！”

“科林，我不是柯尔小姐。我只是一名小小的伴妇。而且我一点也不棒，我觉得悲惨极了。”

他用手肘撑起自己，望向她。“也许你以前不曾尝过嫉妒的滋味。”他静静地说。

妮娜隐入沉默。科林说中了，她涨红脸。是嫉妒，她嫉妒萝莉塔·马司东。

科林吃吃地笑。“可是，我亲爱的，其他小伙子都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多么有趣！我不曾在任何宴会上玩得这样开心，而这全都是拜你之赐。”

他坐起来。“别这样愁眉苦脸的嘛，柯尔小姐。你刚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也。”

“科林，理智点。难道你看不出来这一切的结果有多精？”

科林站起来，以老师对学生的口吻说：“好吧，让我们来衡量一下利弊得失。首先，你把我大哥迷得神魂颠倒。我向你保证，他永远也忘不了你今晚的模样。其次，你交到许多朋友。最后，舞厅内的每个男人都当场爱上了你。我亲爱的，你还能要求什么？”

妮娜疲倦地叹口气。“若是今晚能重来一遍，我想我会按照老妈的意思，穿那套绿色的印花洋装出席。”她悲哀地说。

“什么？你想增加我们的乐趣！啊，柯尔小姐，我向你的智慧致敬。”他走到她面前，正经八百地行个礼。

“科林，你认真点好吗？”

“我不曾这般认真过。你让我的人生变得值得一活！”

“我的却相反，科林。我迷惑极了。我以为山恩在乎我，但是如今看来，他在乎的似乎是别人。但愿我能知道他对我的真正感觉。”

“他总是那样，你知道，外人很难猜透他的心意。”他的语气变得关怀、严肃。

“你真的爱上他了，是不是？”

“哼，反正爱也没用。我相信他在故意与我保持距离。我原以为如果他将我视为火树的一部分，而不光是老妈的伴妇，事情或许……哈，经过今晚，老妈一定会彻底的把我打发走。”她又摘下一枚叶子，并开始撕它。

“母亲并没有那样坏。她是可以讲道理的。”

“科林，请你了解，在心里，我对你母亲并无恶感。我清楚火树对她的意义，她会采取一切行动来促进它的繁荣，包括帮她的儿子找嫁妆最丰厚的女人。这些我都可以谅解。她的健康情形或许是不好，但是，她是我所见过的意志力最强悍的人。为此，我钦佩她。虽然她讨厌我的存在，不过，我已经越来越尊敬她。”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离开？我相信你会是母亲的好伴妇，我不记得她有任何亲密的友伴。”

“你不懂。她甚至不喜欢我。她看穿了我对山恩的感情，女人对这类事总是特别敏感。可是我偏偏不符合她的计划里对未来媳妇的要求，我没有钱可以贡献给火树。火树遭遇到了财务上的困难，科林。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感觉到老妈想在她离开人世之前，确定火树能生存下去。她要山恩娶一个合适的新娘，就像……茉莉塔·马司东。”

“对她而言，我是一种威胁。打从我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她就不欢迎我。她曾建议我等待适当的时机，宣布自己想家，然后尽速返回美国。她说她可以轻易地安排我搭运送羊毛的货轮回乡。”

科林一直在游廊上踱步，待她说完之后，他在台阶口停下，转向她。“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妮娜一头雾水。“什么时间？”

“剪毛季节已经展开了，再过一个月左右，运送羊毛的货轮就会启航。嗜，时间不多了。”

“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时间太多了。这一个月我要如何消磨？躲在房里伤心？噢，不。我把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对不对？我原想如果山恩向老妈表示我对他而言意义非凡，老妈就能明白我对他有益。但是他并未那样表示，

所以我猜，我毕竟不适合他吧。莎迪姑奶奶经常说：‘当心你许的愿望，你可能会弄巧成拙。’哈，我曾许愿要经历一次大冒险，如今我却因而心碎。”她任掌中叶子的碎片飘落到地上。

“请你停止说话，让我思考好吗？”

“思考什么？”

“嘘。”他又开始踱方步。

妮娜颓然靠向椅背。

“有了！”科林突然煞住脚步。

“有什么？”妮娜无精打彩地问。

“一项能够皆大欢喜的计划。”他兴奋地搓搓手。

这不是她所需要的。她不能让他将她卷入更深的麻烦里。“啊，科林，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谢谢你。不过，我必须面对现实。除非我离开，否则不可能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你怎能就这样退缩？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必须不断尝试新的策略，直到成功为止。我知道这个点子会成功的！”

她又摘下一枚叶子。“科林，拜托，我不想浇你冷水，可是瞧瞧你以前，甚至目前惹的那些麻烦。呢，你不能否认今天火树之所以会有财务困难，部分的原因就在于你那些怪诞的点子尚未成功。”

“我知道，我知道。我承认，我替老妈和火树惹来了一些麻烦。不过这一次，我真的想到了一项天衣无缝的计划！嘿，别再玩叶子了！”他抢过她手中的叶片，把它扔掉。

“你今晚对这棵藤蔓的伤害比任何旱灾都要厉害！”他在她面前跪下，握住她的双手。

“相信我，这个计划可以挽救火树，也可以让老妈以我为荣，更可以帮助你——柯尔小姐——登上山恩·梅力特大太的宝座，让你永远的定居在火树？”

“为什么？”在一栋矗立在梅力特家的土地上最偏僻的一隅的木屋里，妮娜坐在一张布满灰尘的破旧桌子上。“请告诉我，我为何会笨得让你说服我参与这项蠢计划？”

“因为你知道它会成功的。”科林绕着屋子打转儿。“上帝，我有好久没来这边了。”

“我敢打赌，这里已经有许久没有‘任何人’来过。”妮娜嘟囔道，并强迫自己打量四周。她决定努力忽略角落里那些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科林，我不能待在这儿。”

“你当然能。到最后，你会发现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为什么我觉得‘最后’已经接近我了呢？”

“勇敢点，女人，事情不会拖太久的。你永远都不必踏上回美国的轮船的，相信我。”

“可是科林，我没有办法独自待在这里。我几乎不晓得自己置身何处，况且，附近可能会有野兽，甚至有盗匪出没。我想跟这些比起来，我宁可面对老妈。”她站起来，朝大门迈去。

“妮娜，妮娜——回来。”他把她拉回来，让她坐进一把椅子。“在主屋盖好之前，我父母就住在这栋木屋里。父亲出门工作时，母亲常得一个人待在家里。她捱了过来，因为她知道他会回来，她相信他们共同经营的一切。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做同样的事呢？你当然要！”

“可是，你凭什么认为山恩会像你父亲一样？我是指，你父母是一块来到这儿的。一块儿，科林，不是一个人偷偷溜来这儿，而另一个人毫不知情。咯，这可不算是所谓的‘共同经营’，对不对？以你的聪明才智，相信你能分辨这其中的差别。”

“你知道，柯尔小姐，我开始发现一个人想帮你还真是难也。你似乎对这项计划，或者对你自己都没有信心。倘若你不拼命点，我无法肯定你能成功。”

她一跃而起，双手叉腰，火冒三丈的瞪向他。“请你别忘了，这计策不是我想的！”

我甚至连它的细节都还一无所知。另外，这阵子，我发现自己很难对任何事情——尤其是你拖我下水的任何点子——有信心，梅力特少爷！”

科林跨开腿，也把双手叉到腰上。“拖你下水？昨晚，当我告诉你山恩很可能已经爱上你，而你单独待在这里，会引他快马加鞭的赶来保护你时，你似乎对这个点子很感兴趣嘛！”

妮娜睁大眼睛。“你说‘很可能’是什么意思？你明明告诉我你知道他已经……爱上我了。没错，你说你知道他已经爱上我了。而我，我这个白痴，我竟然相信了你！如今，我跑来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要待在这栋天晓得里头还住了什么恐怖的玩意儿的破木屋里，而你竟有胆告诉我他只是‘很可能’已经爱上我了？我的大脑跑到哪儿去了？我甚至连一杯酒也没喝，就被卷入了你的诡计。拜托，拜托，我求你，送我上那艘船，把我推上去，让我因为晕船而生病！噢，我是一个杀千刀的笨蛋！”

科林俐落地拾起他的帽子，踱到门口“等你有机会冷静的想一想，你会明白我是开的。”他以令人生气的镇定口吻说：“我后天会带更多的补给品过来。届时，我会告诉你我们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晚上把门拴好。相信我，你会没事的。幸运的话，你只需在这里住几天。”语毕，他便走了，留下气呼呼的妮娜。

第九章

在外围牧场的木屋里，山恩重重地摔躺到他的小床上，他浑身的每一根骨头都在喊累。一股浓郁的咖啡香扑鼻而来。好个老德瑞克！每逢剪毛季节，他总会在火炉上热着一大壶香喷喷的咖啡。

他筋疲力竭地爬下床，替自己倒一杯黑漆漆的浓咖啡。他总是先浅尝一小口，好让他的舌头和胃做好准备。果然，这杯咖啡纯得足以融化钢铁。

“你回来啦。”德瑞克抱着一堆木柴，从屋后走进来。“快起风了。”

“是啊。”山恩在餐桌前坐下，懒洋洋地答道。

“你怎么啦，伙伴？活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他“哧”的把木柴丢放在火炉旁。

“我想只是累了吧”

“哈．的确．伙伴．累啊．人生真辛苦”

山恩抬起头，疲惫地看着他的老友。“拜托，德瑞克，我今天没有精力去猜你的谜语。”

“一个小伙子为了生活而勤奋工作，那是一种好的累。”德瑞克开始在屋里忙起来。

“一个小伙子因为猜不透一位姑娘而累，那是一种最累的累。因为，不管你怎样努力，你永远也休想猜透她们。你刚以为自己摸对路了，她们却像变色龙一样的改变了一切。”

暗，既然你不用为生活、为钱发愁，那就一定是为了女人啦。心灵的累是比身体的累还要累上千万倍的。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山恩仰望德瑞克，嘴角泛着一丝苦笑。“你说完了吗？”

“什么？”

“你可以停止侦测我了吗？”

“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比往年剪羊毛的时候累。通常，你享受剪羊毛的季节。所以，我就在纳闷，你是否有什么心事。当然，别人不希望我鸡婆，我也不会多管闲事的。”

“好吧，伙伴。你猜对了，正如以往一样。我是觉得比平常累，我是有心事。”

德瑞克替自己倒杯咖啡，呷一口，然后扮个鬼脸，把那口咖啡吐进火炉内。他拿着咖啡壶踱向山恩，并重新斟满自己的杯子。

“你的烦恼该不会碰巧跟妮娜·柯尔有关吧，伙伴？”他把咖啡壶搁回到火炉上。

山恩又喝口咖啡，然后皱起眉头，摇摇头。“你是如何喝这种东西的？”

“我不喝它。和她有没有关系？”

“什么？”

“妮娜·柯尔呀。令你困扰的是她吗？”

“当然不是！你为何会那样想？”山恩站起来，眺望窗外的草原。

“我怎么知道？不可能是因为她失踪的这一、两个礼拜，你表现得特别古怪吧，对不对？”

“你曾经问一点简单的问句吗？”

“那是个简单问句呀。”

“那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字？”

“因为我得花那么多的字，才能让你明白。你为何就不能给我一个干脆的答复？”

“因为所以。”

“太简单了。”

“好吧，好吧，我不能给你一个干脆的答复。”

“为什么不能？”

“因为事情一点也不简单。”

“若非你顽固得要命，事情本来是可以简单的。”

山恩放下那杯苦得要死的咖啡，缓缓地转向他。“这是什么意思？”

“根据我的观察，你把老妈对于火树的忧虑。把你弟对于不管他忧虑什么的忧虑，虽然在我看来，他根本就无忧无虑，包括妮娜·柯尔小姐的忧虑，全都揽到了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你就无法处理你自己的忧虑了。没错，我正是这么想的。”

山恩揉揉他的耳朵，仿佛它们也累了。“那和我的顽固有啥关系？倘若你忘记的话，容我提醒你，妮娜·柯尔失踪了！既是我把她带来火树的，我想我多少应该开心，你说是不是？”

“假如你不是这样固执，你早就娶了那小姐。”

山恩“砰”的躺回到小床上。“你忘了，德瑞克，这种事必须人家答应才算数。”

“你不问她，教她如何答应？”

“她不会要我问她的。”

“你怎么知道？你有问过她吗？”

“我当然没有问过她！”山恩吼道。

“为什么不问她？”

“因为所以。请你别再追究这件事好吗？”

“好吧。不过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她想留在火树。”

“我并没有问你。”

“那是因为你怕我懂得妮娜的心理。”

“你对那女孩一无所知。”

“女孩？哈！她穿去参加宴会的那件礼服怎么说？”

“你甚至不在会场。”

“我在场。我跟毛德一起待在厨房里。”

“好吧，现在，你听仔细了，好吗？当妮娜初抵达这里时，她并不晓得自己会卷入什么。我犯了一个错误。老妈预见它，而我没有。在这种地方生活对妮娜这样的女孩而言是太辛苦了，她老是出事情。科林是个英俊的男孩，他满脑子一夕致富的伟大计划，呃，那女孩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而迷上了他。这是迟早的事。再过几个礼拜，我就能送她回美国，以免酿成巨祸，但是我却找不到她。”

德瑞克猛弹手指，每次他不赞同一件事，就会做这个小动作。“或许你没注意到。

不过，妮娜已经不再是个女孩了，她是个女人。而科林也不是一个男孩，他只是行为像个男孩。而你居然固执到要娶那个马司东家的女孩，好让老妈觉得火树能够生存下去。

然后呢？你会帮科林偿清债务，让他娶妮娜，或者，你会送她回美国。一切都干净俐落，对不对？”

山恩霍然坐起，以致他的头撞到上铺床板。“我要娶萝莉塔·马司东！”他咆哮。

“谁讲的？你准是疯了。”他揉揉头，痛得瑟缩一下。

“唔，大家都这么讲。那场宴会的目的就在于此，替你找个适合的新娘。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秘密。我跟你一样了解老妈。当你带那个马司东家的女孩去吃晚餐时，她快乐得像只找到一袋玉米的老母鸡。”

“我承认那是老妈的企图，而且我也纵容她，但是除了举行宴会，我什么都没答应啊。”

“哈，注意我的话。根据我的观察，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娶那个女孩，让老妈称心如意。”

山恩站起来，抓下他的帽子。“我不想再听你胡说八道。我要去外围牧场，寻找迷路的羊。等我回来，也许你已经理性的放弃这种念头，届时，我

们才能正常的交谈。”他用力拉开门，跨出去，再“砰”的关上它。

德瑞克露出微笑。他永远弄不明白，为什么年轻人总是爱钻牛角尖。

科林很规律的每隔一天，就带着补给品、书本，以及最新的消息来看妮娜。对妮娜而言，这栋被她整理得温馨舒适的小木屋，越来越有家的味道。虽然每天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很寂寞，但能有独处的时间思考跟阅读，也是一种不错的新鲜感受。

但是，今天距离科林上次来拜访已经有四天了！妮娜开始感到有点惊慌。一大早，吃过早餐后，她便离开木屋，朝西北方前进——那是返回主屋的方向。冬天的脚步近了，所幸澳洲的晚秋没有纽约的冷湿。

很快的，小木屋消失在她身后。她边向前走，边扫视四周，希望能碰到人。地平线的彼端出现一排橡胶树林，它们光秃秃的枝芽伸向天际，大地的景象变得干燥、荒芜。

到处都可以看到跳跃经过的小袋鼠，她也经常发现有晰踢趴在岩石上晒太阳。几只食火鸟飞快地从她前面跑过，它们的大眼睛仿佛在侦测什么。

妮娜告诫自己，不要晃到离小木屋太远的地方。如果科林来了，找不到她，她会担心。或者离开，那样她就无法获得火树的消息了。她转过身，想往回走，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四周的景物没有一样看起来是熟悉的。她开始惶恐起来。

“现在，镇定下来。”她命令自己。“你走的是哪个方向？”

太阳爬升得更高了。而她似乎走到了她以前从未走过的地方。

她记过木屋后头的那条小溪。“先找到那条小溪，再循着它走回去。”她告诉自己，然后跑上一座小丘。“它在那里！”

一条半干的小溪奇迹似的出现在她的下方。她沿着它走呀走的，直到她感到又累又怕。她坐到溪畔，瞧瞧它的上游，再瞧瞧它的下游。

“面对现实吧，你迷路了，而这可是很严重的事。”她把头埋进膝盖，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袭向她。

忽然，一只鹰爪般的手按住她的肩头，她的心脏倏地跳至喉咙。她发出一声尖叫，那声音在辽阔的大地间回荡。那只巨掌立刻放开她，她趁势滚开，试图站起来。她的呼吸困难，她的心脏“扑通、扑通”地乱跳，令她感到头晕目眩。她挣扎着站起来，昏乱地向后退，然后她冻住。

黝黑、瘦削的金古仁立在溪床上，露出一口白牙的笑容焕发了他的大脸。妮娜捂着胸口，如释重负地喘息着。

“金古！谢天谢地！”她一不小心岔气，就开始咳起来。“你至少该先出声警告我。”

金古耸耸肩。“都一样，你还是会吓得半死，拔腿奔逃，然后我就得去追你，然后你就会更害怕。”

妮娜瞪向他，他说对了。现在，她的心跳逐渐恢复正常。

“你……你可能正纳闷我怎么会在这里。”她不晓得自己是否该告诉他。

“不。”他淡淡地答道。

“不？”

“不。你住在木屋那边。”

“你知道？”

“当然。”

“你当然知道。”金古似乎本能地知道一切。“你瞧，金古，现在我遇到

了一点小麻烦。”

“你迷路了。”

她忧愁地点点头。他真的无所不知。“你愿意带我回去吗？”

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打量溪岸。妮娜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金古？”

“来吧。”他示意她跟在他后头，她开心地照办了。

他们默默地走了好一会，终于，她看到了木屋的屋顶。当他们抵达木屋时，她邀他进去喝杯茶。

“一杯茶？”他咧嘴而笑。“太文明了。不过，我偶尔也喝喝茶。麻烦你泡浓点。”

“没问题。”妮娜说。

他看着她用那旧铁炉生火，她觉得他的黑眸似乎闪过一丝有趣的神情。这点倒是很希罕，因为除了咧嘴笑和那天她咬他时他表现出来的愤怒，金古似乎一直是面无表情。

泡好茶后，他们坐着，安静地喝着茶，直到她再也无法忍受。

“这几天我一直在等科林。通常，他不会这么晚来。不晓得是什么耽搁了他？”

金古咽下一口茶，不甚欣赏的扮个鬼脸。“我猜是因为婚礼吧。”

妮娜呛到。“婚……婚礼？什么婚礼？”

“火树呀。”

“火树举行了一场婚礼？”她的声音变得虚弱。

“对。”他点点头，勉强又吞下一口茶。

“谁？是谁的婚礼？”她的大眼睛开始闪烁泪光。她紧紧抓着杯子，指关节都泛白了。

金古耸耸肩。

“想一想，金古，想一想。你听到什么？你有去参加婚礼吗？”

“我？没有。我猜，是某个高傲的大小姐的婚礼吧。我忘了她的名字。”

妮娜的脸“刷”地变得苍白。唯一跃入她脑海的“高傲的大小姐”是萝莉塔·马司东。她害怕问，但是她必须问。

“呃，金古，她的名字是不是萝莉塔·马司东？”她紧盯着他的脸。

金古小心翼翼地放下他的茶杯。他瞪向前方，显然是在回想，但他实在想太久了，妮娜等得心急如焚。如果他有衬衫，她一定会越过桌子，揪住他的前襟摇晃他；直到他吐出答案。但是想揪住他的肉就不可能了，她不敢再直接碰他。

金古慢吞吞地点个头。“听起来像是那个名字。”

“噢！”妮娜颓然靠近椅背，仿佛惨遭五雷轰顶。

金古站起来，无声无息地走到门口。“我要走了。你有任何需要吗？”

她抬起苍白的脸，望向他，缓缓地摇摇头。

他拉开门。“我改天再来。”

她点点头。“谢谢你，金古。只要我住在这里，随时欢迎你来拜访。”

金古离去，而妮娜像个死人似的坐在那儿，她的手仍旧紧抓着茶杯。火树举行了一场婚礼。山恩娶了萝莉塔·马司东。难怪科林不敢来见她！

一切都结束了。她突然觉得身心俱疲。所有的等待、揣测都结束了，她站起来。

“理智点，妮娜！”她告诉自己。“你想冒险，你远渡重洋，跑来了澳洲。你并未料到你会爱上那个带你来这里的男人。不，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或者……它永远都不会结束”

她该怎么办？好吧，科林迟早会现身护即便是他，也不会任她饿死在这儿。等他克服了他的畏惧，他会跑来向她忏悔，她会耐心。听完它，然后叫他送她去席德尼。那是他最起码该做的。

她麻木地站起来，点亮一盏油灯。一记响亮的敲门声传来，吓得她跳起来，那一定是科林，他终于来通知她这项噩耗。可是此刻，她却不想见他，不想再听到那些残酷的话。她效风不动地排在那儿。敲门声又传来。好吧，她越早面对他，事情也能越快做个了结。

她迅速打开门。“科林，我正在纳闷你几时才会过来……”

可是来的人不是科林。

第十章

山恩矗立在门口。看到她，他连忙摘下帽子，不断地用双手扭绞它。

“妮娜！”

她瞪着他，说不出半句话。

山恩紧张地扭绞着他的帽子。原来她在这里，在这里等科林。那个浑球把她单独藏在这里，自己却忙着别的事。然而她会卷入这一团糟，山恩更怪自己。现在，他必须帮她熬过这一切。

“妮娜，我很抱歉，我不晓得你在这儿；我看到灯光，所以就过来查看一下。这里已经有许久没人住了，我……呢，你还好吧？”他结结巴巴地问。

她的绿眸燃起怒火。他竟敢问她还好吧！哈！这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笑话！她背过身去，走向桌子，开始吃吃笑了起来。

“我还好吗？”她笑道：“我还好吗？我还能怎样？”她继续咕咕笑。

山恩走进木屋，关上门。“妮娜，我很抱歉。”

她笑得更大声了。“抱歉？你抱歉？为什么？山恩·梅力特，为了什么？”

他皱起眉头，拼命想安慰她。“我很抱歉事情没有如你所愿。”

她转过身来面对他，那睁得大大的暗绿色眸子里泛着泪光。“我想要的是什麼，山恩？我甚至不确定我自己知道。”

山恩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所以，他开始打量四周，以躲避她锐利的眼睛。这个地方变得多么温馨、合适。

“这全是你弄的吗？”他神奇地吃语道。

她点点头。

“你一个人弄的？”话一脱口，他立刻感到后悔。科林一定有协助她。

然而她的回答令他错愕。“是的，我一个人弄的。我希望你不介意。我知道这是你父母在澳洲的第一个家，我知道自己不属于这儿。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冒读了一个神圣的地方，或者什么的。我原本并不晓得科林会带我这儿。他有一项计划……不过显然的，他的计划没有成功。”

“他的计划鲜少成功。”他瞅着她，渴望能揽她入怀，摩挲她可爱的头发。他吸口气，走向火炉。“这玩意儿还能用吗？我可以生个火。对了，我的袋子里有羊肉和刚从河里钓到的新鲜虾子。我的厨艺不赖，可以做顿晚饭——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晚饭！这个男人没有神经吗？妮娜火冒三丈。她怎么会爱上这样不敏感的男人？

“晚饭？谢了，我不想吃。”她转过身去。“你不该回……回家了吗？”

“家？不，又没有人在等我。那么，我做晚饭罗？”

她没有回答。

她的冷漠深深地刺伤山恩，但他还是振作精神，开始忙碌起来。他拴好马，把食物拿进屋里，扔到桌上，然后他抓起她的手臂，拉着她来到游廊。

“你就坐在这里，看星星。我去弄晚饭，我保证不会毒死你。相信我，我会烹饪。”

等弄好了，我就叫你。”

她麻木地坐下去，不久，她听到他边忙活，边哼着歌。哼歌！哈，多么讽刺。他居然在哼歌！这算哪门子的笑话！

现在她该如何做？噢！这件事大重要了，她得直接问他，跟他把话讲清楚。

月亮升上来时，山恩踏上游廊，清清喉咙，宣布道：“晚餐准备好了，我的女…小姐。”

当她抬头望向他时，他绽出笑容，朝她鞠个躬。

妮娜瞪向他，但是他温暖的蓝眸渐渐融化她冰冻的眼神。然后她记起自己正在生他的气，便撇开视线。

他领她走进屋内。如果他是在开玩笑，那么这是她见过的最美丽的玩笑。他把餐桌搬到了火炉附近，桌子的一角站立一根蜡烛，投下一圈柔和浪漫的光晕。他把她插的一瓶野花摆到桌子的中央，餐具也一一排好，一瓶酒和两只酒杯正等在那儿。一个餐盘里盛着烤羊肉，四周堆着炸虾，一篮面包搁在火炉附近。尽管生气，她还是忍不住绽出微笑。

“那瓶酒是个惊喜，”他眼侍她坐下，并在杯子里斟酒。“我很高兴这里有酒。”他愉悦地说。

“酒是科林带来的。”

他瑟缩一下，然后在桌子的另一端坐下，开始切羊肉。他堆了一大盘食物，把它递给她，再替自己也弄了一大盘食物。

妮娜必须承认，他的手艺不赖，这顿晚饭十分可口。她看着他吃东西，显然的，他很享受这一切。他边吃，边叙述剪羊毛的工作有多顺利。渐渐地，她觉得自己被他沙哑的声音包围住，迷失在他湛蓝的眼眸里。他抛给她一朵温柔的微笑。老天，如果他再那样对她微笑，她一定会滑到桌下。他必定是对她、对这一切感到愧疚，所以才会对她这样亲切。

一记轻柔的敲门声传来。山恩的眉毛挤成一团。也许是科林？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用力敞开门。屋里的灯光照出金古黑漆的身影。

“金古，伙伴，真高兴看到你。”山恩吁口气，捉住他朋友的手，想拉他进屋。

金古抽回手。“不，伙伴。我只是来确定一下那个女人没事。今晚会变得非常冷。”

“她很好，金古？”他们两个都担过头去，对她微笑。

“好极了。她对婚礼的事很在意。”

山恩跟着金古一块走出去，并带上房门。他不要妮娜再听到任何关于婚礼的话。她所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

“我知道，金古。”山恩低声说：“我弟再次证明了他是个浑球。可是婚礼已经举行过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金古一脸迷们。“你弟弟又做了什么？”

现在轮到山恩困惑“什么？当然是结婚呀。”

“啊，是的，结婚。”金古沉吟道：“结婚不好吗？”

“当然不好。难道你不明白？他必定是向妮娜承诺了什么，如今他却无法履行那些承诺。”

金古愣在那儿。“我试过了，伙伴，但是我还是一点也没听懂。麻烦你重新说一遍。”

山恩扭回头，以确定木屋的门是关着的。“我没有时间从头解释。总之，科林娶了萝莉塔·马司东，而我认为，他可能也曾向妮娜承诺他会娶她。”

金古更加不解地瞪着他，挑起一道眉毛。“你弟弟本来要娶妮娜？”

“是的，我想是。”

“可是他娶了别人？”

“对。”

“妮娜不知道？”

“对。”

“这下我真的不懂了。”

“为什么？”

金古边摇头，边揉下巴。“科林本来要娶妮娜，结果他娶了别人。妮娜本来要嫁给科林，其实她真正想要的是你。哇！我很庆幸我是个帕肯吉人，我们没有这样复杂的问题。”语毕，他旋过身，消失在夜色里。

“我知道。”山恩边说，边朝木屋转去。然后他冻住，旋过身来。“金古！”他压着嗓门，唤道；“你刚才说什么？”

在靠近树林边缘处，金古转过身来，在月光下咧嘴而笑，然后他走进树林。

山恩愣在游廊上，一阵刺骨的冷风扑向他。“她真正想要的是你。”金古的声音在他的脑中回荡。他是那样说的吗？他准是听错了。

他推开门，回到屋内，发现妮娜已经将餐桌清理干净。她正在泡茶。

“金古有什么事吗？”她放下茶壶，然后在餐桌最靠近火炉的那一侧坐下。

“喔，他只是来查看你是否安好。我猜，自从你在他身上留下咬痕的那一天起，他就认为你拥有他了。”山恩哈哈笑，但并不直视她。

他不会真的那样想吧，对不对？我是指，那不是一种他们族里的习俗吧？”

“不，我是逗你玩的。他只是想当你的朋友。”

妮娜点点头，瞪向炉火。“我想朋友是会那样做，不是吗？”她用一种听起来很恍惚的声音说。

“做什么？”

“彼此嘘寒问暖，陪对方度过失望与痛苦。”

“我想大概是。”山恩低声答道。不晓得她是否在指他？

他们两个沉默地坐在那儿，瞪着炉火，从跳跃的火舌中看到一个没有完成的梦。

山恩首先打破沉默。“件事我们该谈一谈，我的女孩。？”

她望向他，他读透她的眼神，而且话才出口，他几乎就怯懦的无法再说下去。他用力吞口口水。“金古在离开前说了些话……”

另一阵敲门声传来，山恩站起来。“上帝，每个人都晓得这个地方吗？”

“这次让我去应几”妮娜迅速站起来。“我相信这次是科林。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单独跟他谈一谈。”

山恩也很想私下跟科林“谈一谈”，不过他了解妮娜的需要比他的急切，所以他点点头。“如果你需要我，尽管叫我。”

妮娜打开门，果然，科林站在门口，他薄薄的嘴唇漾着一抹微笑。在这样寒冷的夜晚，他穿着晚礼服跨进树林里真是怪异。妮娜赶忙踏上游廊，带上身后的房门。

“哈，也该是你现身的时候了！”她嗤道。

“嘿，且慢！”科林的笑容退去。“等你听完我的消息，你会原谅我这么晚才过来的。”

“我已经听说了，而且我不明白你如何能指望我原谅你。”

科林一脸迷惘。“你怎么知道的？”

金古告诉我的。”

“当然。金古是方圆百里内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你干嘛这样生气？因为我没有第一个告诉你？你知道，我无法来告诉你。”

“为什么？”

“我哪有时间？一切都发生得那样快。我连安排自己的事都几乎来不及。”

“安排？事情是‘你’安排的？”

“当然。萝莉塔也帮了不少忙。那真是一场可爱的婚礼，老妈高兴死了。”

“哈，她当然高兴。萝莉塔是最适合梅力特家的媳妇。”

“没错，她那些陪嫁的土地，哇！而且，惊喜之中还有惊喜，那片土地的东北角甚至还有一座可爱的小金矿！”他用手指弹弹外套的衣领，洋洋得意地宣传。

妮娜绝望地垂下双手。“唔，一切都完美极了，不是吗？童话故事般的婚礼，足以拯救火树的土地和金矿，十全十美的新娘。多妙啊！”

科林绽出一刹灿烂的笑靥。“对啊、对啊。柯尔小姐，打起精神，为我高兴吧。如今你的道路畅通无阻，你可以尽情地展开你的人生了。”

妮娜不可思议的看着他。“科林，你说的话没有半点道理。我以为你了解我希望我的人生里有山恩。”

“是呀。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那又如何？在它怎么可能？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娶了萝莉塔啊！”

“她娶了……你在胡扯什么呀？你是说，你以为山恩娶了萝莉塔？”

妮娜不耐烦地跺跺脚。“拜托你停止装蒜好吗？”她低吼。“你刚才告诉我婚礼的事，金古告诉我婚礼的事，连山恩也告诉我婚礼的事。我还需要多少证据？”

科林仰头爆笑。等他终于能喘口气，他看出她真的是很痛苦，于是他按住她的肩膀，直勾勾地望进她的眸子。

“我说的话，你一句也没仔细听，对不对？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为何会那样生气。她好，我会改变这一切的，柯尔小姐，所以，洗耳恭听罗。娶茉莉塔·马司东的不是山恩，而是我。”

妮娜跳起来，仿佛有人揍了她一拳。她倒抽一口气，她的膝盖变得虚软。

“你？”她屏息的道：“你娶了茉莉塔？”

“这不是妙透了吗？”

“可是我以为……我是指，那天在晚宴中……山恩……”

“你听我说。有一天晚上，茉莉塔和她的家人到我家吃饭。还记得老妈曾邀请她吗？老妈一直想撮合他们，便说了一箩筐废话，我再也忍受不了，便晃到屋外抽根烟。呢，接下来我只知道茉莉塔吻了我，我也！好吧，我承认在晚餐时我有挑逗她，甚至偷偷在餐桌下抚摸她的膝盖，如果你能想像的话。”

妮娜瞪大眼睛。“你……你娶了茉莉塔？”

“对，柯尔小姐，你没有听我说吗？接吻之后，我们开始聊天。第二天，我骑马去她家拜访她，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们两个都承认自己从小就太骄傲、太倔强了，而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你知道吧？我本来是计划要勾引茉莉塔，让她离开山恩，但是我根本没有机会施行我的计划。我们就……”

“科林！”妮娜抬高双臂，搂住科林的脖子。“我真是为你感到快乐！”

他也抱抱她。“想想看。我——科林·梅力特——让一切都美梦成真！从现在起，叫我‘美梦成真’先生吧！我做到了，不是吗？我找到了拯救火树的方法，老妈生平第一次对我感到满意，而且我还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金矿。我不是告诉过你，我知道事情一定会顺利的吗？”

“是的，”她吃语。“你告诉过我。”

“哈，你本来对我没有信心，你不相信我，对不对？唉，无法怪你，以前没有人对我有信心，不过从现在起，他们就会改变态度，对不对？他们会明白不可以小觑我的力量。火树会恢复以往的光荣，而这会是科林·梅力特的功劳。”他抱起她，带她转个圆圈。“晤，我想，我应该谦虚地说，我哥哥也有一些贡献。而且老实讲，没有茉莉塔，我也不可能办到这些事。你能相信吗？她真的爱我呢！”

妮娜跟着他一起傻笑。“我当然相信她爱你，你这个小坏蛋！你说的对，你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我相信老妈一定非常开心。”

“现在你的机会来了，不是吗？”

“什么机会？”

科林叹口气，翻了个白眼。他摇晃一下她的肩膀。“你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啊。难道我把你一人留在这儿太久，你已经发疯了？当然是你和山恩在一起的机会嘛。如今再也没有障碍，大门是敞开的。我知道大哥迷死你了。我会找到他，澄清一切。把事情交给我吧。”他转身朝他的马迈去。

“不！”

“为什么？我刚发现自己有多善于解决大家的问题，还想再大展身手呢。”

“科林，他在这里，不过我不要你跟他谈。”

“这里？他在这里？你是指，在木屋里？”

“嗯，在木屋里。”

“老天，那你干嘛还拖拖拉拉的？你在这儿，他也在这儿，没有任何人、事、物挡在你们中间，再温馨不过的场合。又解决了一个问题，上帝，我真棒”

“科林，拜托。他在这儿并不代表任何事。更何况，我就快要回家了。”

“回家？！呸！你和我一样明白，这里就是你的家。而且他需要你。你只需想点办法，让他承认它。他是个顽固的人，你必须比他聪明。”

“可是老妈怎么办？”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柯尔小姐，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老妈就交给我吧。”他跃上马，推推帽檐，然后便离开了。

山恩蹲在火炉前拨火，他觉得妮娜仿佛出去了一世纪那么久。终于，他听到门被推开的声音，连忙望向门口。当她跨进屋内时，他站起来。

她抱着自己，移到火炉前，用双手揉搓上臂，明显地打着哆嗦。他拿起她挂在椅背的披肩，走到身后，替她披上它，他的手指在她的肩膀逗留不去。

她又打个哆嗦，这次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他的手指擦触到她的颈侧。

“妮娜，我要为整个梅力特家族的行为向你致歉。尤其是要为我弟弟的行为向你忏悔。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可饶恕的。那天晚上，我离开剪毛棚，回到家里，没见到你，老妈说你离开了，而我相信了她。我是指，我以为你去了席德尼，好准备搭下一班船回美国。”

屋外开始落下倾盆大雨，“哗啦、哗啦”的雨滴敲打着屋顶跟玻璃窗。他朝她挪近一步。

“科林没事，”妮娜说：“我没有生他的气。我希望他和萝莉塔永远快乐。”

“这一点你不必操心。他终于得到了他所渴望的一切。我只是但愿他没有伤害你。”

她转向他。“伤害我？他没有伤害我。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如此而已。他认为……，事实上，是我希望……我是指……呢，他认为你跟我也许……”

“哦！我是一个真正的大混帐！”

她错愕地抬起头。

“在我们……在一起之后，”他说：“我开始思考我们之间的一切会如何改变。但是后来，我才明了你爱的人科林，而我……”

“我爱科林？”她震惊莫名地打断他的话。“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唔，我想一旦你……然后在宴会中，你跟他一块消失，然后他…难道不对吗？”

“爱上科林？再过一百年也不可能！在我们……在我……在你和我上过床之后，你怎么还能那样想？你以为我就像那些……那些娼妓一样朝秦暮楚吗？山恩·梅力特，如果你见效用这一招甩掉我，告诉你，这一次它不会管的！”

“甩掉你……她在胡扯什么呀，我的女孩？”

“我没有胡扯，还有，别那样叫我！”她扔下披肩，开始在屋内踱步。“我承认，你唬过我很多次，不过，这一次你不会得逞的。不。自从来到火树之

后，我变得聪明来了。没错，你很聪明，不过，你这次休想唬住我！”

他的头随着踱来踱去的她转动。

“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害怕任何羁绊。”

山恩一脸茫然。“但愿我知道我们在谈什么。”

“如今我了解你了，是的，我了解了。”她吃吃的笑了起来。“好吧，好吧，”她夸张地挥挥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知道我爱的是你！哦，是的，你知道。别想赖。你知道我爱你，你怕我会想缠住你什么的。你怕死了。所以，只要我回美国，你就会自由得像只小鸟，不是吗？”

山恩用手爬梳头发。现在他更困惑了。“妮娜。”他想阻止她说下去，但是她推开他。

“且慢，且慢，我还没说完呢。这一次，我不会让你用花言巧语来蒙混过去，不会的，先生。我要一口气把事情说清楚。”她用一根手指戳戳他的胸膛。“我不爱科林，从来就没爱过他。他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山恩挟住她的手臂。“你能不能休息一秒，好让我能思考？”

她用力抽回她的手臂。“在我讲完之前不能。我所爱的男人会爱我，会想跟我建立一个家。而……”

“对！而我就是那个男人！”他用手捂住她的嘴，吼道。

妮娜张大眼睛瞪向他。

“噢，别光待在那儿，说点什么啊。”他放下手，嗤道。

“你……你刚才说什么？”

“我就是那个男人。前面还有一些话。不过，倘若你没听清楚，我可一向是好话不说第二遍。”他的蓝眸掠过一丝淘气的光芒。

“山恩，拜托，别在这种时候开玩笑啦。”她恳求道。

他拥她入怀，他温暖的唇覆住她的，直吻到她觉得天旋地转。“我爱你，妮娜。”他嘎声呢喃。“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的女孩？”

她勾住他的脖子，深深地回吻他。“我爱你，山恩。是的，是的，是的，我愿意嫁给你。还有，永远不要停止那样叫我，我的男孩！”

全文完

